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 《对基督教的常见反对意见》

原著：C. L. Drawbridge

原著出版日期：1914年

# 对基督教的常见反对意见

C. L. Drawbridge

1914

基督教证据学会



## 编辑总序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类知识的任何分支都没有比神学研究更活跃的研究精神了。

许多教义都经过了新的锤炼；“重新阐述”是一种流行的呼声，在

某些方面，也是这个时代的真正要求；无论是古代手稿还是考古发现，对我们的实际材料的补充从未像近年来这样多；语言学知识也随着不断增加的比较研究数据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楔形文字碑文被破译，被遗忘的民族、记录甚至语言也被重新揭示，这些都是勤奋、娴熟和专注研究的成果。

学者们的研究已经非常专业化，以至于许多结论的推测性比以前要少，同时也有了更多的辅助工具来得出一般性的判断；至少在某些方面，得出这种一般性结论，从而对这种专业研究加以实际利用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或者说近在眼前。

因此，许多人，包括广大的教区牧师和学生，都希望能以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了解这股新光潮在许多与信仰息息相关的话题上所取得的成果；与此同时，“实用”问题，实际上仅仅是指信仰在生活中的应用和当今的需要，当然也丝毫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相反，如果教会要充分履行其使命，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现在似乎是发行新的神学著作系列的适当时机，该系列旨在对神学研究的广泛领域中各个分支的思想和知识的现状进行总体考察。

《历史神学图书馆》旨在提供这样一套丛书，作者都是享有盛誉

的思想家、学者、教师和神职人员，他们都是信仰的坚定拥护者。

它将不仅仅讨论教义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将被放在突出位置；而且还将非常重视历史—所有进步知识的可靠基础，甚至更严格的教义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角度对于“实用”问题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强调。

论述《圣经》中的单行本或后来的基督教著作、个人生平或教会管理中的细枝末节（往往极具争议性），显然超出了本系列的范围，除非这些内容属于总体回顾的范畴。这种详细的研究非常宝贵，在许多系列的注释、文本、传记、字典和专著中已经非常丰富，而像本系列这样的丛书将不堪重负。

编者希望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这套丛书的各撰稿人对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各卷中的结论或所表达的特定观点不负任何责任，而且他本人也认为，在这类丛书中，干涉作者的个人观点不属于编辑的工作范围。因此，他必须让他们对自己的结论负全部责任。

如果思想不想停滞不前—石化为无益的化石，就必须存在深浅不一的观点和不同的判断；虽然不能指望编者和所有读者都同意所有这些书卷讨论细节中的每一个观点，但他深信，每一卷背后的伟大原则都必须有助于加强信仰和荣耀上帝。

编辑和撰稿人都希望如此。

伦敦

W. W. C. P.



前言

本书关注的是普通怀疑论者对基督教提出的最常见的反对意见，而不是高级文化界的怀疑论者提出的更具学术性的反对意见。关于后一主题，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论述；而关于前一主题，过去和现在都很少有论述。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真正的学者和思想家。

本书涉及的内容太多，在我有限的篇幅内无法充分阐述。我在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一事实，以便解释读者会注意到的下文中许多明显的疏漏之处。限于篇幅，我不得不删去大量本应包括在内的内

容。此外，我也没有忘记，这本书只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其中一些将涉及下文中涉及的问题。

我想，出版商之所以请我撰写《对基督教的常见异议》一书，是因为八年来我每周都要花几个小时与无神论讲师打交道，并在公园里回答各种学派的怀疑论者向我提出的层出不穷的棘手问题。此外，作为基督教证据学会的名誉组织秘书，我有很多极好的机会了解大众怀疑论。因此如果我不知道要求我撰写的主题，那肯定不是因为我没有机会获取相关信息。

下文中涉及的大部分主题都分为两个部分。我首先论述我们的反对者的观点，然后粗略地批判他们的反对意见。我们会发现，我并没有试图反驳反对者的所有观点。造成这些遗漏的原因有三个。一个原因是，对基督教有神论的某些批评非常荒谬，认真对待它们是浪费时间；之所以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经常被提出来，而不是因为它们值得关注。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反对意见，并不是因为它们值得关注，而是因为它们是有神论者自己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还有许多反对意见在后面的篇幅中没有涉及，因为为了使本书的篇幅不超过规定的限度，不得不删去许多内容。

我已尽我所能，不厌其烦地逐一阐述了反神学的立场，同时也介绍了基督徒对这一立场的回应。

C. L. DRAWBRIDGE.



## 第一章

### 简介

大多数人对基督教有神论的反对意见都是根本性的。争议在于有神论与反神论之间。

也许有人会先验地预料到，在公园里大量聚集的群众的怀疑主义主要是对《圣经》的价值和基督的神性的怀疑主义，而这个国家大量的现代怀疑和否定都源于公园。但我经常在伦敦的公园里回答问题，一小时又一小时，有时一连回答五个小时，却没有人就

上述任何一点提出一个问题。例如，在基督的神性问题出现之前，必须花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宇宙中是否存在神性的问题。同样，在提出上帝是否向《圣经》的不同作者启示了自己，以及如果启示了，启示了多大程度的问题之前，也必须先讨论这个问题。

要回答《圣经》的启示，就必须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本身是存在的。当这一点得到解决之后，有限的人是否有可能了解无限的上帝，这个问题就摆在了《圣经》是否包含上帝的启示，以及如果包含的话，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上帝的启示这个问题之前。同样，在提出人死后灵魂生命的存在及其性质的问题之前，听众必须首先相信人的灵魂或精神作为一种有别于肉体的东西，在坟墓的这一边是存在的。

关于有神论利弊的争论过去大多局限于文化界，但现在，在大众中的争论比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阶层中更为激烈。

宗教人士经常断言，基督教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明确而积极地否定有神论的基本信条，而是对所有宗教漠不关心，但我们必须牢记，漠不关心主要是由于怀疑，而各种活跃而组织严密的反有神论团体正巧妙而持续地用声音和笔传播怀疑。即使这些团体未能把他们的听众和读者争取到反神论的行列中来，他们也成功地在他们的头脑中制造了相当充分的怀疑，完全破坏了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对宗教的热情。

英国有七个组织严密的反有神论协会，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宣传报纸，出版自己的书籍和小册子，派出自己的公开演讲人，并组织个人开展反对有神论、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运动。

人们普遍认为，——在伦敦的公园里以及其他空地上，以及在举行的基督教证据会议上提出的各类问题，关于有神论的争论甚嚣尘上，——这些会议代表了没有文化的工人和未受过教育的文员等人的荒谬难题和无知的怀疑态度；——但事实上，这些会议的常客来自社会的多个不同阶层。他们都是敏锐的思想家，其中许多人虽然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但绝不是对无神论、不可知论、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论点一无所知。此外，他们的问题与生活在更高阶层的人们的问题非常相似。但是，他们的问题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事实上是以更通俗的方式来解决。伦敦主教说——

“由于担任伦敦东区一所大型大学传道会的负责人，我近距离观察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大学生的内心世界。为了结束我在牛津的时光，大学当局要求我在离开牛津之前做三次演讲，我选择了‘我们为什么信上帝’和‘我们为什么信基督’作为前两次演讲的题目。我经常猜想，如果你深入探究普通大学生的思想，你会发现他们的世俗主义、怀疑主义和怀疑精神几乎和伦敦东区的人一样多；我选择这两个主题的特别目的就是要确定我的想法是否

正确。我在讲座一开始就宣布，如果有人向我提出有关讲座主题的问题，我将一一作答，然后我会接受大家的提问，并在下一次讲座上作答。果然不出我所料，在我第一次讲座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大量的问题——和我以前在维多利亚公园被问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怀疑者、世俗主义者的那种问题）”。

但牛津大学并不像剑桥大学那样充满怀疑。牛津大学的“异端学会”被证明是失败的，而剑桥大学则不然。在剑桥，有一个蓬勃发展的“异端学会”，其成员自称为“自由思想者”，我想或者是“理性主义者”。虽然他们以自己是“异端”而自豪，但他们的目标是兼听则明。

他们聚集了近千名大学生听众，先是聆听一些著名的反基督教演讲者的演讲，然后交替聆听一位基督教倡导者的演讲。这些演讲的报道随后被印刷和散发，剑桥大学的一位主要书商告诉我，这些报道被大量出售。根据这些官方报道，听众们的掌声显示出相当大的反神论倾向。以下是关于萧伯纳先生在剑桥“异端学会”演讲的各种报道的摘录。

-----

他（萧伯纳）在发言中说，“当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时，人们一拥而上，把上帝赶出了窗外”。——摘自《剑桥

日报》，1911年5月30日“主席介绍了异端运动的主角萧伯纳先生”。萧伯纳说：——

“令人惊讶的是，在礼拜场所之外，他们很少听到上帝的名字。在法庭上，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上帝之名，除非是在证人做伪证的初步程序中，或者是在法官戴上黑帽子宣判某个不幸的人死刑时。在议会里，他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件事。他不知道他们在剑桥是否听说过这件事，但他们会注意到，提到上帝已经完全不合时宜，如果提到上帝的名字，那也是敷衍了事，如果提到上帝的人是认真对待当前的上帝观念，那似乎是一种震惊”。“宗教，”萧伯纳先生继续说道，“实际上与中世纪一起消亡了。”他随后回答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问他对基督的看法。他回答说，基督是尝试之一，也是失败之一。说基督是最高贵的人不值得与之合作。他们不需要为过去而烦恼。让死去的过去埋葬过去吧。异教徒关心的是未来：未来的人类”。

会议结束时，大家对萧伯纳先生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之后，我们很高兴地得知，这位演讲者接受了邀请，成为了本协会的荣誉会员。

——以下内容摘自6月3日的《长袍者》：

周一挤满维多利亚会议厅的热情听众是剑桥异端邪说最近取得胜

利的一个显著例证。几乎所有学会的荣誉会员都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出席了会议，约有两百名听众申请了有限的座位，但为时已晚。这种无与伦比、无礼褻渎的持续雄辩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

---

—

如果把萧伯纳先生这样的人或喜欢听他演讲的剑桥青年看得太重，无疑是荒谬的。——我们所有人都曾年轻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记得，那时我们刚刚离开学校，在许多思想领域都以自己是异端为荣，就像萧伯纳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一样。一离开学校，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充分利用我们新获得的自由。——但是，完全忽视剑桥的异端运动和其他地方的类似运动，比过分重视它们更不明智。在我们这个转型时代，这种运动代表了一个显著的时代征兆：它们是普遍动荡不安的征兆，当然应该认真研究并明智地加以关注。目前，教会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向信徒和遥远地区的当地人“传讲福音”上——这些当地人对伦敦公园和我们大学里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1913年3月，剑桥大学的一些圣公会研究员发行了一份新期刊，名为《新评论家》，现更名为《评论与批评》。

为创刊号撰稿的有：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研究员兼院长 A. H. McNeile 牧师 (D.D.)、剑桥学院院长 N.B. Kent 牧师、耶稣学院研究员兼院长 Canon F. J. Foakes-Jackson 牧师 (D.D.)、塞尔温学院导师 S. C. Carpenter 牧师、耶稣学院牧师 H. E. Wynne 牧师。

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剑桥的宗教状况”，这篇文章提供了剑桥大学的内部情况。作者在文中写道——

“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轻蔑、决绝、自信能迅速取得胜利的敌人。这大体上就是剑桥基督徒今天所处境况的真实写照。对基督教的反对已经公开化，这种反对不是对这种或那种教义的反反对，而是对整个基督教人生观的反反对。其结果是，那些进入剑桥知识分子生活的大学生们发现自己突然被推入了基督教与某种新异教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在不同的学院，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任何地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如此。”

在简要介绍了异端运动的起源后，作者继续说道：

“这种坦率和开放的态度使空气变得清新，许多酝酿在表面之下的东西都浮出了水面，并形成了自己的机构。其结果令人震惊；其标志和象征就是‘异端’的活动，……其最重要的规则是‘协会会员资格意味着在讨论宗教问题时拒绝一切诉诸权威的行

为’ ”。

在谈到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们在某些具体方向上所做的非常出色的工作之后，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对他的同事们表白道：——

“有人说，作为冲突中的主角，他们毫无用处，这并不是对他们及其工作的批评。‘与野兽搏斗’几乎不是他们的工作。必须承认，目前缺乏领导者的情况令人遗憾”。

就组织一场针对反神论者的防御性或侵略性运动而言，我们不仅非常缺乏领导者，甚至连普通员工都很少。

为了驳斥众多精心组织的基督教学院大众反对者的具体论点，剑桥神学协会秘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说：——我们需要辩护学专家。

显而易见，作为第一步，我们必须弄清楚民众反宗教者的论点是什么。但整个教会，包括教区神职人员，似乎并不知道当前流行的、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什么。

让我用自己的经历来举例说明。几年前，我做了十一年的教区牧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城市里工作，另外还专门从事了大约两年的辩护学研究，写了两本关于基督教证据的书，受到了公众的

热烈欢迎，销量也非常好。在那里，我与一位干练而又非常典型的无神论讲师发生了争执。

结果，我立刻发现，虽然我能成功地对付我在阅读基督教辩护学时在自己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假想对手，但我对真正的无神论者的两大论点却知之甚少。例如，当时我还没有研究过唯物主义的论点，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充分的反驳。我有意忽略了对这个庞大而困难的课题的认真思考，因为我经常从神学家那里得知，唯物主义在文化界实际上已经死亡。我相信，这种愿望是思想之父的愿望，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让人很想把它搁置一边。但是，当我接触到一个真正活生生的无神论公开拥护者时，我有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发现：尽管绝大多数基督徒可能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但恰恰相反，在有神论的反对者队伍中，唯物主义却非常活跃。

事实上，这样或那样的唯物主义是几乎所有流行的反神论讲师和作家的哲学。其中有些人喜欢用其他名称来称呼物质，但无论他们用什么名称来称呼自己的立场，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因此，我发现有必要立即研究这个问题，并发现要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论述唯物主义的书籍非常困难。

当我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那些有资格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基督教有神论者都说，在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家中间，某种唯物主义是对存在的主导观点。

《旁观者》在评论威廉-麦克杜格尔 (William McDougall) 教授所著的《身体与心灵》一书时指出：——

“概括地说，（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两种答案：唯物主义和泛灵论。自然科学已经宣布了第一种答案的各种形式，现代哲学界的大部分人也都遵循了这两种答案”。

F. B. 杰文斯博士在他的《人格》一书中写道：“人有灵魂或精神；如果有哪门科学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格或自我，那应该是心理学。然而，从长远来看，心理学告诉我们，要么没有自我、没有人格，要么人格问题是心理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像科学无法解决是否存在上帝的问题一样”（第 39 页）。

瓦格特神父在他的《科学与信仰》第 10 页中说道：——

“新的心理学似乎可以省去心理学本身”。

威廉-麦克杜格尔 (William McDougall) 教授在他最杰出的著作《身体与心灵》(上文已提及)中为万物有灵论辩护时说(第 9 页)：“万物有灵论反对唯物主义。虽然宗教、迷信和对死后生活的期盼，在我们中间保留了各种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到柏拉图、莱布尼茨、洛茨、威廉-詹姆斯或亨利-柏格森所教导

的万物有灵论，其精细和微妙程度不一，但现代科学和哲学却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各种万物有灵论”。

他再次说道——

“众所周知，科学已经对灵魂做出了裁决，宣布灵魂作为一种事物、存在、物质、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不同于身体、可区别于身体或在任何意义或程度上独立于身体的概念，仅仅是原始文化的残余，是野蛮迷信的众多遗迹之一，无视现代科学的明确教导，顽固地存在于我们中间。主要由于自然科学的影响，哲学界的大部分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总之，不可否认，正如威廉-詹姆斯三年前在牛津告诉我们的那样，灵魂已经过时了”。（麦克杜格尔教授的书是约克大主教在 1912 年教会大会上极力推荐的）。

A. S. Peake 教授说：“不难理解唯物主义为何如此流行”。

黑斯廷斯-拉什达尔博士写道：——

“我想，几乎每一个认真思考宇宙之谜的人，都会很快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唯物主义是不是包含着解决所有难题的方法？”

牛津大学新学院生理学研究员兼读者、医学博士、F. R. S. 霍尔丹教授在 1914 年撰写的一篇抨击唯物主义的文章中承认：

“在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中，普遍的观点是支持机械论”。

他还谈到——“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它一直在向世界传递着信心”。

---

要从那些相信人的精神本质的人的著作中引证出同样的内容是非常容易的，但上述内容也许足以证明我的观点，即唯物主义绝非已经死亡和被埋葬（尽管毫无疑问，它本应如此）。

唯物主义者通常认为，除了物质（和能量）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人有能力在不同的选择中做出选择，因此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声称被错误地称为对和错的东西是绝对必然的。

基督教会几乎将其全部力量和机器都用在了阐释神学、处理教会事务、组织慈善活动以及向那些已经信奉上帝的人宣讲福音上。因此，基督徒没有为那些不信神的人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而这些人出于“良知”，在接受断言之前需要证据，他们不会相信单纯的有神论断言。面对咄咄逼人的有组织的敌人，我们基督教力量的这种不平等分工是致命的，是不令人满意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把相当一部分力量用来说服怀疑论者，使他们相信

我们最基本的前提是正确的。

为了驳斥那些坚决不相信有神论最基本信条、自信地否认我们最公理的前提的人所提出的众多似是而非的论点，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轻蔑的沉默来应对他们的争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基督徒们的）理由是这些（唯物主义）论点现在已经过时，或者是反神论者必然是由于明显缺乏智慧或道德败坏才导致了他们的消极立场，如果我们不宣传他们的论点，他们的论点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然而，为了应对和战胜反神论运动，我们必须面对每一个论点，不是沉默、蔑视或单纯的谩骂，而是同情和反驳。有必要尽可能地同情那些希望从反神论争取到自己立场的人。从他们（那些持错误观点的基督徒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谩骂，还是故意拒绝认真考虑他们的论点和理想，都是一种明智和适当的选择，而不是同情和合乎逻辑的说服，——这种想象无疑是致命的。

-----

并非所有对基督教有神论的冷漠都是由于怀疑和不相信：很多冷漠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量的人生活在与虔诚的基督徒完全不同的思想氛围中。在 1912 年的教会大会上，主持会议的约克大主教说，一位工人一语道破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你们的宗教对

我们这些人的触动比月亮还小。”

在宗教方面，就像在贸易方面一样，我们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并不占优势，因为我们以自己的需求和口味来判断他人的需求和口味，而他人的需求和口味与我们大相径庭。

我们这样做的不幸结果是，一方面，我们试图满足我们所供应的地区并不存在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真正满足实际的需求。如果人们不希望得到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的东西，那么我们提供的东西不容易被他们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连动物园也不能像某些人经营教区、为教众或教派提供精神“食粮”那样来经营。如果鹈鹕除了鱼以外什么都不吃，如果有些动物除了蔬菜以外拒绝一切食物，那么无论动物饲养者本人喜欢什么食物，或者认为什么食物本身是最好的食物，都必须以这一事实为基础来安排饮食。

=====

=====

=====

=====

=====

=====

---

---

---

## 第 II 章

### 理性主义

在当今，要确定“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并非易事。百科全书很容易只介绍过去几个世纪的理性主义历史，并将其与有神论相提并论。但是，理性主义，大写的“R”，在国内外最有能力的现代阐释者看来，与无神论是没有区别的。然而，许多人对那些垄断理性主义一词并将其仅用于无神论或不可知论立场的人对理性主义的解释提出异议。

《韦伯斯特新国际词典》对“理性主义”一词的定义如下：

“从（a）理性或理解力推导出宗教观点的人的教义或体系，有别于或反对（b）启示”。

这种假定的对立以及理性与启示之间的不相容是不真实的，也是误导性的。我们不妨假设学习和教学是不相容的。教师揭示思想，学生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通常，教是衡量学的尺度，同样，学

也是衡量教的尺度——因为只有学生掌握了的东西才能说是教。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换句话说，两者都是教育双重过程的一个方面。同样，我可以仅仅通过推理过程来了解一个人（无论是人还是神）。但我也可以通过他的自我启示来了解他的一些情况。

了解一个人的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并不排斥或不相容。假设理性与启示是对立的，这意味着，要么过去（或现在）所有那些被普遍认为得到（或被认为得到）启示的精神天才都是（或都是）非理性的一缺乏推理能力，要么他们的教导被所有非“理性主义者”的人非理性地估计了。

有时，不是在理性与启示之间，而是在理性与权威之间进行对比；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区别也是想象的，而不是真实的。

一个人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来选择服从什么权威——一方面是服从自己业余见解的权威，另一方面是服从那些主要专家的权威。一个人如果自封为自己的教皇，成为自己教派的唯一成员，在所有事情上都只服从于自己个人观点的所谓权威，那么他的实际理性不是比他应有的理性更强，而是比他应有的理性更弱。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神学领域，也适用于其他思想领域，如天文学、医学、法学、艺术等等。正是因为缺乏智慧，人们才会放弃专家们成熟的结论。

此外，由于权威意见并不一致，普通人要想在众多相互冲突的权威意见中决定将哪一个视为最佳权威，就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因此，所谓理性与权威的对立是荒谬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之所以成为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使理性。一个人也是通过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出结论，认为专家在自己的部门发表意见时，比外行或普通人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此外，是理智使人相信，当今所有最伟大的专家——也就是说，现代“正统”的任何思想部门——的共同权威值得普通业余爱好者的尊重。如果一个人对物理学、医学、天文学或神学几乎一无所知，却在这些领域持有与物理学、医学、天文学或神学的正统观点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且他除了说“按理说……”或“我确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外，无法提出更好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实际上是古怪的），——那么明智的人不会太重视他的观点，也不会对他的智慧给予高度评价。

这不是迷信，而是理智使一般人相信，在任何思想领域，当今最优秀的专家们的共同意见都可能比普通人的个人意见有价值得多，因为普通人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研究正在考虑的问题，他们只拥有非常普通的智力——甚至通常不足以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他的意见是多么无价值。

正如我所说的，要发现现代理性主义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估量有组织的现代理性主义和研究理性主义报刊协会的性质来估量它的性质，就会得出某些相当明显的结论。

首先，根据理性主义报刊协会以现代思想的名义精心挑选出版的文献来判断，“现代思想”似乎就是过去几代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其他怀疑论者的消极神学观点。

-----

汤姆-潘恩（Tom Paine）等人的“现代思想”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尽管大众过去接受现代思想并购买大量书籍（只要这些书籍足够便宜），但在版权过期后，这仅仅意味着这些书籍只过时了四十二年，他们可能不愿意购买比这更早的书籍作为最新的书籍。因此，版权法案对有组织的“理性主义”的“现代思想”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理性主义报刊协会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作为现代思想领袖的不是过去的赫胥黎（Huxleys）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s），而是现在的柏格森（Bergsons）和尤肯斯（Euckens）。

-----

理性主义新闻协会所表现出的理性主义偏见的性质和程度，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该协会在林绍阳所著的《基督教传教》一书中，对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极不公正的攻击，而且该协会一再告诉公众，作者是一名中国官员。此外，在该书的几乎每一页上，作者都写着“我们中国人”之类的话。然而，事实泄露了，作者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欧洲人，而这一事实在现在已众所周知，那些反对基督教者再也不能声称作者是中国人了。

-----

那么，理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莱基在《欧洲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出版社协会廉价重印本第 44 号）第 8 页谈到正统有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时说：

“对于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肯定的了，那就是绝大多数人，即使是那些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大量推理的人，也是通过一种与推理截然不同的过程得出结论的。他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但旧有的联想却使他们占了上风”。

他承认，“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要归功于理性之外的许多因素。他说——

“那些偏离了他们所受教育的观点的人，也不一定更能摆脱不正当

的影响。对独特性的热爱、被认为在智力上优于他人的野心、品味的偏差、恶习的吸引、友谊的影响、天才的磁力——这些以及其他无数无需赘述的影响，都决定了结论。有理性基础的人可能为数不多，因为不正当的影响不仅决定了那些没有进行研究的人的信念，而且通常会给那些进行研究的人的推理带来主导性的偏差”。

这是一个有趣的承认，因为它出自一位理性主义者之口，而且是出自一位在理性主义新闻协会的官方出版物中专门论述理性主义的人之口。

理性主义者说，在神学领域，世世代代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理性，而越来越不重视信仰，他所说的信仰是指不加批判地接受陈述，或者“试图相信明知不可能的事情”。

-----

但信仰不是轻信。正是上述书籍的基督徒读者对书中的陈述持怀疑态度。信仰不是轻信，而是属灵的洞察力、异象、与属灵现实的第一手关系、对神的亲身体验。近年来神学思想的变化并不是因为第一手属灵洞察力的减少，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属灵异象，学会了自己去看。

神学观点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现有数据和已发现的标准越来越多。在这一特殊的思想领域，得出结论的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的数据和标准之一是信仰，即灵性的洞察力、对神的亲身体验、对神的第一手了解，——宗教的原因和基础，对精神现实的洞察力。

自称为理性主义者的人意在通过这一称谓暗示自己比其他人更理性。他们认为，相对而言，其他人是非理性的。这是理性主义者的主张，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加某种证明，那我们就真的太不理性了。正如一句庸俗的谚语所说：“自夸不是推荐”。仅凭包装盒上的标签来判断任何商品都是不明智的。在评价个人和协会的理性时，也不应只看他们在这方面的主张有多大。

因此，出现了两个问题：

(1) 理性主义一词应指什么？(2) 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有神论者最能证明自己是两者中更理性的人？“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一词应指 (a) 一种本质上理性的思想体系，或 (b) 一种得出结论的卓越的理性模式。在这两方面，现代理性主义都不配这个名称，因为对于那些知识和能力有限的人来说，得出一个普遍的否定结论（例如关于上帝的存在）显然是非理性的；此外，不适当考虑人的精神意识的见证而对精神事物进行估计也

是非理性的。

属灵的东西或者是属灵的、或者它们根本就不属灵。如果某一个人没有辨别属灵的事物，那么他没有辨别力并不能证明其他人没有能力辨别属灵的事物。盲人不能辨别光线，聋人不能感知声音，但正常人仍然相信光线和声音，而不管盲人和聋人的能力如何。此外，盲人和聋人相信光和声，也是基于那些能看见和听见的人的证据。

让我用一个类比来说明所谓“理性主义”的神学立场。如果把现代神学“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移植到光学领域，那么这些原则就会否定从视神经活动和人类正常视觉经验中得出的一切证据的有效性，而完全依赖于对人类相信其视觉能力的敌意批判，理由是：不是视觉感觉，而是理性，才是真理的指南，也是唯一的指南；视觉只是主观感觉，而不是光波真实性的客观证明。

或者，让我们把这个类比从光学转移到被称为声学的人类思想领域，以及被称为听觉的人类经验领域。在声学中，理性主义（我们正在考虑的那种理性主义）意味着，偏执地努力推翻人类在这一领域的正常经验的有效性，并主张仅仅依靠敌意的批评来估计那些“假定”的“大气振动”的真实与否，而“迷信的人总是想象这些振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声音的主观感知和概念的客观原因”。

事实上，现代神学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估量宗教经验有效性的方法：首先假定人的本性中没有本质上精神的一面，然后假定人的环境中没有本质上超人的一面，因此，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互动，因此，所谓的宗教经验只是无知的迷信。

如果存在光波振动，如果存在大气波浪，或者如果存在无所不在的上帝，那么，如果我们把人类与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经验排除在法庭之外，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中每一个的客观现实、它们的性质和它们的重要性形成某种消极的信条。

整个人，包括他的意识和经验，为了发现真理，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推理能力。如果我们仅仅在消极的方向上运用我们的推理能力，即在可能的情况下反驳意识的有效性，那么我们对意识所涉及的实际事实的了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如果说在宗教领域否定意识的见证是理性的，那么在其他领域接受意识的见证则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在任何研究领域都不接受意识的见证，那么我们就注定要陷入完全的不科学和智力自杀。

最值得被视为理性主义者的人，是最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智力，进行逻辑思维，仔细收集所有可用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推论，通过对所有可用数据或前提的艰苦思考得出谨慎的结论，并系统地比较和联系各种观点，以期得出深思熟虑的结论的人。

如果这是理性的正确运用，那么每一种思想开放、不带偏见的神学形式（与单纯的宗教情感形成对比）都是一种宗教理性主义。但是，那些在神学领域不重视数据（即宗教经验的见证）的人，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武断地主张否定精神经验的有效性的教条，就有理由自称为神学理性主义者吗？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理性的，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合理的，但有些人却声称自己异常理性，因此自称为大写的“理性主义者”。

正如我所说，“理性主义”一词有不同的用法，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本质上的理性主义教会。尽管罗马公教相信许多其他基督教团体断然不相信的东西，然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公教是明显的理性主义，它声称，而且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声称，它的所有信条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它的所有教条都可以通过理性得到充分的证实。经院哲学过去是，现在也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罗马的信仰体系是一个经过仔细推理的体系。

但是，自称为大写“R”的理性主义者的人，用这个称谓暗示自己根本不是有神论者。因此，在他的心目中，“理性主义者”实际上就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同义词。然而，理性主义者更喜欢使用这三个称谓中的第一个，因为它比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听起来更庄重、更有教养，而且使用理性主义者这个称谓的人认为，这个称谓暗示着（其他人）智力不正常。他们之所以喜欢这个词，还因为它听起来没有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那么咄咄逼人，而且还因为它把反对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种假定的得出结论的方法上，而不是指出理性主义者在神学问题上实际采用的否定性结论。据说得出否定结论的假定方法比结论本身更不容易受到攻击。

理性主义报刊协会的领军人物约瑟夫-麦凯布先生在其名为《现代理性主义》（修订版）的《探究者手册》的导言中说：——

“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既拒绝自然神学又拒绝超自然神学的体系，在每一点上都与正统教会对立。现代理性主义拒绝一切有神论信仰”。

这是一个相当明确和全面的定义：事实上，现代无神论的定义不可能比这更明确。那些自称为无神论者的人一致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现代无神论者并不自称能够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因此实

实际上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理性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消极体系，它与现代无神论一样是一种教条主义体系。（我们稍后将讨论无神论）。

所谓理性主义，是指符合理性。那么，什么是理性呢？“理性”一词有不同的含义。例如，莎士比亚写道——

“我没有别的理由，只有女人的理由。我认为他如此，因为我认为他如此。”

这种“女人的理由”是一些理性主义者（也包括一些基督徒）为他们的陈腐观点所展示的唯一一种“理由”。但“我这样想是因为我这样想”当然不能被称为接受任何具体观点的理性理由，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有时，“原因”一词被用来表示观点的起因，如一个人说：人类一直有宗教信仰的原因有三：（1）人有灵性；（2）存在一个有灵性的宇宙；（3）人一直意识到与神灵和超人的关系。宗教是人类精神与神灵之间积极而重要的对应关系。在这里，“理性”一词与“原因”同义。

同样，一个人可能会说：“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之所以是理性主义者，是因为我的父母是理性主义者，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

们的观点。我的观点源于遗传和环境”。

理性主义历史学家莱基在理性主义新闻协会出版的《理性主义史》中告诉我们，理性主义主要是由偏见造成的。但“偏见是一种原因”，只是在作为原因的意义上；偏见不是理性：它往往与理性截然相反。有时，“理性”一词被用来表示迟来的逻辑论证尝试，这种尝试是代表，只有在某一观点受到负面批评之后，我们才会对其提出质疑。

事实上，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通过论证来为理论辩护的努力几乎总是被推迟到观点形成之后，而且形成的理由并不是知识性的。试图进行论证是为了在该观点受到质疑时为其辩护。

或者，理性也可以被视为所有精神力量的总和，就像人们说一个人失去了理性一样。既然如此，理性当然也包括那些被称为宗教和道德的精神力量。

过去，人们认为理智、直觉、本能、欲望、洞察力等是截然不同、可以相互分离的，事实上，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展现自己，而不与其他任何一种混杂在一起。但是，文化世界不再接受这种非同寻常的观点。自我及其所有活动都是一体的。然而，理性主义者在他的头脑中制造了一系列想象中密不透风的分区，并在理论上把我们称之为“推理”的思维活动与其他思维活动隔离开

来，他把这种思维活动称之为理性，与其他不可分割的、同样有效和重要的思维活动（如上帝意识）相区别。在我看来，自称为“理性主义者”的人与其他人的主要区别在于，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前者有意识地、小心翼翼地将批判能力从人类正常的精神力量总和中抽象出来，并以牺牲诸如上帝意识等建设性能力为代价来强化破坏性能力。他将一些最重要的心智能力排除在外，而他得出否定性结论所使用的能力远远低于他的能力总和。他竭力诋毁和消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力量及其见证人的证据，而他得出否定性结论的唯一依据是他的其余能力，他的其余能力是人为地、任意地从人的正常能力总和中抽象出来。

自诩为理性主义者的人武断地将人类所有正常能力的见证排除在法庭之外，而这些能力在古今都是宗教的根源。一切知识都源于意识。理性主义者的批判过程，他对人的意识内容进行分类和分析的方法，硬生生地将人的宗教意识的见证排除在尊重的考虑之外。

人们常说，人与野兽的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尽管现在和过去都有一定比例的例外，比如很小的婴儿和白痴，他们无疑是人，但却没有理性。但即使是一只狗，它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性的——比一个比狗更像人的小婴儿更理性。即使是狗也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能力，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推理。

人类与野兽的主要区别在于，显然只有人类才具有宗教能力。与低等动物不同，人本身就具有通常所说的上帝意识：人有崇拜的倾向，他有按照超验的理想控制自己生活的愿望和能力。只有人类相信，他有能力积极地、生机勃勃地与他存在的创造者保持一致。这种宗教能力高于野兽在某种程度上所拥有的能力，例如推理能力。

理性主义是一种消极的神学体系，它即使没有完全抛弃，至少也抹煞了所有神学的基本数据，即宗教经验。理性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在先验假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宗教经验有效性的（否定）理论，这种先验假设要么认为本质上的精神或神圣领域是不存在的，要么认为人与它之间不存在理智而有用的关系。

“理性主义者”对理性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直觉和本能的重视。然而，柏格森认为，在达到真理的更高境界方面，直觉的权威要远远大于理性的权威；康德则把他所谓的“实践”理性放在首位，他认为这种理性为神性的存在和上帝的天意提供了不可抗拒的证据。

我们有时会说一个人“失去理智”，即变得疯狂。因此，理性可被视为区分理智的人与疯狂的人的标志。那么，有神论者和理性论者哪个更明显理智呢？理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倾向于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另一方面，精神错乱总是伴随着对孤独的热爱。

据此判断，理性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哪个更明显理智？当然，宗教的社会性总是大于对宗教的敌意。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教徒的社会性和合群性远胜于理性主义者在进行反宗教的精神活动时的社会性和合群性。例如，星期天是每周的例假日。宗教会吸引全天下无数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相反，非宗教者在周日或一周中的任何一天都不会像宗教那样吸引人们聚集在一起。在星期天，宗教在这个国家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理性主义无法在王国的任何建筑中聚集一大群人，哪怕是一年一次。事实上，唯理主义者甚至连一座大型建筑都没有，他们甚至连定期租用的建筑都没有。在露天场所，不是理性主义的否定性结论被讨论，而是理性主义的侵略性结论被讨论。

【自从写了上面这篇文章之后，我曾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向一个通常有 2000 多人的男性聚会发表过演讲。星期天下午我向他们发表演讲时，大约有 2200 人在场。】

无神论的强烈性吸引了很多人。激烈的谩骂会吸引人群，因为对任何个人、任何社会或事业的无耻攻击都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因为古典的角斗表演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激情。如今，度假的人群不得不充分利用为他们提供的某种角斗场式的刺激。



### 第 III 章

#### 反神论者的理想

对我们评价最高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最大。相反，那些对我们一无是处的人往往会降低我们的理想。在理性主义新闻协会出版的理性主义官方历史中，承认反神论的原因之一是“恶习的吸引”。然而，法国谚语“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把那些积极反对宗教的人的敌意归咎于不值得的动机，即使在有理由这样做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帮助我们赢得他们的支持。

更有用的办法是，发现在他们攻击基督教有神论时，激发他们（有时激发他们相当大的热情）的主要理想是什么。愿意倾听、同情并适当考虑对手的主张，是说服他倾听和同情我们的主张的最有

用的第一步。争论中的怨恨只会疏远对手。

让我重复一遍：我们要做的不是假定对宗教的敌意完全源于缺乏理想，而是要找出宗教反对者的实际理想是什么。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可以说服他们，我们的理想远比他们的好。

然而，在大多数基督徒看来，宗教的反对者在敌视宗教时，并不是出于任何理性的动机。

他们（反宗教者）无论声称出于什么科学的动机，但其动机却恰恰相反（不具有科学性）。人们偶尔会听到这样的建议“不要与怀疑论者争论，而要问他习惯于屈服于什么致命的罪过”。与其倾听他的争论来满足他理智上的骄傲，不如让他羞愧地承认罪过，这才是他不信的真正原因。然而，事实上，各种反基督教立场的力量，主要在于它们各自所倡导的理想。

从长远来看，每一场人类运动的成败都取决于其道德理想，而不是其智慧论证的高明，因为相对而言，很少有人会参照逻辑结论来指导自己的大多数行动。一般来说，人们采取行动更多的是受道德动机和情感的驱使，而不是理性的考虑。行动往往源于理想而非逻辑。逻辑结论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慢慢得出的，而大多数人既不善于深思熟虑，也不善于持久思考。因此，对基督教有神论来说，比我们的敌人单纯的理智论证更危险的是我们的对手所树

立的理想，（他们声称）它们是我们的对手、而且优于我们的理想。因此，让我简要概述一下这些反基督教理想中最突出的一些。

---

---

---

---

---

---

---

---

---

---

## 1. 真理的理想

一个能激励我们的对手（不亚于我们自己）的理想是——而且应该是一——

**【我经常问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什么相信上帝和基督，他的理由是什么。我问他的目的是想知道他信仰的理智理由是什么；而他几乎总是不知如何回答。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坚决不信上帝的人也是如此。只有当它们（无神论者的理想）没有与我们的崇高理想进行充分比较时，它们才是危险的。】**

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我指的是对真理本身的热爱和追求，完全不考虑它是否会成为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东西，也完全不考虑它是否会成为流行的、可口的、美丽的、正统的或古老的东西，或者恰恰相反，与所有这些完全相反。

“为真理而真理”是现代非常流行的理想，也是各行各业越来越多的人热切向往的理想。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相信任何与事实相悖的理论都没有任何好处，也不可能有任何好处。我们所追求的正是事实。让我们假定，我们所有人都是出于好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样了解情况。

没有人会认为，真理之神是靠我们的蒙昧，更不会靠我们的谎言来维护他在人间的国度。然而，在那些与宗教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中间，有一种想法却不知不觉地广为流传，即基督徒努力追求的理想是：

(a) (对某些正统教会或宗教观念的) 不容置疑的信仰的获得和保持。有观点认为，每一个热爱真理的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是：

(b) 确定实际真相 (关于正统观点的有效性) 。

据说，一般的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牧师，总是把” (1) 什么是

真理？“这个问题与”（2）什么是正统？“这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有人争辩说，在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每一个领域，正统都不应该像在玻璃柜里小心保存的化石，而应该是在每一个研究领域的正统都应该是有生命的、成长的、变化的，并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人类对实际事实不断增长的知识。

许多人认为，基督教的精髓就在于此、我们的信条的根本基础是固执的信仰，而不是开明的调查；是轻信，而不是评论；是保守，而不是进步。我们认为基督教的最高美德和得救的条件就是像孩子一样愿意相信、和不愿意怀疑别人告诉我们要相信的东西，即古老的宗教观念。人们想象，所有基督徒真正达成共识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因“信”而得救：首要的必要条件就是“信”，“信”这个词意味着坚定、自觉和执着地决心盲目相信某些理论，并且不顾理性、不顾确凿的事实、不顾我们理智良知的驱使，总之，不顾我们的反对者极为重视的一切，相信这些理论。（在他们的观念中），我们认为，我们对上帝负有最重要的宗教义务，那就是默默地相信——

（1）由基督徒个人所隶属的特定教会组织提出的教条——通常只是由于出生和早期训练的偶然性。

并且相信：-

(2) 各种古犹太作者所做的历史、科学、传记、地理、伦理和其他论断，这些作者的著作由于没有合理的逻辑原因而被收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旧约》和《新约》。

人们认为，这些所谓的正统信仰被我们保留了下来，而不顾证据的平衡，而且常常不顾现有证据的整个趋势。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宗教信仰意味着将(a)对某些陈述和信条的信仰置于(b)对这些陈述和信条的准确性的实际真理的确定之上。简言之，(a)对于正统（充其量只是暂时的，而且只是近似真实的）的爱大于(b)对全部真理的虚心探索。

我们的对手断言，基督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样的信条是正统的吗？这样的信条是正统的吗？——但我们的批评家说，问题应该是：这样那样的信条是真的吗？他说，在任何思想领域，正统观念都不等同于真正的真理。他说，在每一个发现领域，正统观点都只是暂时性的：它们一直在演变成更真实、更充分的东西。因此，在他看来，开放思想的理想远高于基督教的理想，即无论多么古老的教条都要顺从地接受。

此外，我们的许多反对者坚信，有神论的基本前提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有神论者不知道这一事实，他们当然应该知道；此外，受过教育的教会人士无疑知道这一事实，但为了保住他们的津贴和职位，他们觉得隐瞒这一事实很方便。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先生在他的《上帝与我的邻居》中告诉大众，他敌视基督教的一个原因（他说，这个原因对每一个诚实的人来说都是足够的）是“基督教不是真理”。他并没有把探究的重点放在某个信条是否正统上，而是假定某些可敬的宗教观点是正统的，他探究这些观点是否真实，并宣布其中一个又一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一般反对者心目中的“正统基督教”是一种过时的思想体系，事实上，这种思想体系今天几乎不存在于我们的反对者丰富的想象力或敏锐的记忆力之外。但他们想象自己在上主日学校时曾接受过这种非正统的思想体系的教育。这个思想体系包含了许多“无懈可击的教条”：

(a) “很久很久以前”，约公元前 5000 年，在一个星期内突然以神奇的方式创造了宇宙和数以百万计的生物物种。此外，人们还相信，两千种飞蛾和大约三百种跳蚤，更不用说疾病病菌、动物、鸟类等，都是在方舟中被保存下来而免于灭绝的。

(b) 曾经完美无瑕的人类彻底堕落了，亚当和夏娃是突然被创造出来的，他们不仅在精神上有教养，而且在道德和智力上的教养也超过了现代水平，但由于这对年轻夫妇在伊甸园里吃了一些被禁止的物质果实，人类失去了大部分原始文化。

(c) 通过奇迹任意干涉自然的统一性，认为这是人类请愿的结果，或者是造物主心血来潮的结果，就像约书亚为了完成他正在进行的屠杀而让太阳静止一样。

(d) 过时保留了古犹太人道德规范中不那么可取的内容，认为它们是神圣的，因而是无懈可击和完美无缺的。

(e) 我们的反对者认为，古代神话和传说或多或少没有价值，甚至是有害的，他们（基督徒）相信这些神话和传说的历史性，并将神学和伦理学建立在这些神话和传说的历史性之上。

-----

有人认为，基督教意味着忽视物质手段和自然法则来改善人类生活，这种忽视是由于毫无道理地依赖神话中上帝的神奇干预，以回应人类自以为是、毫无用处的祈祷，这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

现代的先知，是一个有耳朵、有思想的人。

**【乌舍尔大主教在我们的《圣经》空白处插入的日期，被我们的反对者认为是我们所认为的上帝无误圣言的一部分。】**

如今，获得人们的同情、信任和钦佩的不是牧师，也不是神学家，而是科学工作者。在大众的心目中，牧师和科学工作者是不可避免的对手，后者拥有大量可验证、且经常被证实的实际知识，而前者只是拥有对教会教义的坚定信仰和忠诚，是古老观点的教条主义拥护者，而这些观点没有一个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其中许多显然是错误的。

---

---

---

---

---

---

---

---

---

---

---

### 对上述争论的答复

我们被告知，神学的正统性不能与终极真理混为一谈。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冒昧地指出，这绝不意味着异端神学的自以为是就必须与无误性混为一谈。如果最优秀的专家的整体观点尚有不足之处，那么非专业人士也不可能拥有更可靠的观点。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对自己思想的后代怀有一种父爱。他喜欢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他自己思想的结晶，不管这些观点是好是坏，也不管它们是否符合事实。此外，一个人思考得越少，阅读得越少，与他人讨论得越少，换句话说，他知道得越少，他就越重视自己的观点。

人性有一种不幸的倾向，那就是自信与无知成正比。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不认为自己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他对别人的思想内容了解得越少，就越重视自己的想法，这仅仅是因为这些想法是他的，而且通常与他得出这些想法的过程无关，也与他通过论证或证明来证明这些想法的能力无关。

(a) “自以为是”与(b)（不求甚解的）“思想开放”绝不是一回事。小学生所说的“自以为是”与“思想开放”恰恰相反。

那些强烈抨击有神论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主张反有神论的观点，所以他们一定比有神论者更热爱真理——应该努力证明他们自信的论点。

仅仅断言那些对上帝的存在宣扬否定信条的人因此比那些对上帝的存在得出肯定结论的人更忠于事实，而没有证据是没有用的。

无神论者是否更忠于事实，取决于事实是什么，而为了发现事实是什么，我们必须调查证据。

因此，我们的反对者显然应该拿出一些证据，证明他们所迷恋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无神论观点，而是真正的真理。

---

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反神论者往往不是热爱真理，而是热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教条主义领袖的负面观点。他们迷恋反神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是由于明显缺乏灵性感知、缺乏宗教洞察力而产生的，是由于不充分的调查和思考而产生的。

这样的无神论者有很多，他们喜欢自己的观点——不是因为这些观点有道理，也不是因为这些观点可以得到充分的辩护，——而是因为这些观点碰巧是他们的观点。

毫无疑问，他们有责任证明，而不仅仅是断言，他们所迷恋的反神论的教条，因为这些教条更能得到事实的支持。

然而，他们无法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无法证明他们的观点比我们的观点更正确；因此，无神论者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有神论者比我们的对手更不热爱真理。

---

无论在哪个思想领域，真理并不一定等同于否定。仅仅断言情况就是如此，就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如果涉及宗教，这种教条主义通常带有严重的诽谤性质。

纯粹无礼地假定在这方面或任何其他方面具有优越性——仅仅是没有任何严肃证据支持的简单假定——作为反对有神论结论的论据，或事实上反对任何其他结论体系的论据，当然是毫无价值的。

---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哪一方在自我表扬时最大声，同时又最蔑视和诋毁持不同观点的人。

——问题在于事实上，究竟是有神论者（a）最能通过诉诸逻辑和人类经验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是他的对手（b）最忠实于有关事实的实际证据。

就连莱基在他的《欧洲的理性主义》（该书被 R. P. A 出版社称为“不朽之作”）中也承认：——

“当今，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需要进行最严格研究的体系，除其他许多功能外，它还旨在激活和激发人类的所有能量。”

-----

有神论的反对者非常迷恋“适者生存法则”这句话，以至于在争论时不断使用它。——在他看来，从长远来看，“适者生存”法则确实会使那些比较适合生存的东西生存下来，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基础。

我们的反对者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一切事物。他们认为这是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并声称，就像古代玛代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样，它的应用没有例外。为了论证，我们承认这一点，并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根据这一规律（或者说，根据适者生存这一事实，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有神论在反神论的长期斗争中始终战胜了反神论。由此可见，有神论通过其生存的事实，显示了它适合在千年之后继续生存下去。另一方面，一代又一代失败的各种反神学理论，由于未能占据统治地位和生存下来，也显示出它们不适合生存。在任何思想领域，正统思想都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在与对立观点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观点体系。

理论的存亡取决于它们与其他理论的竞争成败，这些理论声称自己更适合同一系列现象或事实。理论的生存取决于它们是否“有效”。它们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实现其目的的能力，即与它们努力使人类理解的事物相一致。在神学领域，理论必须——或者使人理解宗教经验（这是正常的），或者使人缺乏宗教经验（这是不正常的）。有神论者可以从与环境的积极和重要对应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这两种情况。

反神论理论的骸骨散落在漫长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沿着这些骸骨追溯有神论几个世纪的胜利进程。我们发现，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地层中保存着有趣的、但现在已经没有生命思想类型；这些类型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失败了，被压制下去了。它们就像地质学家在地球下层发现的生物化石一样，被保存了下来。理性主义报刊协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挖出这些已经消亡的反神学理论的残骸，当它们通过再版而获得新生时，就会被贴上“现代思想”的标签重新发行。

我所说的有神论与反神论之间的生存斗争也适用于其他问题。根据适者生存的法则，“自我决定”的理论（即精神主义）（或者说是“经验”）战胜了与之对立的普遍决定论（即唯物主义）；精神主义在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中一直趋于生存；宗教对人类来说一直是正常的，而非宗教则一直是不正常的。

我们的反对者不无道理地告诉我们，进化的过程，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而且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有益影响。我们被告知，因此，后来的理论几乎肯定比先前的理论更好。好吧，为了论证起见，让我们假设这一假设是正确的。

从这一检验标准来看，现代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比我们人类之前的祖先、我们的动物祖先的观念要正确得多。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有任何一致的人生观的话，那么他们无疑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每个人也都是世俗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对上帝存在的无意识中，他们只为这个世界而活。按照现代的定义，我们所有的动物祖先都是无神论者，也就是说，他们肯定不是有神论者，没有上帝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是决定论者，即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在道德选择中做出选择。但是，根据发展的原则，他们最终进化到了人类的水平，而人类在本质上始终是一种宗教存在。

-----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基督教存在的 1900 年里，它在劝人改信他教的努力中并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怎么可能想象它的基本信条会是真的呢？

我们向批评者提出了反问：如果信条的正确性是以其传播的速度来估量的，那么，如果无神论的基本信条没有比它（有神论）更成功，而且考虑到它比有神论古老得多，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动物祖先，怎么会有人认为它（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呢？——根据无神论者自己的说法，无神论者就是不信神的人。我想是布拉德劳说过，每个人生来就是无神论者（也就是说，不是有神论者）。如果反神论者认为基督教失败了，因为在人数、智力、品格和成就方面，基督徒的进步速度没有超过他们在 1900 年中应有的进步速度，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无神论呢？尽管无神论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但它还没有开始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二十世纪，即使有（无神论）伟人，也是寥寥无几。

-----

与我们的动物祖先和现代无神论者不同，整个文化世界以及在世界上做出伟大成就的人们都相信，而且可能永远都会相信：——

- (1) 人的精神本质。
- (2) 超人的、和神性环境的存在与活动。
- (3) 人的灵性一面与宇宙的灵性根源——上帝——之间积极而重要的对应关系的可能性和自然性。

(4) 人的道德辨别力和主观能动性，因此也是人的道德责任。

虽然几乎所有的反神论者都是决定论者，认为人没有任何在道德或其他选择中做出选择的自由，但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是在假定没有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基础上行事的。这个时代的智慧不是反神论，也不是唯物论，更不是决定论；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是。

诚然，在尼禄时代，有教养的罗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论者，而那个时代有教养的不可知论是如此放荡和普遍堕落，以至于对那个时期历史的研究很可能向我们暗示，在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并不认为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很少有现代人愿意让时光倒流如此之久，再次回到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状态。此外，当时的不可知论远胜于我们今天咄咄逼人的无神论。

同样，在大革命时期，唯物主义、决定论和无神论的浪潮席卷法国，但肯定很少有人愿意看到这样一个时代重现。那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领军人物将妓女奉为理性女神的时代。她实际上是放纵的象征，而不是理性的象征，她被树立为大众理想的化身。如今，“放纵”和“自由思想”经常被混为一谈。如果说有哪个政府是按照决定论（即认为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来管理的，那一定是那个时代的政府。如今，只有精神病院是按照被管理者不承担责任的原则来管理的。

我们的反对者大肆吹嘘的所谓热爱真理，根据我的经验，与其说是热爱真理，不如说是热爱不考虑证据的随心所欲的思想纵容。他们还表现出对怪癖的热爱。同样，正如我所说的，现代反神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维持结论的热爱，仅仅因为这些结论碰巧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因此，人们认为将这些结论换成其他结论是一件令人讨厌和不快的事情。大多数无神论者都是极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对于论证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但僵化的教条主义通常不会与开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与无神论者不同，信仰上帝的人也相信存在着超越人类现有理论的客观真理。有神论者相信存在一个完美的真理，它存在于全知全能的存在者（上帝）的心中。根据有神论者的坚定信念，寻求这一终极真理就是寻求进入上帝的心灵，而这正是宗教徒的目标。寻求真理是宗教的一部分，是对真理之神的崇拜。有神论对完美的、超人的、客观的真理的信仰，对有神论的真理探索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当他发现任何真理时，他都会立刻本能地感到，他所发现的是上帝的真理，是神圣的东西。这种信念让他大声疾呼，就像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时那样：“上帝啊，我在重新思考你的思想”。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完美而客观的真理：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理标准：因为有限的人对真理的想法永

远只能是有限的、暂时的和临时的。

此外，我们的对手几乎都是唯物主义者和决定论者。一个采用唯物主义和决定论来解释宇宙和人类的人，怎么会认为有人可能寻求真理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存在于人脑中的所有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想法都是由盲目的力量造成的，如果人本身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那么他怎么能说自己是真理的追求者呢？追求真理意味着辨别真假。如果人类的一切观念完全是由盲目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决定的，而根本不是由人（自己）的选择决定的，如果我们的一切观念仅仅是由于人本身无法控制的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么寻求真理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毫无意义！

如果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或结论，也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无神论者所吹嘘的对真理的探索，或者他所抱怨的我们不能充分辨别和选择真伪，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如果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那么自诩为自由思想家的人在他自己和我们之间所做的区分就消失了。

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人没有在任何一种选择中作出选择的权力，那么他就没有真正的权力来权衡证据，或从人们所持有的许多相互矛盾的观念中仔细地作出选择，或对人们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提出的许多互不相容的理论作出鉴别。

如果决定论是合理的，那么，寻求真理肯定纯属妄想。对于一贯的决定论者来说，根本不存在理性的真理探求，也不存在人类判断力的真正行使。因此，对于唯物主义者或决定论者来说，说他是比其他相信人有辨别和选择能力的人更好的真理追求者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根据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对人和宇宙本质的认识，追求真理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事实上，根据我们反对者的假设，显然根本不存在对真理的探求。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完全相信，——完美的真理客观地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之中，而人可以自由地辨别和选择不同的理论，——那么，他们声称自己对真理有更大的崇敬和热爱，就是荒谬的。——那些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人比那些确信自己没有自由的人行事要自由得多。

此外，如果宇宙中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如果不存在精神这种现实，又怎么会有知识这种东西呢？它也不是机械能。

这怎么可能？如果没有认识的主体，知识是否存在？一个不存在的主体，怎么可能对任何客体的性质有真正的概念？如果只有客体而没有主体，那么主体怎么会对客体产生真实的想法或虚假的想法呢？

有神论者认为，无论人的思想中存在何种程度的真理，有限的人类思想与上帝无所不知的知识之间都是真正的对应关系。有神论

者也可以把人类对客观事实的有限把握看作是真正的精神存在者的主观想法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他（有神论者）还认为，人类思想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通过以下方式达成的：

(1) 人类为获得实际事实而做出的自我决定；(2) 人类有意识地从人类头脑中出现的与客观事实相关的各种备选理论中选择最有可能的理论。

但是，唯物决定论者并不相信存在于最高思想（上帝）中的完美真理，也不相信人类有在不同理论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甚至不相信有思想的精神存在。

不过，还是那句话：除非宇宙是可理解的，否则所有有效的科学，即人类对自然的所有真正知识，显然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自然本身是不可理解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为我们所理解。人类对自然的所有（a）知识，以及对自然知识的所有（b）依赖，都是建立在我们与生俱来的假设之上的，即人类的大脑能够理解自然的某些东西，因为自然是一个可理解的系统。

但是，如果自然不是智能主体（上帝）所产生的结果，它怎么可能是一个可理解的系统。如果没有宇宙的主宰，就不可能有宇宙政府（管理），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宇宙秩序供我们研究和认识。如果大自然不是一个可理解的系统，那么我们对宇宙系统的有序

运作就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即，宇宙是秩序的、可理解的），有智慧的人类（特别是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智能主体、即上帝的“形象”制造的）就能理解他（上帝）的系统的某些东西；——否则，所有科学和哲学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科学和哲学真理只是妄想。

-----

如果没有真理可寻，我们追求真理的意义何在？如果无神论者否认大自然的智慧主宰者的存在，或者如果——相当于同样的事情——他（无神论者）强调地、教条地、积极地、激烈地不相信有神论的基本信条，那么他就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认为有真理可寻。

在这种情况下，他（无神论者）声称自己对真理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并且是一个更加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的人，但经过调查，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

-----  
-----  
-----  
-----

---

---

---

---

---

---

## 2. 自由的理想

在激发我们的反对者热情的其他理想中，还有自由的理想：反对胁迫、或任何不合理的禁忌。他们说，基督徒对野蛮人无理的禁忌奴役嗤之以鼻，这种奴役在海外传教区随处可见，但传教士本人也是禁忌的奴役，只不过是另一种禁忌，即思想自由的禁忌。我们的对立面（即无神论者）认为，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人类一直受到不必要的束缚和不必要的奴役，在对自然的信仰方面，在情感、思想和行动方面，都受到无数禁令和不必要的荒唐规则和条例的束缚和奴役。

反神论者说，就他而言，他要与所有限制性的宗教信仰的信仰作斗争：——因为它（宗教信仰）禁止人们享受一切轻松愉快的事情，要求人们做许多不愉快的、难以完成的事情，从而使生活变得悲惨，其代价是在物质的地狱之火中永世不得超生（然而，无神论者说地狱并不实际存在）。



自称为自由思想家的人，在什么意义上比基督徒的思想更自由呢？严格说来，如果词语要有任何意义的话，自由思想者必须是思想自由的人。但是，那些自称为“自由思想者”（大写的“F”）的人，都是那些认为自己被严格的消极教条束缚住的人。他们已经给自己贴上了标签，而且他们从不允许自己忘记被贴标签的事实。

-----

所谓的“自由思想者”似乎考虑，——由于他对(a)上帝的存在，(b)精神领域的存在，(c)坟墓之外的生命，以及(d)人在不同选择中的选择能力采取了否定的假说，而且由于他根本无意偏离——哪怕是毫厘之差——他的否定理论（也许，他甚至觉得自己丝毫没有放弃任何这些消极否定理论的自由），————因此，在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下，——他（认为自己）比那些最终得出这些结论的人（即基督徒们）在思想上更加自由。

正统的“自由思想家”只把这一称号用于那些在上述四点上与他意见一致的人，以及那些绝对不是有神论者的人。但是，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体系，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体系，都应该被称为“自由思想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体系，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

自信教条主义都暗示着思想的僵化和定型。

有什么理由可以将否定视为思想自由的标志，而将断言视为产生于思想自由的对立面呢？

伟大而真正的自由思想家歌德把“我是否定的精神”这句话放到了梅菲斯特的嘴里。歌德并不认为否定而非肯定是一种思想美德，恰恰相反，他认为否定精神是魔鬼。

当然，在任何思想领域，最教条、最“固执己见”的人，观点最刻板的人，都是思想最不自由的人，无论他的教条主义是对争议问题的肯定还是否定。

我是基督教有神论者，我认为我的思想更加自由，在这方面，我比我在辩论中遇到的任何自称为“自由思想家”的对手更有资格称自己为自由思想家。——无论他多么以自己是所谓的“自由思想者”而自豪。

“自由思想家”一词不应该用于教条主义的支持者，无论其结论是积极的（肯定的）还是消极的（否定的），而应该用于思想开放的真理探索者，用于不带偏见的研究者，他们的理想不是极力捍卫某些理论，反对一切批评，而是公正地发现并认真思考支持和反对其现有观点的理由，无论这些观点是什么。

当然，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并不是那些仅仅选择给自己贴上自由思想者标签的人，而是那些（a）真正思考和研究，（b）自由思考的人。但是，事实上，这个协会的成员——其官方刊物名为《自由思想者》，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偏见、最尖刻的报纸——绝非热爱思想，也根本不喜欢学习。此外，他们就像罗马天主教徒对待伟大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声明一样，对这个非常不起眼的协会主席（他们是他们的教皇）的意见言听计从。

一个人要想真正享有自由思想家的称号，就必须：（a）除了真理之外，不为任何其他东西做任何辩护；（b）他必须认识到，他还没有在整个真理中占据一席之地：他必须认识到，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很有可能证明他的许多结论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会反对上述说法，认为——所谓的“自由思想家”比正统基督教教徒更无权享有（“教条主义者”）这一称谓，这是一种严重的夸大。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一点：——

典型的“自由思想家”，这个狭隘的反神学小教派的正统信徒，几乎总是一个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作为一个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教条地断言，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人，以及人的所有思想和决定，事实上，一切都绝对是由盲目的、无目的的必然性决定的。他否认宇宙中存在任何自由。如果是这样，如果不存在所

谓的自由，那么，所谓的“自由思想家”显然在思想上并不真正自由。那么，他们声称自己是唯一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又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决定论者和唯物主义“自由思想者”的说法，人没有任何主动的自由，无论他对自己的思想、结论或理论有多少控制的自由。显然，根据他自己的理论，不管他是什么人，他肯定不是自由思想者。

“自由思想家”强调，人绝对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权力。他认为，人的所有想法和对任何问题的最终决定，都是由盲目的必然性不可抗拒地严格决定的。因此，不管为了得出真理而权衡——支持和反对任何特定假设的证据有多么可取，根据他自己的假设，他是完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各种选择中做出选择的自由：——每一种所谓的选择行为都完全是由自由思想家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所决定的。为了自由思考，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减少偏见：但根据我们的反对者，所有结论都不可抗拒地受到不可抗拒的偏见的支配。换句话说，所谓“自由思想家”的个人思想和知识结论，根据他自己的假设，根本不是自由思考的结果，相反，是盲目的必然性作用于他的结果。事实上，按照“自由思想者”的说法，宇宙中不存在自由思想，整个宇宙中也没有任何其他自由的东西。

此外，对自由的最大限制莫过于确信自己丝毫没有自由。例如，在癔症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坚定地认为她没有移动胳膊或腿的

自由，那么她就不再拥有移动胳膊或腿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被催眠，并被告知他没有闭上眼睛的自由，那么他就无法闭上眼睛。那些认为自己绝对是环境的奴隶的人，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受环境的奴役；而那些坚信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人，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

现在，正统基督教教徒并不是宿命论者。他相信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因此，他有可能行使自己的自由。然而，如果一个人确信在整个宇宙中不存在任何自由（这正是“自由思想者”所相信的），那么，如果他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会相信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由思想。因此，如果“自由思想者”相信自己的信条，他就不会真正相信自己是自由思想者，因此，他就不能在逻辑上声称这个词可以合法地、更不用说卓越地适用于他。相反，最正统、最温顺的正统基督教儿童本能地认为他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在一定范围内）。正统基督教的成年人认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向哪个神学权威低头，当他选择之后，他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解释该权威的论述，在教会权威将任何问题留给个人决定的情况下，正统基督教教徒的思想更加自由。但我们不认为正统基督教教徒是“自由思想者”。

就我个人而言，我所属的教会在思想上要比罗马或希腊教会自由得多。很久以前，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曾说过，“我们都承认这是一个陈词滥调：——研究神学和批评必须以自由为条件。

让一个人学习，却要他在重罚的威胁之下与那些没有学习过的人得出相同的结论，这简直是在嘲笑他。如果结论是规定好的，那么学习就被排除在外了”。

已故达勒姆主教韦斯科特写道：——

“人的生命在于认识上帝。但这种知识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并不是死物，不是一劳永逸的防腐剂”。

一个人越相信自己有自由，他就会越多地行使这种自由，他就会越多地发展自己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反之，一个人越不相信自己有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就会与日俱减。

——我们是否相信某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人。像（决定论者、“自由思想者”）基奇纳这样的人，他的本性决定了他拥有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一个朋友不得不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理由是他不再拥有自我控制能力，因此也不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决定论者的自我决定能力大概不如其他人。

我承认，我得出结论的方法确实有局限性，而一般的自由思想者似乎并没有这种局限性。我的意思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地采用任何可能的结论，无论多么不合逻辑，我也不希望自由地采用与事实相矛盾的结论。通过行使我的自由，我故意限制我在更



## 不必要的恐惧

反神论者认为，如果真有上帝，他就不应该制造恐惧，因为恐惧是造成如此多苦难的原因，而且，古往今来，宗教几乎都是由恐惧产生的。他（反神论者）说，原始人生活在与大自然的不断冲突中，经常被他几乎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压倒，因此，他一直生活在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催生了宗教，因为原始人把自然界的物理力量人格化，然后努力去祭祀他迷信的想象力所创造的神话人物。我们被告知，宗教对于无知的人来说，就像科学对于有教养的人一样，是一种对抗自然的自卫方法。

有神论的反对者还认为，即使是现在，宗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疯狂的恐惧构成的，而且主要是靠恐惧维持生命。反神论者认为，信教者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躲避来世的地狱之火，避免人间的灾难和其他惩罚。

在攻击宗教时，我们的反对者认为，他（反神论者）是在与对地狱之火的恐惧作斗争，是在与对想象中的暴虐的幽灵般的任务负责人（上帝）的恐惧作斗争，他（上帝）的眼睛永远透过思想和道德的黑暗，凝视着人类在“陷阱和峡谷”中痛苦地摸索和蹒跚地走向他的最终结局——坟墓。反神论者说，在反对宗教时，他反对的是对牧师、“斯蒂金斯牧师”或“格兰迪夫人”的恐惧。他坚持认为，他（反神论者）也在打击那些害怕不受约束的思想，他

认为这种（害怕不受约束的）思想——害怕发现真相，害怕进步，因为进步必然意味着观点的改变，换句话说，（观点的转变）就是异端邪说。

反神论者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纯粹虚构的存在，他被描绘成一个苛刻的任务负责人，他总是在那些生活在环境中的人身上寻找人性弱点的症状，我们被告知，这些人（基督徒）继承了一种“荒谬的”完美要求，而这种完美要求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被愤怒地问道：“一个人怎么可能爱邻如己？”——当生活条件如此之差，生存斗争迫使每个人要么与邻居激烈竞争，要么被消灭，或者至少被淘汰出局时，他怎么可能对别人像他希望别人对他那样？我们被告知，自然界的第一法则是自我保护：自然界的第二法则是为后代的生存而斗争。生活条件使人们必须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斗争。因此，如果有一个伟大的自然第一因，如果有一个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那么他教导的首要生活法则就应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妻子和孩子而奋斗。在宇宙计划中，为物质生存而斗争，以及在斗争中适者生存，是生命的基本原则。

但是，我们被告知，有神论会阻碍人类为物质生存而奋斗，因为有神论鼓吹的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没有生存价值的理想，比如，无私：这些理想是通过地狱之火的威胁来强制实现的。

我们被告知，把人类从所有不必要的枷锁和其他各种枷锁中拯救

出来，把人类从所有可以避免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是我们对可怜的挣扎中的人类应尽的非常明显的责任。而在我们的反对者看来，必须治愈的最大的不必要的弊病之一就是地狱报应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据说，古往今来，宗教主要是由恐惧引起的，并通过同样的手段得以延续至今。

伦理学家认为，诉诸恐惧，而不是诉诸对善的爱和对他人的爱——宣扬地狱之火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地狱——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因为害怕这种行为所附带的惩罚而回避恶行，他的道德性并不比一个因为警察监视他、以将他送进监狱而阻止他犯罪的人高。

---

---

---

---

---

---

---

---

---

---

## 答辯

为了自我保护，一定程度的恐惧是绝对必要的。恐惧是避免危险的本能倾向。它具有巨大的生存价值。如果一种生物完全不再受恐惧的驱使，它很快就会不复存在：迅速灭绝。例如，如果在某个城市里出现了一种不怕猫的老鼠，那么这种老鼠将活不了一代。聪明而慈爱的父母会帮助孩子顺应自然，培养他们对危险事物的恐惧，例如对火的恐惧，因为如果没有对火的恐惧，被烧死的危险就会非常大。聪明的父母会教孩子害怕掉进深水里一直到他们会游泳——因为否则他们就会冒不必要的被淹死的危险。恐惧具有非常大的生存价值。事实上，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话，人类和动物正是在适者生存的过程中产生了恐惧。恐惧因其价值而生存下来。它因其巨大的实用性而被选中。关于恐惧的价值，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它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生物无法摆脱它。

对危险的东西应该这样看待：换句话说，对危险的东西应该感到恐惧。但问题是，宗教恐惧是必要的吗？如果是的话、进一步的问题是：宗教对恐惧的诉求是否过度了？

如果说对肉体危险的恐惧是动物生存所必需的，是为了警告动物生命面临的肉体危险，那么，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精神恐惧是否同样有助于警告人类道德和精神上的危险，即人类道德和精神生

活面临的危险呢？如果自然界是一个整体，那么，对身体疾病的恐惧必然也对应于对心理或精神疾病的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宗教恐惧对于这种（心理或精神的）恐惧理应达到的目的来说，是否过分了呢？对恐惧的诉求是否过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不仅培养对动物生存危险的某种程度的恐惧是世俗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道德和精神危险的恐惧也是道德和精神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我们对道德和精神危险的恐惧太少，而不是太多。

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法则与物质领域的法则一样有规律可循，一样不可阻挡，道德和精神领域无法无天的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作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就像我们在与物质统一性的关系中无法无天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一样。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视物质统一性的结果更为明显，因此也更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也就不像道德和精神上无法无天的结果那样需要坚持。玩火的孩子很容易更快、更全面地发现擅自用火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发现擅自违背宇宙的道德或精神法则的必然结果，尽管后者是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孩子在学会避免精神和道德上的罪恶之前，先要学会避开火。

在我们能够准确判断是否有太多的恐惧之前，我们必须知道，一般的孩子——或者说一般的男人或女人——最害怕的是哪一种危险，

是物质上的危险，还是道德和精神上的危险？他最害怕哪一种危险，是违背宇宙的物质法则，还是破坏宇宙的道德和精神法则？对于哪一种危险，普通人更需要额外的恐惧和更多的警告？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然，他对物质自然和无视其物质统一性的恐惧，要远远大于他对违背宇宙道德和精神统一性的恐惧，换句话说，要远远大于他对违背大自然的主宰者和创造者的意志的恐惧。我们知道，宗教中的恐惧因素非常多，但通常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认为基督教主要是一种恐惧的宗教的理论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爱的宗教，而“完全的爱驱除恐惧”。虽然基督教以悔改为开端，但它最终会达到救赎，或自觉安全的状态，因此也就无所畏惧。因此，基督教非但不会增加人类恐惧的总量，反而会减少恐惧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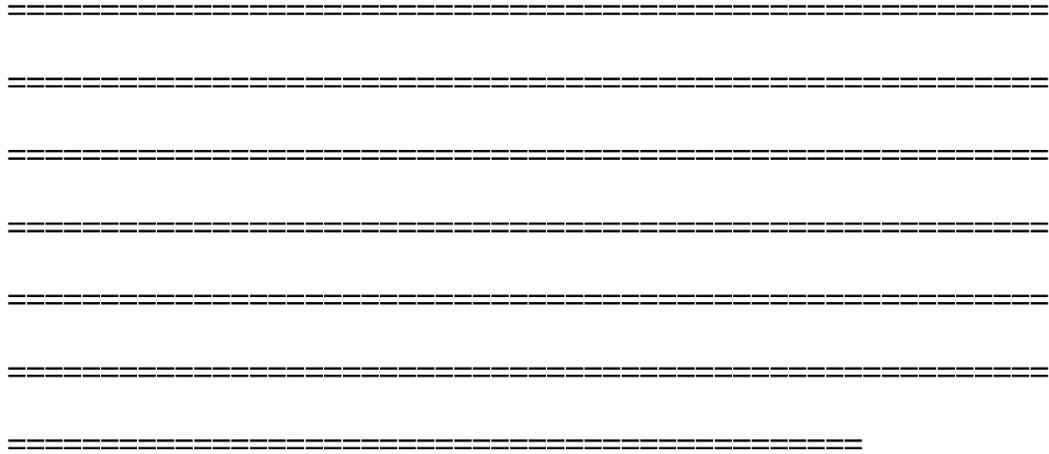
让我举例说明。

当“伯戈因”号沉没时，绝大多数乘客和船员都惊慌失措。他们感到恐惧，不是因为他们信教，而是因为他们不信教。然而，船上信教的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没有惊慌失措。根据反神论者的观点，他们应该是最害怕的，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害怕的倾向。但事实上，他们（基督徒）保持了清醒，因为他们在很大

程度上战胜了恐惧。根据各种说法，这些基督徒与周围惊慌失措的暴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免于恐慌；是缺乏宗教信仰使船上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此惊慌失措。

虽然“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完全的爱驱除惧怕”。圣徒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殉道者的历史和传教区的记录就是证明。圣徒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靠足以战胜在那些人心中激发恐惧的东西，这些人不承认宇宙中存在父爱、天意和政府（上帝掌权），他们（不信教的人）就像被遗弃在黑暗中的孩子，制造出想象中的恐怖，正如诗篇作者所说，他们常常在没有恐惧的地方感到恐惧。

此外，小偷“在每个灌木丛中都能看到一个警官”（警察），“恶人在无人追捕时逃跑”，但宗教的目的是说服人们过上好的生活。宗教的目的是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此也就从罪恶感中拯救出来；罪恶感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使我们成为懦夫”。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救赎计划，是一种被救赎和感到安全的条件。“上帝所赐的平安超越了一切理解”；它不会让人感到恐惧；但在道德和精神领域与宇宙政府（上帝掌权）的疏远感，（即使不是敌意），才会让人产生恐惧。



## 第 V 章

### 痛苦与磨难——反对宗教的最常见理由之二

人们，尤其是大城市里的穷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基督教的有神论是一种过于乐观的生存理论，不符合淹没在水下的十分之一人所经历的实际生活事实。我们被告知，无所不能的天意的概念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严酷而可悲的事实，显然，应该由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来产生关于生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

我们被告知，在大多数人的经验中，生活中肮脏而可悲的事实不应该被篡改，以适应基督教的全能而仁慈的天意理论，而基督教的理论应该被改变，以适应生活中的实际事实。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对于你们这些生活富足、安逸幸福的基督徒来说，相信上帝的爱和万能仁慈的天意可能是非常容易和自然的，但对

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如果真如你们所说——但无法向我们证明——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仁慈无私，那么为什么我和我的伙伴们终其一生，而且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错，却要在失业和饥饿的边缘过着如此忧心忡忡的生活，除了赤贫或甚至在救济院安度晚年之外别无选择？如果上帝创造宇宙的过程是真实的，如果上帝管理宇宙的过程也是真实的，那么，上帝创造并延续导致全世界人类如此多的悲伤和痛苦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难道是一种慈父的行为吗？生物也是如此低于人类的水平。大自然‘张牙舞爪’，就连你们的《圣经》也承认，‘整个被造物一同叹息，一同受苦，直到如今’，而人，这个最敏感的生命，‘生来就有烦恼，就像火花向上飞一样’。如果上帝存在，要么他不能改善万物，要么他不愿改善万物。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不是全能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不是仁慈的。唯一的选择是，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是全知全能的”。

因此，许多人从道德和感情上拒绝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不信神者）说，他宁愿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愿相信一个不能、或不愿制止现存的骇人听闻的苦难的上帝。他说，他宁愿认为自动的大自然只是一个无生命的、不负责任的机制，它在不知不觉中，无意中，磨碎了落入它手中的颤抖的生灵。

往往是我们的反对者的内心和他的道德理想反对他对全能、全知

和无所不在的上帝的信仰，——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一定知道他的孩子们在受苦受难，然而——按照我们的反对者的说法——他却没有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些苦难。如果真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天主——如果真有一位温柔的天父（人群中的人争辩道）——他的同情心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不可能比普通人性差，然而，当其父母非因自己的过错而失业的小婴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徒劳地哭喊着要吃的东西，或者痛苦地嘶吼时，只有人类才会站出来做些什么来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因此，他宁愿相信人，如果人在痛苦中失去自尊，大声呼喊怜悯和帮助，他宁愿向人性中最崇高的东西发出呼吁，而不是像他所表达的那样，“卑微而无用地畏缩”于一个巨大的、问题性的神秘力量（据他所知，他和其他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知道些什么）。

-----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困难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所有困难中最严重的一个，而且它无法得到充分的解决。有限的人类试图理解伟大的宇宙计划，就像一个婴儿试图通过瞥一眼伟大的艺术家刚刚开始创作的画作，来估计他心中所想。不过，可以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减轻痛苦的存在所带来的困难。过去，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基督教有神论者要么宣称对这一点的怀疑（即，因苦难的存在而不相信上帝）是邪恶的，并以此为由拒绝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要么，作为一种选择，他们声称能够完全解释这个问题。

有神论的反对者显然认为，他们的否定立场并不意味着必须解释宇宙或人类生活的奥秘。他们说，除了驳斥有神论，他们并不声称要做什么事情，他们似乎认为，除非有神论成功地解决了所有的奥秘，并且解决得让无神论者满意，否则它（有神论）显然是没有信誉的。

他们的角色简单方便，但并不令人信服。我们的反对者（反神论者）认为，如果有神论不能充分地解决所有的谜团，比如痛苦和悲伤的存在，并且不能使有神论的批判性的反对者满意地解决所有的谜团，那么我们的失败就证明了反有神论的争论是正当的：我们因此证明了反有神论的争论是正当的，这与我们未能充分地解决存在的谜团使无神论者满意是成正比的。他们（反神论者）认为，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坐在一旁批评我们的努力。

但是，存在的奥秘并不是有神论者创造的。我们试图解开这些谜团的努力并不是它们（谜团）的起源。

有神论者既不对痛苦和苦难的存在负责，也不对痛苦和苦难的存在是个谜这一事实负责。事实是存在的，而且是神秘的。那些能够最好地解开无数存在之谜的人，尽管他们只是部分地解开了这些谜团，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拥有关于这些谜团的最佳可行理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些对宇宙的巨大奥秘没有任何解释的人，在批评那些有解释的人时应该小心谨慎。仅仅抱怨我们对任何奥秘的解释，并不等同于为这个奥秘提供了更优越的替代解决方案。

任何一种对待存在的态度都不能仅仅通过指责其他对待存在的态度来证明其合理性；每一种态度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同时也要批评其对手。

此外，自然界的一切都笼罩在神秘之中。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只是代表了一点知识，而这些知识的四面八方都被无法穿透的神秘所包围。如果神学的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推论就是神学并不真正涉及客观现实。

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无神论倡导者说，对无神论来说，痛苦和苦难的存在并不神秘：它们只是事实。但他们说，对于那些相信仁慈的天意的人来说，痛苦和苦难的普遍存在不仅是一个谜，而且是对有神论假设的明确驳斥。

---

然而，大多数有神论的反对者都断言，痛苦的存在是一个最神秘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以及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

的办法，是无神论的最佳论据。——但是，他们认为痛苦的存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是他们相信有神论而不是无神论的理由。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

不存在快乐的问题。没有人认为快乐的存在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那么，为什么痛苦的存在会构成问题呢？没有人认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快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为什么痛苦的存在会构成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或者，事实上，为什么痛苦的存在会构成任何问题呢？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为什么它迫切需要某种解释？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那些认为痛苦的存在是一个问题的人，即使他们自称是无神论者，在他们的脑海里，不仅相信大自然张牙舞爪地嘶吼着反对“我们的信条”，而且坚信（他们嘴上否认）：  
(1) 某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对宇宙的构成负有最终责任；(2) 这个负责任的存在应该是仁慈和公正的；(3) 痛苦的存在与他们不可磨灭的信念——宇宙的构成应该是有益的一相冲突。

然而，如果没有宇宙的主宰者，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  
结果，或者是无机物质和能量偶然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就不存

在“应该”的问题。责任意味着道德感，意味着在不同选择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如果没有造物主，也没有宇宙的主宰，那么痛苦的存在就根本不是问题：它只是一个事实。

然而，对一般的无神论者来说，痛苦的存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他喜欢纠缠不休的巨大谜团——然而，他认为他自己并没有责任去解开这个谜团，因为他唯一的职责是批评有神论，而不是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存在的替代方案。

他（无神论者）认为，有神论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以证实他们对仁慈上帝的信仰。但是，如果无神论者的宇宙哲学是正确的，那么痛苦就是一个事实，它的存在根本不构成任何神秘；它不需要任何解释。虽然有神论者并不声称能解释所有的谜团，但他确实成功地揭示了一些问题，如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能证明自己拥有一种理智而有用的存在哲学。

任何哲学，无论是无神论还是其他任何哲学，都不能仅仅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哲学龇牙咧嘴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对立哲学的兴衰取决于它们解释存在和经验事实的相对能力。无神论，正如我所说的，不打算解开任何谜团。有神论则尽力解决所有的谜团。

那么，那些相信“天意”的人又该如何解释痛苦存在之谜呢？我们的对手都相信进化论，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痛苦无疑是有益的，否则它就不会在一个只为生存而选择有利变异、淘汰有害变异的系统中得以延续和发展。感受疼痛的能力一定具有生存价值，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与移动、视觉、听觉等能力一样——它就不会被选择用于生存。

事实上，疼痛是大自然的危险信号。因此，它不仅非常有益，而且绝对必要。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都会强烈地吸引我们去关注需要关注的部位，迫使我们去思考是什么导致了疼痛，并促使我们去发现如何消除疼痛的原因。例如，一个人在牙齿疼痛之前可能并不关注它；如果牙齿从不疼痛，他就会忽视牙齿的健康。即使牙齿出了严重问题，他也不会去看牙医，除非他感觉到牙齿疼痛，但为时已晚，无法挽救。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牙痛，可能根本就没有牙医可看。此外，如果人的牙齿没有神经，他就会继续做他现在小心翼翼避免做的事情，——避免的理由是这些事情会让他的牙齿疼痛。如果他的牙齿没有敏感的神经，他就会比现在更快地失去牙齿，他的整体健康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牙齿灵敏度的存在是因为这种灵敏度对牙齿拥有者具有生存价值。

又如，当一个人在火炉边取暖时，如果他的衣尾被点燃，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衣服被烧焦后产生的过多热量引起了疼痛的警示感，他可能会很容易被烧死。

根据选择有利变异的规律，人们感受疼痛的能力增强了。正是疼痛或强烈的不适感警告人们他生病了，因此必须注意自己的健康。

很明显，疼痛作为大自然的警告是必要的，它能引起人们对那些一旦被忽视就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甚至很可能带来完全毁灭的事物的注意。感受疼痛的能力具有相当大的“生存价值”。事实上，已故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爵士是自然史方面的权威，他与达尔文共同发现了适者生存的法则，他说，任何特定生物感受疼痛的能力都是衡量疼痛对该生物的效用的准确标准，因为效用是衡量任何能力发展的标准。

如果人类进化出一个没有痛苦的种族，那么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个种族很快就会灭绝。因此，请选择是要痛苦还是要灭绝。有神论者倾向于前者。无神论者喜欢后者吗？他们中很少有人宁死不生。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精神痛苦或良心的煎熬：它们是维护心灵和道德感所必需的。

同样，疼痛也是行动的必要动力。例如，饥饿、口渴、寒冷等痛苦的感觉会促使生物去满足其身体本质的迫切需求，而这些痛苦的感觉会引起它们的注意。不仅是健康、因此也是幸福，而且，

动物的生存本身也依赖于活动，而活动依赖于对运动的激励，疼痛和不适就是这样的激励。

诚然，丁尼生提到“张牙舞爪的大自然”在嘶吼着反对基督教信条，但那些热衷于引用这段话的人却轻易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位伟大的诗人用这句话作为戏剧性的背景，大胆地揭示了关于他正在创作的主题的最终结论。

在漫长的一生中，有一个人对自然史进行了最仔细、最成功的研究，他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最伟大的权威之一，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刚刚去世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爵士，O.M.，D.C.L.，F.R.S.。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与达尔文共同发现了物种起源于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过程的理论。在写到斗争的必要性和斗争动机的迫切需要之后，他说，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方案比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斗争和生存方案更有益。从不断提高对生活条件的适应性的意义上讲，这种计划往往会产生进步。为生存而进行的普遍斗争，加上为摆脱痛苦和不愉快而进行的持续努力，在任何地方都会产生健康的体魄。因此，它往往会产生幸福，因为健康和幸福是相辅相成的，凡是会产生健康的事物，往往也会产生幸福。一只肥胖的哈巴狗，整日悠闲地躺在火炉前的软垫上，唾手可得的是丰盛的食物，但在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工生活条件下，它的幸福感远不及一只在自然条件下挣扎求生的野狗。为了保持健康，持续的、偶尔甚至是剧烈的运动是必要的：因此，

为了幸福，激励运动是必要的。必须通过对懒惰的惩罚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

此外，罗素-华莱士爵士在他的《生命的世界》一书中写道：

“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是残酷的，这几乎完全是凭空想象！我们把自己的痛觉转移到其他动物身上的整个倾向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没有其他动物需要我们所需要的痛觉；因此，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可以绝对肯定，没有其他动物拥有的痛觉超过我们的零头。在无痛或几乎无痛的动物类别中，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几乎所有的水生动物直至鱼类、所有大量的昆虫，可能还有所有的软体动物和蠕虫归入一类；这样，在所有早期的地质年代中，疼痛的范围就降到了最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所有寄生虫病的目的和用途都是抓住适应能力较差、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那些正在慢慢死去的个体”。

在谈到“猫科动物凶恶的牙齿和爪子、猛禽的钩喙和利爪、毒蛇的毒牙、黄蜂的螫针以及许多其他动物”时，他写道：——

“认为所有这些武器的存在都是为了让人流血或痛苦的想法是完全虚幻的。事实上，它们的作用完全是有益的，甚至对受难者也是如此，因为它们能减轻痛苦。它们的实际目的始终是为了防止捕获的食物——受伤的动物——逃脱，这样一来，动物确实会遭受无

用的痛苦，因为它肯定很快就会再次被捕获并被吞食。”——从家养的猫和老鼠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谬误。外科医生的刀越锋利，造成的痛苦就越小：动物的利爪也是如此。

但无神论者说，看看动物的疾病——他想到的是家养宠物。然而，家养动物的几乎所有疾病都是驯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人为的、人造的结果，这些条件往往使它们免于正常、健康的生存斗争。因此，家畜的这些疾病不是宇宙计划的一部分，它们不是自然的，而是作为非自然条件的结果被人为诱发的；它们是由这些动物或宠爱它们的人强行违反自然规律造成的。自然生活的动物很少生病。

几乎所有人类疾病都是如此。它们大多不符合宇宙计划；它们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非自然的、“无法无天”的条件诱发和助长的，对此负责的是人，而不是上帝。要消除影响，就必须研究原因。

但是，无神论者说，自然界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死亡原因，这些原因与人类要负责的疾病完全不同，它们无疑是宇宙计划的组成部分。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至少应该对这些原因负责。那么，我们是该认为这些死亡原因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呢？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娘娘腔的时代，它病态地期待、并不健康地害

怕疾病和死亡。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制造自己的疾病：我们把自己吓得魂不附体，担心自己得病，而我们本应远离疾病。我们一直在期待和惋惜疾病和死亡，我们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中会有疾病和死亡。

但是，这样的问题引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多愁善感者的梦想得以实现，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疾病导致的死亡，也没有任何突然的暴力死亡，结果会怎样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有生命的生物都会在健康和幸福达到最大值的时期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直到健康和幸福完全结束，直到它们被完全遗忘。每个生物都会逐渐变得越来越老，因此也会越来越虚弱，从而越来越无法享受生活或获取食物。

是否希望人类在物质世界生活到一千岁或一百万岁？小说中最可怕的图景之一是古人类的生活。水手注定几个世纪都死不了。即使是物质层面上的动物生存这样的美好事物，也有可能拥有太多。

此外，如果没有死亡，地球就会迅速变得比现在拥挤得多，事实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地球上甚至连生物的生存空间都没有了。例如，一只家蝇从 5 月 1 日开始活动，到 9 月 10 日，如果没有一只死亡，就会产生 55987.2 亿只后代。普通肉蝇的雌蝇一次可产卵 2 万枚。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计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如果一对苍蝇都不死亡，那么它们所产的卵就足以覆盖地球表面 1.25 英里的深度。一条鳕鱼的鱼子中有九百万颗卵。如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鳕鱼没有死亡，它的卵也没有被破坏，那么在十年之内，海洋就会变成鳕鱼的海洋，只要它们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如果其他种类的鱼也能逃过一死，那么几个月后，拥挤程度就会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世界上所有的鱼都会挨饿。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生物：如果不是死亡的善举，它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足够的食物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因为死亡淘汰了不合适的和悲伤的生物，为合适的和快乐的生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此外，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死亡，每一个生物此时都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且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无比厌倦。

同样，如果没有死亡的恩惠，就不可能有生育后代的计划，因为如果不通过死亡淘汰上一代人，就没有空间容纳新的年轻生命。如果没有死亡淘汰老生物的系统，就不可能有亲子关系；如果没有亲子关系，没有年轻的生物，大部分的快乐就会消失。

此外，如果没有亲子关系，人类和其他生物就会缺乏宝贵的利他主义训练，缺乏为他人的生存而奋斗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照顾后代的必要性所创造和培养的。

那么，如果为了生物本身的利益而必须有死亡，那么很明显，当

生物已过了生命的壮年，突然被毁灭，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从而为其他生物带来快乐，这肯定要比它们逐渐衰老而死，以及必然伴随着极度衰老而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痛苦和饥饿要好得多。

我们必须牢记，在研究任何客观事实时，总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着我们的观点；既有主体（或思考的观察者），也有客体（或被观察和思考的事物）。(A)，即思考的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在(B)，即他所思考的客体中读出很多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情感和想象。他以自己的感受来判断其他生物的感受。其结果是，他对任何生物的想法，以及对每一种生物的想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的情感和想象的影响。例如，当一个具有高度敏感和强烈同情心的男人或女人看到一条虫子被切成两半时，他或她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惧和对痛苦的退缩理解为虫子的经历，然而，由于虫子的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它可能根本感觉不到疼痛，而且，作为一条虫子，它很少有恐惧或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绪。伟大的博物学家 J. G. 伍德说过“昆虫感觉不到疼痛”；而昆虫的神经系统相对来说非常不发达。蠕虫没有昆虫神经系统的复杂性，也没有人类的想象力，没有人类的自我意识，也没有人类感受恐惧的能力。

当一条梭子鱼冲进一群小鱼中间，吃掉一些小鱼后离开时，梭子鱼会说：“这是我的鱼。”躲过一劫的小鱼几乎立刻就平静下来，快乐而满足地生活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它们没有我们的想象力——它们不看前因后果，也没有人类的记忆。即使是那些

被吃掉的鱼，它们也没有什么思想，神经系统也很不发达，对恐惧或痛苦的感觉也很微弱。

---

如果我们从低等自然上升到人类，如果我们研究人类的本性，我们会发现，不仅身体上的痛苦是大自然的危险信号，当我们的身体受到伤害并因此面临毁灭的危险时，它会向我们发出警告，而且道德和精神上的痛苦以及心理上的痛苦也是纪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纪律是我们复杂本性的心理、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健康、发展和保护所必需的。道德、心理和精神痛苦是灵魂的危险信号，就像身体痛苦是身体的危险信号一样。此外，没有痛苦，同情和许多其他宝贵的道德品质就不可能成熟：——（a）他人的痛苦；（b）自己的痛苦。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人物——包括最优秀的人——都是“通过（自己的）苦难”和减轻他人的苦难而变得完美的。

反神论者指责基督教过于乐观，因为它对我们周围骇人听闻的苦难视而不见。有人说，我们拉上窗帘，点起炉火，忘记了街上的苦难。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是无神论者或理性主义者像戴明神父那样为麻风病人献出生命吗？是自由思想者像基督徒那样放弃闲暇去贫

民窟探访吗？是世俗主义者在“医院周日”惦记着医院吗？是无神论者的官员，——还是慈善家或政府官员在需要了解贫民区的实际匮乏和痛苦状况时、向之求助的对象——基督教神职人员？

基督教不仅没有忽视身体、心理、道德和精神痛苦的存在，反而从根本上说，基督教是治疗这些痛苦的万能药。

此外，基督教故意挑出一个最独特、最不应该、最可怕的事例，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道德上和心灵上的痛苦，所有这些痛苦都是一个无辜的人（耶稣基督）替他人承受的，并且在挑出这个独特的事例之后，故意将这个最大的悲剧集中强调，竭力吸引全人类的注意力。然后，在这幅最伟大悲剧的可畏画面之下，基督教以热烈的热情和强烈的信念写道：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基督徒正是从耶稣受难的角度来思考较轻的苦难。不同种族、不同世纪的无数人，看着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和髑髅地的画面，接受了基督教对这一伟大悲剧的解释，他们在痛苦中荣耀，在苦难中欢欣，感谢上帝认为他们有资格追随受难基督的脚步，与他一同受苦。

无神论有办法让人们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高兴吗？世俗主义能消除痛苦、悲伤和死亡的刺痛吗？唯物主义有给垂死者或哀悼者带来鼓舞人心的福音吗？决定论（宿命论）能给堕落者以再生的启示吗？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些反基督教的“否定主义”有理由攻击基督教的灵丹妙药吗？仅仅否定基督教、却不包含任何替代性的具体内容，——难道否定之灵能够为自己努力摧毁人类痛苦和不幸的最崇高的安慰而自豪吗？

那些攻击基督教有神论的无神论者的理由是，他们（无神论者）自己温柔的心在流血，被世界上的苦难所淹没，——那么，他们（无神论者）应该表现出自己的温柔，与其说是抱怨，不如说是为减轻苦难做些什么。

他们（无神论者）应该努力消除痛苦、不幸和死亡的刺痛。他们应该参与一些慈善事业，而不是让宗教人士去做，然后对他们怨声载道。

-----

如果有人问，是痛苦和苦难使无神论者变得痛苦，从而使他们的

工作具有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那么我的回答是，同样程度和种类的痛苦和苦难对真正的基督徒的影响恰恰相反。区别在于受苦的人，就像同样的风，从一个方向吹来，由于风帆和舵手的指引，推动帆船向各个方向航行一样。

此外，那些认为自己必须谴责上帝（即使他们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们也会怀疑上帝的存在；但他们不合逻辑地指责上帝是世界上所有痛苦和苦难的制造者）的人，应该注意既要公正，也要尖刻，既要有逻辑性，也要有激烈性。

例如，在痛惜人类的苦难总和时，他们应该努力正确地划分这种苦难的责任。除非他们这样做，除非他们把每一种苦难和每一种痛苦都追溯到其真正的原因，否则他们就不能充分地致力于改善苦难，而这种工作只能通过消除苦难的原因来完成。

人类对大自然统一性的不必要无知造成了大量的痛苦。将人为的苦难归咎于人类之外的其他来源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害的。正如诗人所言：“人对人的不人道使无数人悲哀”。

如果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无神论者，都能像耶稣基督教导人们的那样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现在就是问题的症结。我们所遭受的不是太多的基督化，而是太多的世俗主义：不是太多的敬虔，而是太多的无神论。

当无限的存在（通过任何过程）创造了有限的生命，赋予他们一定的主动权时，当上帝创造了人类，赋予他们相当大的选择权时，上帝在把如此大的自治权交给人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自愿地限制了自己对人类事务的神圣控制。（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并不是说他不能实行自我限制。我们的意思是，他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外部、违背他意愿的东西的限制。）

当上帝把这种控制权交给人类时，人类就在一定程度上要对滥用人类意志自由的恶果负责，即对无法无天、违背良心和破坏自然法则负责。毫无疑问，上帝给予人类一定程度的主动自由（并使之承担道德责任）；上帝让有自由的道德主体存在；但是，人要为滥用这种自由承担责任，并在各种选择中做出选择。因此，要对滥用其主动性自由给他人和自己带来的痛苦负责。

如果每个人都成为决定论者（唯物主义者、宿命论者），并按照他的理论行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他的理念行事），即任何人都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承担道德责任），——那么，对任何人可能做的任何事情、或不做的任何事情进行赞扬、或责备都是不合逻辑的，——那么人类的痛苦总和将比现在大得多。

伦敦公园里的普通人都会愤愤不平地问：——

“如果真如你所说，上帝是存在的，那他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失业率如此之高的世界？我们无法选择是否出生，也无法选择父母和出生的环境。如果真如你所说，上帝是存在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生在伦敦这样拥挤不堪的环境中？”

对这一问题的其他回答如下：——

上帝创造了国家，但人类创造了城镇。上帝还在殖民地区创造了大片富饶的未开垦土地，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处女地，殖民地政府正急切地为这些土地寻找耕种者。工业中心过度拥挤的趋势并不是上帝创造的。显然，是人类自己造成了大城市和广大工业中心的人口拥挤，那里的就业数量肯定与聚集在那里的居民数量不相称。令人惊奇的是，这么多的人确实找到了工作。人类对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负有责任。如果这些人类的错误，要由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的人来纠正，那么就必须对人类的错误作出正确的归咎。

同样，当发生像泰坦尼克号失事这样罕见的、因而也是令人震惊的悲剧时，那些怀疑、甚至否认存在任何天意的人就会对天意大加挞伐。但问题是，建造泰坦尼克号的是天意，还是人类？是谁准备了设计图，又是谁执行了设计图？是上帝，还是人类，在设

计和建造了泰坦尼克号之后，要对船首的单薄、水密舱壁安排的不足、船只的贫乏和不尽如人意负责？是上帝，还是轮船公司，为了股东们的所谓利益，以特定的方式经营这艘船？是天意，还是船长和船员们，在收到冰山接近的警告后，仍然开足马力，在世代相传的每年那个时候航行危险的地区，在冰山出没的地区，继续向前航行？海图上是这样标注的吗？——是上帝，还是人类，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这些目的并不属于天意的宇宙计划），让这样一艘船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一个季节，沿着这样一条更短但更危险的航线前行？此外，这场悲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它不是由自然法则造成的，也不是由宇宙计划造成的，而是由于人类没有充分注意和遵守自然界的统一性造成的；而没有这些统一性，人类的行动岂不就不可能是科学和可靠的吗？

第一个结果是，大量的人突然被转移到了一个更有灵性的生存领域，根据基督教的信念，这个生存阶段要比目前这个物质层面上的世俗领域好得多。

此外，根据无神论者的论点，由于人类生活中几乎不可避免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可怕的悲惨遭遇，那些被淹死的人已经离开了一个不值得生活的领域。

如果自然界，如果人类的生活条件就像不信神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悲惨，或者至少像他（无神论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努力证

明的那样悲惨，那么，为什么整个自然界自杀的倾向如此之少呢？为什么整个自然界都存在着不惜一切代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住生命的激烈斗争？

此外，如果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为什么要放大许多人同时从这个“可怕的泪谷”中解脱的可怕性呢？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另一个结果是，全世界都做出了明确、彻底和永久性的安排，以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人员伤亡事件。

以下内容摘自 1914 年 1 月 21 日《每日快报》上刊登的一篇题为“海上生命安全”的文章，副标题为“泰坦尼克号续集”：——

这一次海难遇难者的死亡将造福众生。他们没有白死。只要那些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的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念，即自我牺牲是好的，而且实际上是至高无上的善，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溺水对他们自己来说也许是件好事，但对整个人类来说肯定也是件好事。如果当时从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的一些亡灵不觉得他们的死是人类和他们自己的收获，这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吗？

世界上每天——事实上每分钟——因违反自然法则而死亡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因违反自然规律而死亡的人），比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丧生的人（因违反宇宙生命条件而丧生的人）还要多。但是，

整个社会却很少注意到这些孤立的死亡事件，因此，人类从这些孤立的悲剧中为未来采取预防措施所获得的益处也相对较少。但是，当一些人突然死亡，而且都死在同一个地方，其原因是违反了作为物质存在条件的、统一的宇宙系统时，人类就会受到强烈的刺激，从而着手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昨天，自去年秋天以来一直在伦敦开会的全权代表们签署了一项重要公约，其中规定了一系列旨在确保海上人命安全的严格条例。”

该公约的条款具有最广泛的性质，实际上重新构建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海事）国际法。

“这次会议是泰坦尼克号灾难的直接结果。会议由英国政府召集，其代表签署协议的国家有：

大英帝国，包括分别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德国

法国

美国

奥匈帝国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典

挪威

荷兰

比利时

丹麦

采取适当行动，防止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

在世界各地，每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慢慢地死去，有的是一个

人死，有的是两个人死，这种悲剧实际上并不亚于他们都在一个地方突然死去。但是，我们很容易用（同）一个地方的（同时）死亡人数来乘以死亡者的痛苦（从而感受到悲剧的巨大痛苦性）。

那些无神论者自然会对人生和整个宇宙的状况持悲观态度，他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

“仁慈的上帝怎么会如此残忍，或如此漫不经心地制造火山？”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问题，人们通常会热烈地大声喊道：“听到了，听到了！”。

我回答说：为什么工程师要在机车和蒸汽机上安装安全阀？如果他不安装安全阀，为什么会受到所有工程师的一致谴责？答案是，如果多余的蒸汽没有安全阀，锅炉很快就会爆裂。安全阀的作用是在机器不工作时释放锅炉中积聚的过多蒸汽压力。白热化的地球中心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不断有水渗入其中。火山就是安全阀。只要压力过大，它们就会释放蒸汽。当然，如果一个人故意坐在他知道是发动机的安全阀上，而且他很清楚这个安全阀并不是用来当座位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受到伤害，就不能怪工程师了。同样，如果一个人利用了火山附近的热量和肥沃的土地，他非常清楚火山的作用，也知道在人类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之前，火山就已经存在。人类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痛苦。是谁以火山的形

式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安全阀安排，以防止地壳爆裂；如果生活在火山周围的人们忽视了它发出的隆隆警告声，就不能怪它了。

不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果真的有仁慈的天意，为什么当一个小孩子在遭受痛苦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却从来都不是上帝，而总是人类来拯救他呢？”——那么，事实上，几乎总是我们所说的自然，即上帝的正常计划，或统一的行动习惯（而不是人类），治愈了抱怨——由于人类违反了某种自然的统一性而导致的抱怨。治疗的方法是消除人类违背自然所造成的伤害。医生只是帮助自然完成其正常的进程。此外，事实上，上帝本身才是第一因，因此，上帝才是人类为病人提供帮助的真正和最终的原因。上帝通过人类的手段行事。上帝才是医生和护士的同情心和技术的第一原因，而医生和护士正是上帝用来解除无辜者痛苦的工具。

我所说的这些反对意见的真正问题是这样的（我以一个家庭问题的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每个家庭中，对孩子都有双重管理：（1）慈母的管理；（2）通常所说的天性的管理。后者是绝对统一的，而前者每天、每小时都在变化。这两者之间，哪一种更好，哪一种更明智，哪一种更亲切呢？一方面，如果孩子把手指放在火炉的热条上，惩罚是立即的、肯定的和严厉的；但教训是必须的，而且一次教训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如果同一个孩子不服从母亲的家法，孩子的结果通常是很成问题的。他可能会

受到责备，也可能不会受到惩罚。他甚至可能得到表扬或鼓励的笑声。因此，（当孩子犯了严重的错误时），如果他没有受到应有的严厉管教或惩罚，像鞭责的情况那样（一次惩罚就足够了），母亲就会受到谴责。

假如孩子总是找茬，而母亲对孩子惩罚不力，或者对孩子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有时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开个玩笑，逗邻居开心。究竟哪种形式的管理更仁慈，哪种形式的管理更少麻烦，哪种形式的管理更明智、更有效？许多本应当心地善良的孩子却在家里总是麻烦不断，因为他不尊重也不理解家庭管理，——这种（没有对子女进行严厉管教的母亲式的）管理虽然多愁善感，但却非常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独断专行，因此对任何心智有序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混乱的。好政府的本质就是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划清界限”，让被统治者清楚地知道界限在哪里。被统治者应该清楚地知道，一旦违法，会有什么后果。

现在，在自然界中，我们显然拥有绝对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自然科学成为可能，我们也知道对自然的期望是什么。当然，这要比神明不断地干预，防止人类因无法无天地违反宇宙秩序而承受自然后果要好得多。

人类痛苦的呼喊向上帝发出——

“主啊，带走这些痛苦吧：

你所创造世界的阴影、

紧密卷绕的链条、

扼杀心灵的负担；

让我们展翅高飞

主啊，请带走世人的痛苦

你创造了他们

让他们更爱你”。

于是，主回应了他的世界的呼声：

“要我带走痛苦吗？

随之而去的是软弱的灵魂的承受力、

这种菌株（本可以）使人强壮？

我是否该泯灭（人与人之间）心心相印的怜悯？

牺牲多高？

你们会失去所有从火中升起的英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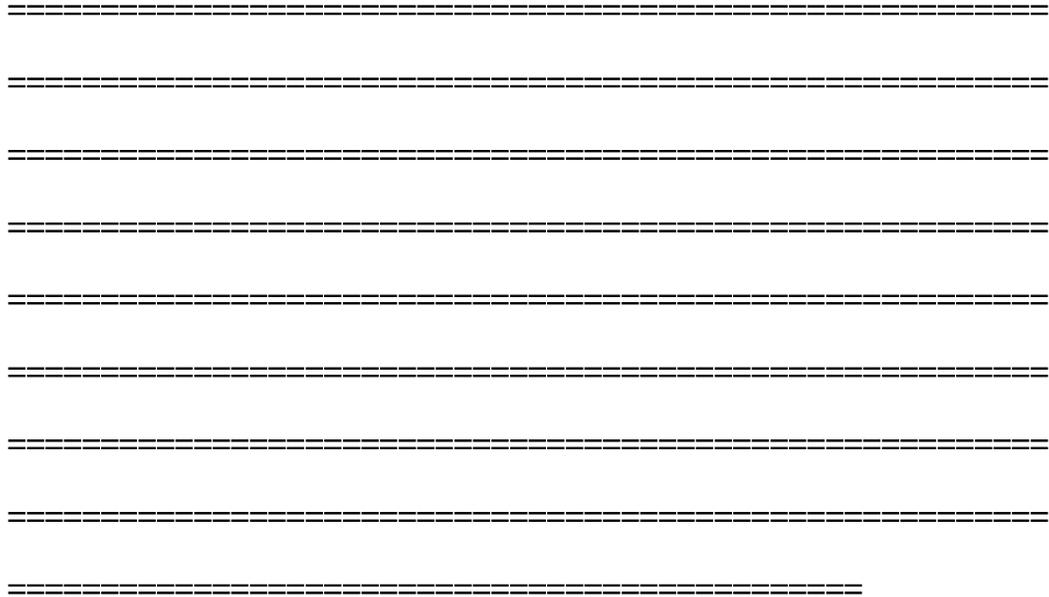
眼目向天？

我是否应夺走用代价赎回的爱

并为自己的损失而微笑？

你们能舍弃自己的生命吗？

如同十字架上的基督？”



## 第 VI 章

### 道德邪恶

人类邪恶的存在是宗教反对者非常喜欢谈论的话题。然而，在利用这一谜团作为反对有神论的论据时，他们的做法却很不一致。有一天，他们会说：(a) 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上帝是罪魁祸首；而第二天，他们又会断言：(b) 没有理由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人不可能是邪恶的，因为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他们认为，无论对一个人所做或未做的任何事情进行赞扬或指责，都是荒谬的。

当然，这样的论证是完全不一致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站在栅栏的两边。——为了攻击有神论，我们的反对者假定存在着大量的

道德罪恶；而为了坚持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立场，他们又否认人可能是邪恶的。

他们用“咄咄怪事”来为自己的这种不一致辩护。他们说，“其实是你们不是一致的。我们不相信道德邪恶的存在，但因为你们相信，也因为你们相信存在上帝，相信全能，相信天意，相信万物的创造者是完全良善的，所以我们提请你们注意这两个信条是不相容的。如果道德邪恶存在，上帝就是不存在的；否则上帝（若存在）就是不善的”。

反对基督教有神论的最简单的论据是这样的：“你说上帝存在，而且他创造了一切。如果他创造了万物，那么他就创造了邪恶，既然如此，他（上帝）就不可能是正义的存在者。”

但是，道德上的邪恶并不像大气层或繁星那样是由上帝创造的：邪恶存在于人类思想和行为中，是一种附着于那些错误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品质。在人类的行为领域，邪恶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一种取决于人的选择的品质。邪恶不是一个实体。人的错误行为不是客观存在的、外在于错误行为者的东西。人类行为中的恶不是由犯罪者之外的某个人创造的。一个人的恶行并不是可以从他自己和人的作用中分离出来的东西；他的罪过并不像他的帽子或外套那样，是由别人制造并从外面穿在他身上的。

在解释人类思想和行为领域中道德罪恶的起源时，我们必须考虑，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有神论的聪明反对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深思熟虑的无神论者认为：——

“如果上帝存在，如果他创造了一切，那么他也创造了人性。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了非常容易误入歧途的人性，因此，他要对创造人性负责。如果真有上帝，而且他无所不知，那么他一定清楚地知道人类会如何行动，因此，上帝才要对人类的实际行为方式负责”。

如果按照亚当和夏娃故事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我们的反对者就会说，假设上帝存在，那么当他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他一定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按照他们误入歧途时的行为方式行事，因此，当他们堕落时，应该受到责备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的始祖，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他们的本性行事。如果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被视为一个古老的传说或宗教戏剧，如果进化论的理论是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被告知，当人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当人发展到具有良知和一定程度的道德选择能力时（假设自我决定论者是正确的，即人真的有自由意志），人不可避免地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有时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仅仅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不是人，而是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造就了人的本性。因此，如果真有上帝，那么应该受到责备的是上帝，而不是我们

的始祖。

-----

这个论点实际上是说，一个无限善良和无所不能的存在，一个拥有全知全能的存在，是不可能产生邪恶的人的。因此，有人认为，如果人是邪恶的，如果存在上帝，我们就必然要在四个非常非正统的结论中选择一个：要么（1）上帝不道德；要么（2）上帝不是万能的；要么（3）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要么（4）人不会犯罪。——（无神论者说），上帝不可能是道德的、全知的和全能的，因他造了有罪的男人和女人。

那么，假定基督教有神论者会回答说，上帝只创造了善，而创造一切恶的是魔鬼，我们的反对者就会问，如果魔鬼真的存在，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他？此外，如果真的是魔鬼造成了所有道德上的罪恶，为什么上帝不通过消灭魔鬼来阻止未来的恶作剧呢？

-----

我们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人不是决定论者（即宿命论者；即不承认人存在自由的意志或选择能力），因此他们相信道德罪恶的存在，他们不愿意认为有任何伟大的存在者（上帝）创造、或默许如此多的道德和精神罪恶的存在，——因此他们倾向于相信没有

伟大的人性起源者（创造者、上帝），也没有任何超乎寻常的强大诱惑者或魔鬼，相反，人类是自己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他们认为，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上帝的帮助，也没有魔鬼的阻碍。——在无节制的进化过程中，他（人类）将设法缓慢而痛苦地向上发展，向着他的理想的遥远目标前进，他的理想（与磨难、灾祸、痛苦、邪恶）是他自己通过灵魂的苦难，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痛苦地挣扎着前进而产生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 人的行为是否邪恶？(2) 如果是，那么在任何特定场合，任何特定的人做出了错误的行为，谁应该受到指责？

如果(a)凶手知道他应该爱他的受害者，而且(b)凶手有能力在爱和谋杀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残忍的谋杀就是邪恶的。我们稍后在讨论决定论时再考虑这些问题。——在此，我只想假定，人通常是有良知的，也拥有相当程度的主动自由和在不同选择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力，因此，人本身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很大责任。

每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时，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此外，没有人会突然变得非常邪恶。什么是人类某些思想和行为中的“恶”，什么是人类其他思想和行为中的“善”呢？我们谈论的不是道德的时钟或不道德的手表，而是这些机制

的好坏制造者（人本身是选择善与恶的行为者）。如果人的行为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正义的，那么他们的某些行为有资格被称为正义的，而另一些行为则应该被称为邪恶的，这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什么构成了人类行为的道德或不道德，而不仅仅是非道德？

如果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一个人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如果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主体，如果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一个人被不可抗拒地强迫去做他所做的事，比如，在他人（催眠师）的影响下，他被催眠了，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动物，而不是一个自由的行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他的行为只是非道德的（正如一个无知无觉的、桌椅板凳、或自动机器一样）。——因为他是在被迫的情况下行动的，因为他别无选择，所以对他的行为的褒贬不是归咎于他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催眠师。当他完全受催眠师控制时，他的行为只是非道德的，因为他自己对这些行为没有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没有任何邪恶的行为需要解释，因此在他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不道德的起源问题；如果每个人的情况都与他相似，那么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或者说，如果某个人没有精神（灵魂），那么就他本人而言，当然就不存在需要解释的道德罪恶。如果每个人都处于类似的境地，就不会出现邪恶的问题。不道德在于在有相反选择的情况下选择恶：在有可能选择善的情况下选择恶。如果人在自己行为的产生过程中没有参与

（选择），那么他当然不应受到指责，也不应受到赞扬；在这种情况下，他既没有做“恶”的事，也没有做“善”的事。

有人说，如果上帝愿意，他可以通过强制人类一致采取道德和正确的行动，使人类无法作恶，但他们忘记了，“强制正义”是自相矛盾的。除非同时存在相反的选择，即选择邪恶的行为，否则人类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正义、任何道德的行为。为了使善成为可能，必须有邪恶的替代可能性。一个行为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是道德的。所谓的“强制性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善。

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人类的行动主要是（1）人类拥有主动权和（2）人类使用主动权的结果。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选择的结果：善与恶的选择；——这是他所面临的选择。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对错的问题。

当人有意识地选择他知道的两个道德选择中较低的一个，而不是选择较高的一个时，我们称他的行为为“恶”，因为他知道他有能力选择较高的一个，而且他知道他应该选择较高的一个。简言之，当他利用自己的选择自由，选择了他知道的恶的选择，而不是选择同样可以选择的善的选择时，他就犯了罪。他拒绝接受善的选择，而他知道善的选择也提供给了他，他本可以、也应该选择善的选择。错误的选择才是罪恶。

如果以人类行为中存在如此多的罪恶为由，对人类活动的整体现状表示遗憾，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什么替代方案既可行又可取？对事物的现状提出质疑，意味着人们心中存在着某种更优越的选择。如果不存在这种可供选择的更优方案，那么对现状的批评就是荒谬的。那么，除了邪恶的可能性，还有什么选择呢？

除了人偶尔做出的邪恶选择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消除做出不正确选择的可能性。一成不变的、强制性的善、必然的道德完美、僵化的正义，这三者都是自相矛盾的。必然的道德完美根本不具备道德品质。强制性的正义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没有对恶的可能选择就意味着没有一切道德，因为道德就在于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不道德或错误选择的相反选项，换句话说，如果根本没有选择，又怎么可能有道德，换句话说，怎么可能有正确的选择呢？

比如说，如果我被催眠了，并因此被迫为一项崇高的事业献出生命，——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那么我不是英雄。——另一方面，如果我疯了，杀了人，我的杀人行为很难被称为不道德，因为在疯了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失去了正常的选择权。

——道德、善良、正义、无私、英雄主义等词语的含义本身就意味着缺乏强制。如果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可选项；

如果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好的或坏的行为，没有对的或错的行为。牵线木偶因为没有主动性，所以不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它们也不可能成为道德主体。因为它们的行为不可能是非正义的，所以它们也不可能是正义的。

让我们从人类起源的进化角度来探讨道德之恶的存在及其责任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从人类从低级阶段，即单纯的动物阶段发展而来的理论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例如，在存在的低级阶段，在无机或无生命的领域，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

举例来说，土块的行为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因为它只是一粒泥土，它没有选择的余地，它没有主动权，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它完全是被迫的。事实上，它根本不能说有任何真正的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在无机领域，不可能有任何责任，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道德上的罪恶。

或者，同样，仅仅是一条水母，也不可能有什么正确或错误的行为，因为它几乎没有道德辨别是非的能力。因为它没有主动权，没有顺应良知的要求或违背良知的要求的能力。因为它没有在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因为它没有主动性，没有在道

德与非道德之间做出选择的自决权，因为它必须始终严格按照不可抗拒地控制它的力量行事，所以它没有罪，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没有任何正义的道德品质。

如果在渐进进化的缓慢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无论是人还是天使，而道德上的罪恶对这种存在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存在的性质显然是道德上毫无意义的，我们所说的正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那么任何生命既不可能有道德，也不可能有不道德。这样的存在只是一种非道德的存在，就像水母一样，道德上的对与错对它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未知的、不可想象的，因此也不可能被刻意采纳。对于一个不可能选择邪恶的生命来说，唯一的可能就是过一种非道德的生活，一种没有道德选择能力的存在者。

人类从非人类的祖先进化而来，而每个人都是从非道德的胚胎进化而来。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从胚胎发育成婴儿，从婴儿发育成男孩，最终成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个人，有时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这当然要比停留在完全无辜但完全没有道德的胚胎水平上要好得多，因为胚胎不具备道德主动性。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参加生命的战斗，总比由于意外或疾病而成为一个白痴，停留在新生婴儿的非道德和纯真的层面上要好。如果人完全没有选择错误的的能力，那么他在道德上就会比普通的狗处于更

低的水平。

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一些基本的主观能动性、一定程度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以及在道德选择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人类住宅中理想的宠物或伴侣。无神论者梦想中的这种人，即一个完全无法做出错误选择的人，其道德水平明显低于普通家犬。因为即使是普通的狗，也有最基本的良知萌芽，有一点道德主动性和在道德选择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总是被当作有责任感的动物来对待——即使是决定论者（宿命论者）也不例外。

毫无疑问，上帝有责任让人类胚胎发育到人的水平，也就是培养出具有一定是非选择能力的生命；但是，是他们——不是上帝——是人类有责任使用他们各自所拥有的选择能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天使等其他通灵生物。魔鬼的罪恶性质不是上帝创造的，他们是自由的通灵者，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魔鬼。如果我给我的孩子一辆自行车，毫无疑问，是我扩大了孩子的范围，增加了他的活动范围，增加了他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是我增加了孩子发生意外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以及享受健康和有益骑行的可能性。但是，最优秀、最有道德、最有爱心的父母都不会因为骑自行车的风险而犹豫不决，——当他们的孩子成长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可以合理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阶段时，他们才会给孩子骑自行车。我有责任提醒孩子骑自行车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个危险被一些神经质的人夸大了。但我应该给孩子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不仅对一个真正的男孩有好处，而且对他性格的形成也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这样做总比完全不让他骑自行车好，或者，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在他骑车的整个过程中，总是跑在他身边，年复一年地扶着他。当然，第一种选择（让孩子学自行车）显然更明智、更仁慈，而且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更好的办法。

同样，有些富裕的父母送孩子上学，有些则把他们留在家里，以保护他们免受诱惑。有的父母让孩子在对与错之间做出选择，有的父母则尽可能地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必面对和处理这种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哪种父母更明智呢？如果我把我的孩子裹在棉絮里，放在玻璃柜里，如果我不给我的孩子任何责任，我就会阻碍他发展自己性格的机会，因为他正是通过行使自己的责任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性格的。

---

---

---

---

---

---

---

---

---

---

---

---

---

## 第 VII 章

### 道德理想

尽管最近伦理学会的合并无疑是一个政治家的举动，但无神论学会的组织却很糟糕。无神论社团很少合并。它们大多相互猜忌，而且它们的积极信条——如果说有的话——过于模糊不清，无法把不同的组织联系在一起。但伦理主义却有明确的积极信条。

虽然伦理组织本身是失败的，但这些社团的失败并不妨碍其所基于的突出理想在各阶层中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

道德主义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正直的行为与正统的信仰，或者说与任何关于来世或关于上帝的信仰截然不同，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些信仰。

目前，许多人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伦理学一直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上，而现在所有的神学都在大熔炉中，伦理学的大众基础是一个非常不健全的基础，因此，除了神学基础之外，还应该

鼓励良好的行为。

伦理学家认为，有些宗教是非伦理的，有些伦理体系是非神论的，甚至是反神论的，而事实上，正直的行为是完全独立于对神的存在或对坟墓之外的生命的信仰或不信仰的，因此也始终应被视为是独立于信仰或不信仰的。（即，割断道德伦理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

此外，他们（世俗伦理主义者）还说，正直的人若只是由于他的未来奖惩理论，那么他的（正直）行为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即，他们的正直是为了自己在未来得到奖赏的目的）。我们被告知，无论“超自然的奖励”或“超验的奖励”在多大程度上作为正义行动的动机或理由，只要这些行动是出于“异世界（来生）”的动机，它们就会被削弱，就会变得不道德，因为它们是自私的；伦理学家假定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异世界（来生）”的动机。

伦理学家还认为，道德标准应尽可能进步，因此应完全脱离神学，他们认为神学的伦理灵感和理想主要来自遥远的过去，因此过于保守和反动。他们说，基督教神学把现在和未来的理想建立在古代宗教文献所倡导的伦理标准之上，从而把伦理定型在其进化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且是一个初级阶段。他们（现代世俗伦理学家）告诉我们，宗教倾向于使伦理道德僵化，根据过去所谓的黄金时

代的箴言来塑造现在的行为，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古代）时代并不理想，实际上，只有那些透过距离的雾来看待过去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古代）时代是黄金时代；这种雾“使景色变得迷人”，但其实景色本身实际上并不迷人。他们说，宗教伦理的发展停滞不前。他们告诉我们，伦理标准应该建立在不断发展的当代最进步种族缓慢演变的伦理理想之上。

我们被（世俗伦理主义者）告知，尽管神学家们偶尔也会站在道德标准的渐进变化和伦理演变的一边，但另一方面，情况却通常相反：伦理的演变通常来自教会之外，理想事实上是在有组织的基督教之外演变的。我们被（世俗伦理主义者）告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神学家们在伦理理想方面极端保守，因为他们认为盲目地将祖先的伦理观念理想化是他们的职责，尤其是如果这些观念被记录在被称为《圣经》的古代著作集中，或者如果这些观念被保存在可敬的教会传统或“教父”传统中。

从理论上讲，伦理学作为一种运动，与下列观点并无争议：——

只要一个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他的行为没有影响，他（世俗伦理主义者）就不会对有神论的神学信仰产生任何影响。从理论上讲，（世俗）伦理学对有神论是真还是假的假设漠不关心，但从伦理学的角度反对一个人让他对上帝的信仰、或对未来生活的信仰影响他的行为。从理论上讲，伦理学家本身并不关心其社会成员是

有神论者、泛神论者、多神论者、无神论者还是不可知论者，也不关心他们是否对这一问题漠不关心、无法形成任何相关理论。

（据世俗伦理主义者说），——只要他们（世人）对上帝或未来生活的信仰不作为正义行动的动机，——那么，（世俗）道德社会的成员在理论上就可以相信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伦理学家都积极反对基督教有神论，事实上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有神论。他们反对有神论的理由是，所有有神论本身都是不合理的，有神论倾向于提供超验的动机和机制，而且由于神学不可避免的保守性，有神论阻碍了伦理学的自然发展。在他们（世俗伦理主义者）看来，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行为的理想应该完全脱离神学的制度和任何形式的“枷锁”。他们认为，神学与伦理学不仅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不应允许它们有任何联系。他们（世俗伦理主义者）说，许多神学体系都是非伦理的，许多伦理体系也是非神学的，而且情况应该永远如此。（世俗）伦理学者认为，如果人类只关注伦理学，只关注良好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在（1）伦理学、（2）神学和（3）宗教之间分配注意力，这对伦理学是非常有利的。

他们（世俗伦理主义者）认为，与有神论者不同，伦理学家鼓励道德行为是“为了道德本身”，没有任何其他或别有用心的动机、认可或理由，而仅仅是为了正确而采取正确的行动。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回报。他们（世俗伦理主义者）不考虑任何由“上

帝”或神学而构成的道德动机。（在世俗伦理主义者看来），——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动机不是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而是出于其他世界（来生）的动机（例如基督徒相信来世的审判、惩罚、奖励等），——那么他（例如基督徒）的动机在本质上就是不道德和不伦理的。

---

---

---

---

---

---

---

---

---

---

### 对（世俗）伦理学主张的思考

（世俗）伦理学这一主题将在本系列书籍的另外两卷中论述，因此在这几页中没有必要只涉及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不过，我对（世俗）伦理学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所有不同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社团的伦理立场。但（世俗）伦理主义不同于纯粹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世俗）伦理，而更具体

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社团则不是。后者主要关注的是攻击有神论，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完全只关注的是攻击有神论。然而，就（世俗）伦理学而言，对有神论的攻击被置于次要地位，尽管有些个别的（世俗）伦理学者将其置于首要地位。

（世俗）伦理主义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另一种对立选择，在这些篇幅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与其说是（世俗）伦理主义与有神论的共同点，不如说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从纯粹的伦理角度来看，（在基督教与世俗伦理主义之间），哪一种制度更好。

-----

让我先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无论是步枪手还是弓箭手，在打出一连串靶心之前，首先必须仔细确定目标的位置。如果他不特别注意这一点，他甚至连一个外圈都无法确保，除非是最偶然的情况。如果我们将这一不言而喻的原则应用于伦理学，那么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行为为目标？什么是至善？什么是正确？为了辨别是非，必须有一些一般原则，或者一些标准或规范，据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无论提出什么样的伦理学体系，它至少必须包含某种伦理学哲学体系，或至少包含某种指导原则。但是，如果（有人说）伦理学已经找到了必须瞄准的伦理目标，如果（有人说）它已经决定了什么是可以瞄

准的最高善，或者如果它有一个公认的伦理准则或标准，——那么，我还未能发现这一事实。我敢说，也没有任何伦理学家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如果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什么是“善”，又怎么可能会有道德体系呢？

如果一个女人还没有想好要把一块布裁成什么样的衣服，就开始满腔热情地裁剪它，那么她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明智的。

那么，“好”指的是什么？它与坏的区别是什么？道德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首先，让我们区分一下我们正在考虑的具体问题，即：(a) 道德原则、理想和准则，以及(b) 良心。每个人都有某种良知。即使是最堕落的人也有一些良知。

在这方面，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都拥有某种良知——良知的发展或退化与良知被(1)利用或(2)废弃或滥用的程度成正比。正是在道德理想和道德准则方面，人们的差异如此之大。为了区分世俗伦理主义和基督教，我们必须处理的与其说是良心，不如说是理想。

在这一点上，良心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它促使每个人选择他认为正确或错误之中的“善”，而不是他认为正确或错误之中的“恶”

”。

良知是人的一种属性或品质，它促使人正确或错误地选择他认为较高的一种选择。人人都有良知。但有些人的道德觉悟很低。

道德准则千差万别。例如，印度的暴徒在良心的驱使下杀人，他在这件事上遵从良心的指示，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但为了良心，他乐于面对这些风险。另一方面，传教士去改变暴徒的信仰，他的良知促使他为他人牺牲自己，憎恶谋杀。换句话说，他们都受到良心的驱使，但他们的道德准则却大相径庭。

在评价伦理学的价值时，我们主要关注的不是良心，而是道德准则。伦理学家和基督徒都受到良知的驱使；但在道德准则问题上，以及在他们为实现理想而提出的动机和制裁措施方面，他们却大相径庭。

例如，基督徒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道德标准，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和教诲。相反，伦理学家却没有这种官方认可的最高标准。他（世俗伦理主义者）认为应该消解这一标准和所有其他标准：他认为伦理应该被简化为一种流动的状态。他（世俗伦理主义者）开始将整个行为主题置于熔炉之中。而（世俗）伦理学却把它搁置在那里。这使得从伦理学的角度来处理伦理变得非常困难，而试图这样做也会招致批评。

几年前，各种伦理学会联合起来，成立了所谓的“伦理学会联盟”。这个联盟没有宣布支持或反对任何特定的伦理理论。事实上，“伦理协会联盟”信仰的第八条规定如下：“接受任何一种最终的权利标准都不应成为伦理协会的条件”。因此，伦理学家在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没有正式的“终极权利标准”。至于他们应该追求的理想之善是什么，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伦理学尚未找到目标。它有可能击中许多靶心吗？

有些人——我们希望是极少数人——的实际理想是深思熟虑的自私自利。而其他人的理想，让我们假设大多数人的理想是无私。伦理学至少应该确定这两种理想中哪一种更高。是耶稣基督正确，还是尼采正确？

有些人，我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应该努力做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控制；而另一些人，则以遵循个人欲望的支配为目标。伦理学至少应该确定这两种理想中哪一种更高。

有些人以英雄行为为目标，有些人则以个人享乐为目标，不考虑对他人造成的结果。伦理学至少应该对这两种行为孰优孰劣发表一些看法。

我可以非常高兴地说，在我对个别伦理学家的个人体验中（然而，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吸入了基督教的氛围），我总是发现这些个别伦理学家采纳的是基督教的，而不是上述反基督教的理想。

但是，（世俗）伦理主义本身并没有对上述较低的理想作出裁决。这本身就足以谴责（世俗）伦理主义，尤其是它以基督教的积极理想体系和对罪恶的严厉而明确的态度，自诩远胜于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敌对对手。

基督教并不依赖于未经训练的个人良知的无指导行动，而是规定了积极的道德诫命和积极的禁令。

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可能追求的最高理想是每个人都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幸福。根据伦理协会联盟的官方声明，该联盟“并不正式反对这种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理想，也不反对任何其他终极权利标准”。

虽然(a) 清醒的良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促使人们在“善恶”两种对立的选择中选择他们当时碰巧认为较高的选择，但良知绝非总能得到很好的指导。此外，它还经常退化。(b) 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世界历史的不同时期、个人生活的不同时期以及社会的不同阶层，道德准则都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在道德领域，就像在所有其他知识和文化领域一样，有些人比其他懂得更多，如果他们因此能够指导和领导他人，那么就应该有公认的道德行为领袖。在道德和行为方面应该有一种正统观念：我所说的正统是指现有的最佳观点。基督徒有一个公认的权威领袖，那就是耶稣基督，而根据基督教伦理，过像基督一样的生活就是行为正统。诚然，伦理学者有萨尔特先生、斯坦顿-库特先生等人，他们在世俗伦理学问题上的观点受到尊重，但伦理学者没有正统的道德行为准则，也没有最高领袖。

将我们的主及其权威与世俗伦理社会中的各种主导精神进行比较是荒谬的。当然，无论伦理学家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如果在这方面详细论述基督教创始人无足轻重、鲜为人知的伦理主义领袖的相对优劣，那将是极其愚蠢的。

要么存在一个完美的、客观的、超越人类之上的永恒正义法则，要么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完美的客观法则。有神论者非常肯定有这样一个客观的完美理想：他非常肯定完美的道德准则存在于上帝的心中。相反，世俗伦理学家因为不相信超人（上帝）的存在，也就不可能相信有完美的法则，因为人的道德准则主观地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人的思想远非完美。

有神论者确信，道德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一个完全公义的存在，

他赋予法律以重量和权威。但是，在伦理学家的算计中，并没有完美立法者的概念，除非他要与上帝存在的观念作斗争。他（世俗伦理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制定自己的法律：法律现在并不意味着在“人民”之外或之上有任何权威。不信神的伦理学家不得不相信：——

(1)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律制定者，也是自己的法官和陪审团。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逐步形成自己的道德准则，而最接近完美道德体系的东西，一定存在于每个人的良知之中。否则

(2) 伦理学家必须假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大写的“S”，构想并表达了最完美的理想体系。社会大众是法律的制定者、法官和陪审团，是人类良知中绝对命令所代表的权威。

对上述第一种选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律——的反对意见是，如果采纳了这一理论，那么任何个人都无权将自己的道德体系，或者说，将任何其他人的道德体系强加于任何其他人，因为后者完全有权成为自己的法律，充当法官、陪审团和辩护律师，而且，如果他没有受到自己的准则的谴责，那么他就没有理由受到其他人的准则的谴责，无论后者多么崇高。

我从未见过按照这一理论行事的家长、校长、地方法官或警察。

而是，他们在教育或管理子女、学生、公民的时候，让人们从自己做起，通过与其他有更好准则的人进行比较，改进个人准则。

对上述第二种选择——社会是最终的上诉法院——的反对意见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理想的总体平均水平远远低于组成该社会的行为最好、最有道德的个人的平均水平。在个人良知面前，把社会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作为理想的源泉，主张把最优秀的人的行为调整到整个社会的平均标准，这当然意味着要把最优秀的人的理想降低到一般人的、低得多的平均标准。这也意味着，仅仅因为人数最多，就把与人数最多的人群一起呐喊的做法树立为最高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动机就是希望并努力成为受大多数人欢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检验任何理想或行动正确与否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受到普遍欢迎。根据这种观点，理想的做法是遵循阻力最小的路线：随波逐流。人民的声音取代了上帝的声音。最崇高的理想是通过数人头来实现的。

然而，古往今来，最优秀的男男女女都敢于为了良知而与世隔绝。他们这样做邪恶吗？与世隔绝是否必然意味着独善其身的人就是错的？例如，耶稣基督是否因为独自站立，因为暴徒高喊“钉他十字架”就一定是错的？能够独善其身的人总是能够带领群众不断前进。如果理想的做法是研究暴民的倾向，然后紧跟其步伐，那么所有真正的个人领导都是错误的，而权宜之计、投机取巧才是更可取的选择。

（在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伦理学教师 and 所有伟大的高尚行为启蒙者所采用的最高检验标准，并不是任何理想是否可能普遍流行的问题，恰恰相反，而是它本身是对还是错的问题。

伟大的理想从来都不是为了追随社会阻力最小的路线而诞生的，而是为了下定决心，在必要的情况下，在整个暴民激情和庸俗功利享乐主义的洪流中，绝对地独树一帜。

下面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在考虑任何伦理问题时，有必要区分（a）单纯的理想和（b）实际的行为。

我们必须区分以下两种情况：（a）一方面坚信自己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另一方面，（b）实际去做或不去做。对任何一种道德体系（如世俗伦理或基督教）的重大考验和最高标准，就是看任何一种体系的拥护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住诱惑、民众的反对等压力。

人类最普遍、最真实的经历之一就是内心的道德斗争：善与恶的斗争。那么，从良知与诱惑之争的角度来看，反神论伦理学如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与基督教相比，伦理学在这样的考验面前会怎样？例如，当一个人感到他内心的伦理情感、道德理想有意识地促使他 不惜一切代价去成为、或去做一些他强烈不愿意成为或

去做的事情时，当他内心的冲突变得严重时，伦理主义与基督教相比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或者，当他遇到一群咆哮的暴徒反对他时，伦理学和基督教哪一种体系最能支持他，最能有效地帮助他抵御诱惑？哪一种更能帮助他正确行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哪一种产生了更崇高的殉道者？哪一种能结出、而且一直结出最好的果实？我不会因为认为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而侮辱读者的知识和智慧。

当一个人急切地想找到一个借口来无视他自己的良知所发出的坚持不懈、却又不便接受的指令时，当他坚持不懈地在寻找借口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头脑时，他就会意识到，毫无疑问，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主观的动力促使他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主观的欲望和客观的环境压力又促使他朝着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问自己，这种与他的欲望发生如此不便的干扰的特殊道德理想具有什么样的客观有效性？他想知道：（1）良心和（2）我的道德理想具有什么样的权威？——我的内心确实有一种绝对命令，要求我按照我心中的主观理想去做或去做，但在我调查权威的凭证之前，我不愿意受到权威的胁迫。那么，我凭什么服从我的良心而不是我的欲望呢？

他认为，我内心有一种主观感觉，我应该为理想牺牲自己的欲望；我有一种执着的责任感，这意味着我应该有所付出。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当然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抱有这种理想？我

为什么欠道德的债？比起追随自己的欲望，我似乎更应该采纳这个（道德）理想，但这是出于谁的权威？我为什么要听从（道德）责任的声音？这种声音有什么权威？它从何而来？这是谁颁布的责任，为什么是他颁布的责任？

例如，让我们以群众为例，他们最有可能以民主的方式看待良心的权威，即代表“一人一票的权威”。让我们考虑一下民主对“社会是道德的源泉和仲裁者，社会是良心所代表的权威”这一观点的正常态度。普通劳动者会说：——

我为什么要认为我欠社会一份无私的情感和忘我的行为呢？欠债的天平不是恰恰相反吗？社会不是欠我很多吗？我不是一直被社会剥削吗？债务不都是一边倒的吗：难道不是社会欠我，而不是我欠社会吗？

或者说，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尚未出生的后代有一种责任感；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确信我们对后代有所亏欠。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把他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精力和所有的金钱都使用在自己身上，他就很容易问：我的曾孙的后代、二十一世纪的人或三十世纪的人为我做过什么，我为什么要认为我欠他们什么，或者我对后代应该做什么？

伦理学家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大公无私的本能上，却忘记了如果大公无私是天性，那么自私自利也同样是天性。此外，还要考虑尼采的教导。

如果伦理学家说，每个活着的人都对过去的世代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他又无法报答他们，就必须向未来的世代偿还债务，那么普通劳动者可能会做出如下回答：——

“我所处的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而是从遥远的过去传承下来的。毋庸置疑，总的来说，我对过去的几代人没有任何亏欠。我被过去流传下来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残酷而可耻地掠夺了。”

然而，毫无疑问，在论证的这一阶段，伦理学家会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的理想辩护，并强化自己的动机。例如，他会说工人严重歪曲了实际情况。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为人类工作的感觉是否源于我们对人类的亏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有了利他的动机和理由。这个理由和动机是伦理学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但是，基督徒的利他主义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动机，其他更令人信服的理由：他拥有许多源于他的基督教神论的动机和理由。

伦理学家认为，无论是否存在上帝，大公无私比自私自利更高尚。就其本身而言，诚实比撒谎更好。无论上帝是否存在，诚实比不诚实更好。美德本身就是奖赏，完全与宗教动机和制裁无关。他会说，不管有没有上帝，不管有没有未来的生活，做好人总比做坏人要好得多。

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基督徒赞同这一切。但这绝不是基督徒要说的全部。除此之外，基督徒还有更强烈的动机和更充分的理由。

伦理学家可能会争辩说，鉴于所有人都是一个共同种群的后裔，并考虑到所有人都拥有一些人类善良的乳汁，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兄弟情谊的良好基础；等等。好了，伦理学家从这个角度可以说的一切，基督徒也可以，而且也确实在敦促。但是，当伦理学家穷尽了他的所有理由，提出了他的每一个动机，当他的目录全都说尽的时候，——基督徒在赞同他所说的一切，接受他的目录的同时，——还可以在利他主义的理由和动机的清单上大大地增添新的内容。

从一个共同的种群，从许多年前死去的人的后裔，无疑构成了一种兄弟关系，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兄弟情谊的血缘关系。我们可能都是堂兄弟，而且是隔了很多代的堂兄弟。但是，如果所

有今天还活着的人都有同样慈爱的天父，这就是另一个更能打动人心的理由，它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动机，让我们以兄弟的身份对待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生存都要归功于我们所有人的天父，他们生活在天父仁慈的目光之下。

如果说无神论者对人类的爱是一种巨大的动力，那么当他皈依基督教后，这种动力就会大大增加和加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通过对人类的爱来表达对上帝的爱，从而补充了他（世人）之前的动机。

我们采取爱的行动的最好理由和最强大的动机，就是强烈地意识到他（上帝）对我们的大爱。“我们爱他（上帝），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爱他（上帝），我们就回应他殷切希望我们彼此相爱的愿望。

我们深信，基督是为我们而献身的，因此，真正的基督徒有理由无私奉献。

当他（基督徒）受到诱惑而对那些基督为之而死的人采取自私行为时，就会产生利他主义的动机。伦理学在这一点上明显存在缺陷，无论它的其他优点是什么，它与基督教拥有共同的优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基督教，但并非总是得到（他们自己的）承认。

如果说（世俗）伦理情感（在不同的人身上差别很大）是反神论伦理学家的强大动机，那么同样的仁慈情感在基督徒身上也同样强大。但后者深信，良心的绝对命令、爱人如己的理想，甚至像基督爱我们一样爱他人，都是永恒公义律法的反映，存在于一位无限善良、完全公义和慈爱的天父的心中，这在激烈或长期的诱惑面前会产生巨大的不同。

耶稣基督的教诲和榜样对基督徒和（世俗）伦理学家（其遗传和环境都是基督教的）生活的影响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

伦理学家可能会说，良心的绝对命令本身就是在社会对个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社会严厉惩罚那些让它不高兴的人，明智地奖励那些让它高兴的人。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称之为良知的权威性命令，在人的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其权威的来源不亚于上帝自己，上帝是它（良心）的创造者，无论他（上帝）通过何种方式逐渐在人的灵魂中培养了良知。

现在，各种无神论社团正在对基督教传教士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毫不顾忌地对我们的传教士进行“斥责讨伐”。但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世俗）伦理协会联盟派出的传教士被食人族吃掉，也

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代理人为了改善野蛮部落的道德而在野蛮部落中生活。

我们都不会期待听到伦理协会联盟的成员放弃生命，在不健康和危险的地方向当地人传授伦理学。没有人会期望听到任何无神论组织成立国外传教会，以教导和提升野蛮人。

然而，如果我们那些自我牺牲的传教士的激烈反对者（无神论者、世俗伦理主义者、等等），正如他们（这些反对者们）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敏锐的使命感，——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基督徒那样行动起来，用他们的行动来表明他们自己对其（世俗伦理）信条的价值的真正信念，并表现出他们的使命感呢？——如果他们努力将其反神论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地球上最堕落的地方，也就是说，扩大到世界上最迫切需要启蒙和伦理教诲的地方，那么，他们自己对其信息价值的估计就有问题。

检验任何信仰是否真实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它是否能够产生殉道者。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人类历史的长河，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理想普遍远远高于他的成就，甚至高于他的喜好倾向。因此，他的理想并不是由他自己产生的：它们代表的是高于他（世人）的原因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理想来自于高于他（世人）的领域。

一个人的理想之所以高于他的执行力，是因为他是从更有理想的人那里借来的。但是，他们（世人）又是从谁那里借来的呢？如果他们（世人）的最高理想还是从更优秀的人们那里获得的，那么这些人（这些更加优秀的人们）又是从谁那里获得的（理想）呢？他们是否也是从比他们更为优秀的人那里借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只不过是把问题往后推了一步。至于最优秀的人是从哪里获得灵感的，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让我们把问题再往前追溯。

只要人们真正有道德，只要他们过着更高尚的生活，他们就会更加坚信，他们的理想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源于超人的领域，是来自更高的神圣源泉的启示。最优秀的人的共同经验使他们得出结论，他们的最高理想有一个超人的起源：它们来自神的领域。他们（优秀的人）是自己内心体验的最佳评判者。所有知识最终都来源于意识：如果我们在其他方面都要相信意识，为什么在这方面不能呢？

总之，最有效、同时也是最理想的伦理理由和最完美的伦理行为动机就是爱。作为人类，我们基督徒往往会出于与伦理学家相同的原因和动机去爱人类，但我们往往会比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爱人类，因为我们坚信上帝对我们的爱，这种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且我们坚信，对上帝表示感激的方

式就是爱邻人如己。情感是行为最有力的激励者。

如果伦理学家说，正如他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基督徒和其他有神论者的动机是超凡脱俗的，因此是自私的，即我们是受对来世奖惩的信念所驱使的，——那么我首先要回答的是，伦理学家本人在他自己的良心领域和社会对他的行为的态度方面都依赖于这里（在此生）的奖惩。此外，只要人性还在，奖惩就必须占据有用的位置。我们还不能因为人们很满足于、或者说他们应该满足于无偿地为社会服务，他们为社会服务不需要金钱或其他报酬，——就不需要监狱和警察的威慑，也不需要金钱和其他类似奖励的鼓励。

其次，我的回答是，伦理学家无疑是自己动机的最佳评判者，他可以就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无私的发表第一手意见，但是，尽管以己度人是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伦理学家对自己动机的了解并不能使他有资格正确估计我的动机。每个人都以自己来评判他人，也必然以自己来评判他人。如果一个人是自私的，他就会认为别人也同样自私；如果一个人是无私的，他就会看到人性中比自私的人所能看到的更多的无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理性主义历史学家莱基在理性主义新闻协会出版的一本书（《欧洲的理性主义》，第二卷，第 135 页）中写道：

“在过去的 1800 年里，自我牺牲的历史主要是基督教影响世界的历史”。

莱基在《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大帝的道德史》（第二卷第 8 页）中写道：

“基督教有责任向世人展示一种理想的品格，这种品格历经十八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以一种激昂的爱充满了人们的心灵；它表明自己能够影响所有时代、民族、气质和条件；——他（耶稣基督）不仅是美德的最高典范，而且是美德实践的最大动力；他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可以说，（他）短短三年的积极生活所产生的简单记录，比所有哲学家的论述和道德家的劝诫都更能使人类重生和软化。这是基督徒生活中最美好、最纯洁的源泉。在所有的罪恶和失败中，在所有玷污了教会的神职、迫害和狂热中，教会在其创始人的品格和榜样中保留了一个持久的再生原则”。

=====

=====

=====

=====

=====

=====

=====

---

---

## 第八章

### 自然科学与宗教

人们常常断言，宗教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相互毁灭的。这种假设有道理吗？宗教与自然科学是否从根本上相互对立？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问：——

#### (1) 何谓宗教？

如果我们使用神学和宗教这两个词来表示两种不同的事物，我们就应该清楚地区分这两个词的含义，否则很容易造成混淆。举例来说，我们完全有可能非常具有神学思想，并经常就神学问题争论不休，但却丝毫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神学，就不可能有宗教信仰。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神学则是一种思想体系。

宗教是个人或种族对人类环境中的精神的回应；而神学则是对宗

教的系统化思考。宗教是灵魂向上帝的伸展，是神性在人身上的活动：人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存在和活动，意识到这种存在和活动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这种宗教活动。神学是对宗教的系统化思考。宗教本质上是精神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经验：神学则是对这种活动和经验的本质进行理性把握的尝试。

(a) 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b) 神学是一种思想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视觉和光学之间的区别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视觉，另一方面是关于视觉的思想观念。宗教与神学之间的区别也可以比作听觉与声学之间的区别。

(2) 为了估计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确定什么是自然科学。那么，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什么是具体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呢？

科学一词源于拉丁语 *scio*，意思是“我知道”。科学是指关于任何主题的系统化知识。每一个系统化知识的部门都是科学的一个部门。例如，神学就是一门科学，事实上，它是科学中的皇后。

所谓自然科学，通常是指人类关于物质宇宙，即关于运动中的物质的表层思想。

(3) 那么，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

(a) 宗教活动和精神体验与(b) 有关物质和能量的系统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个人的虔诚生活与他对物理宇宙现象的知识掌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初看之下，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圣徒不应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或者为什么科学工作者不应同时也是圣徒。宗教活动与对自然界的研究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十分明显，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似乎也没有任何不相容或对立之处。例如，一个人是化学家或地质学家（而不是杂货店老板或艺术家），另一个人是医生或天文学家（而不是士兵、水手或职业足球运动员）；一个人是圣徒、另一个人不是圣徒。——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他的虔诚生活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自然科学的研究与虔诚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科学专家，如果他毕生只专门研究宇宙的一个侧面或一个方面，比如物质，他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的活动，缩小了他的生活范围，因此，他的某些感知能力——那些与他专门研究的方向相反的感知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专业化必须以限制为代价。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自然界的一个方面，必然会牺牲对自然界其他方面（包括人性）的了解。因此，如果一个人终生只专注于物质方面的研究，那么可以想象，他的精神思想和对事物神圣一面的认识可能会不如一个习惯于平等地发展其天性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的人。

此外，专门研究物质的人试图，或者至少容易试图，在可以合理解释的范围内，只用物质来解释一切存在。终其一生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很容易养成一种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往往会让人认为，专门研究的那个方面是存在的唯一方面。

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的宗教信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普通人更虔诚，因为科学家是严肃的，而不是轻浮的；是智慧的，而不是无知的。此外，目前，自然科学家越来越多地把宇宙的精神方面和我们对宇宙的认识的心理本质视为基本方面。

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只要每个专家都把注意力严格限制在自己的调查和研究领域，那么两条思路（神学与自然科学）就会保持泾渭分明，就像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只有当其中任何一种专家离开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另一个领域时，才会产生摩擦。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古代自然科学就像琥珀中的苍蝇一样嵌在大众神学中，为了从琥珀（关于上帝的神学教条）中取出苍蝇（关于自然规律的探索性科学理论），神学琥珀不可避免地要被敲碎。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只适用于神学已成为化石的情况。[琥珀是化石化的树胶，曾是树的生命之血。] 神学抛弃已过时的关于自然的理论，这一理论不适用于活生生的、正

在成长的神学，因为这种神学会根据周围自然知识不断变化的条件调整自己，消解旧的科学观念，并将其建立在自己不断发展的结构中。有生命力的神学会消化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的新旧思想。

反之亦然。如果神学有必要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现代知识保持重要而积极的联系，那么自然科学也有必要这样做。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困难往往是由于科学专家从小就很少、或根本不关注神学，结果他的神学概念既极其粗糙又非常过时。这种人在极少数情况下对这些神学观念进行思考时，会发现这些知识与他的其他知识不符。对此，他不是责怪自己，而是责怪神学。但是，当一个人允许他在这一领域中的观念保持不变，直到他在其他领域中的观念与这些观念的关系已经过时，他就不能责怪神学了。

神学与研究宇宙物理的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看似并不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与我们息息相关。例如，由于我们中很少有人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科学的专家，我们同时研究这两种科学，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对这两种科学的概念协调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即使是这两门学科的专家，也有一或者应该有一形成某种整体存在哲学的倾向，这种存在不是只包括现实的一种或一个方面，而是既包括精神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既包括超验的，也包括世俗的。

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引起普通人的兴趣，原

因如下：——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单元：它不是一系列心灵的鸽子笼。自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旧的心理学区分自我看作是感觉、意志、探究等各种独立能力的集合体，而新的心理学则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主体或思想者是一个而不是多个，每个思维部门都会溢出、并影响到该主体头脑中的所有其他思维部门。人的个性并不像一艘战舰：它并没有——被分割成一个个密不透风的独立舱室、以至于它的科学和神学只能被人为地隔离开来。自我并不像城市办公室里用来保存文件的鸽子笼那样被隔离开来、彼此分离。个人将自我的统一性人为地分割开来，试图将自己的神学科学小心翼翼地隔离在头脑中的一个隔间里，以避免与他的自然科学相接触，而自然科学则始终被隔离在另一个人人为隔离的鸽子笼里，并将他的政治学隔离在第三个隔间里，如此等等，这是不自然的，也是不可取的。人的自我是一个整体，它自然是哲学的，也就是说，人努力把他在每一个部门的观念统一为一个整体；而不应当：——在这些部门中，真理的整体性被专家们人为地分割开来。

此外，不仅个人的思想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宇宙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宇宙，而不是一个多重宇宙。若非如此，哲学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宇宙，顾名思义，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同样，由于宇宙这一伟大的结果是“一”，因此，产生宇宙的伟大的永久因果的、行为主体者（上帝）也必须是“一”。

整个存在的真理也是一个整体。它可以（暂时）被人为地分割成密不透风的部分，以便进行专门研究和详细调查；——但真理本身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自然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属于哲学部门的问题，而现代的大部分难题正是出现在这个思想部门。它们是调整的困难，是将精神科学和物质科学协调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困难。

有神论哲学家的论点是，物质领域的事实和精神领域的事实都只来自一个永恒的源泉，即一个不变的统一存在，因此，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实际客观事实之间必须和谐一致。此外，他（有神论者）还认为，我们的思维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不和谐之处，都可以归因于——人类学生的思维是有限的，他们无法在人为割裂的两个领域中充分调整自己的观念，而我们（因此不得不）暂时将伟大的第一因的全部和谐活动划分为这两个领域。

但是，在个别思想家那里，哲学调整的过程即使不能使他们完全满意，也能使他们部分满意。研究一下塔布鲁姆先生的著作《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已经在精神和物质领域协调了他们的观念，从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连贯的哲学。我还有数百位科学名人的个人证明，他们非常友好地回答了我们向他们提出的有关其宗教观点的一系列问



确凿无疑地证明，万物肯定是进化而来的。此外，还有人认为，如果万物都是进化而来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是被创造的。

首先，我的回答是，如果对创世的信仰只是一种理论，那么对进化论的信仰也只是一种理论。如果创世论无法证明，那么进化论也无法证明。此外，科学界对所有“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看法，如对自然选择这一因素的重要性的看法，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有人说，现在这个国家只剩下两个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还活着。

绝对知识，即可以证明是准确的知识，只存在于主观科学中，例如抽象数学。与处理头脑之外的事物相比，主体在处理自己的想法时更为安全。只有当我们自己事先武断地决定了我们对“2”的概念和“4”的确切含义时，我们才能证明“2加2等于4”或“2乘以2等于4”。

当我们从纯粹抽象和主观的视角转向具体和客观的视角时，我们就不能再确定  $2+2=4$  或  $2 \times 2=4$ 。例如，两个人或两匹马（A 和 B）所完成的工作量，加上另外两个人或两匹马（Y 和 Z）所完成的工作量，几乎不可能正好是其中任何一个人或两匹马单独完成工作量的四倍。四个人或四匹马完成的工作量也不会正好是其中任何两个人或两匹马完成的工作量的两倍。人、马和所有具体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而且，每种事物每天、每小时都

有不同。如果在人和马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得出实际的论证或确定性，那么在宇宙万物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只要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绝对的知识，因为我们对任何客观事物的认识既不完全准确，也不十分完整。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否则就是智力自杀。

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只有信念，无法确定。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从来都只是信念——或多或少的信念。在每一门科学中，最优秀的科学家所得出的所有最有信心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完全无法得到绝对证明的巨大前提之上的。天文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以及所有其他科学家，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一开始就做出全面的假设。例如（除了天文学家相信化学家的化学知识之外）：——

(1) 所有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假定他们的感官是值得信赖的，——但是没有—一个感官的绝对可靠性是可以证明的；而每一个感官无疑都经常欺骗他们。

(2) 所有科学工作者还必须假定他们的记忆是可信的，——尽管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记忆或多或少都有缺陷，不可靠。

(3) 所有科学工作者还必须假定，宇宙的基本构成最终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它是连贯的、可理解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所有理

解它的理性尝试都将是徒劳的。但实际上，我们无法证明这个最有用的假设是否真的绝对如此；它仅仅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假设。

(4) 此外，所有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假定，人类的理性与宇宙的理性是一致的，这样人类才能理解宇宙所蕴含的思想。

(5) 科学家们还必须假定，我们头脑中的感觉或多或少地与客观事物所产生的外部刺激相吻合：尽管没有人否认钻石本身没有“硬度”，玫瑰本身没有“颜色”，食物本身没有“味道”，等等：——人们认识到，这些（“硬度、颜色、味道”等）都是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客观事物中存在的、外在的、东西。（所指的外在刺激是客观存在的，但客观事物中的特质本身并不是颜色、味道等）。

上述所有假设都只是似是而非的有用假设，无论它们多么合理，多么必要。因此，人们经常把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所谓可靠性——假定的绝对和可证实的知识——与人类宗教意识的见证及其推论的价值对立起来，——这是一种谬误。这两种知识都源于对我们的意识的信任，源于对我们的感知和认知的信心。

不能说有机进化论仅仅是一种理论；也不能说它已经得到证实，完全不容置疑。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确信万物的进化是一个伟大原因的结果。

有神论者的信仰源于他的宗教经验和思考，而科学工作者在他们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却常常对这些信仰抱有一种确信无疑的态度，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经验。正如奥利弗-洛奇爵士在英国协会主席致辞（1913年）中所说，在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部门，基本怀疑论都非常盛行，而且其范围和深度都在不断扩大。因此，把进化论的所谓确定性与创世论和天意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对立起来，是一种错误的对立。

但是，关于进化论与人类对天意的信仰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

那些没有充分考虑进化论和创造论含义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万物都是进化来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创造出来的；如果万物都是进化来的，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天意创造出来的。但是，这种把进化和创造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正如达尔文自己写道：“进化论与对上帝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进化意味着展开。说一个事物展开了，并不否认它和它的展开都是由它本身以外的东西造成的。

进化论是关于（a）成为的方法；天意的概念是关于（b）使用这种方法或其他方法的行为主体。一个（行为主体）机构可以使用某种方法，也可以不使用任何方法。

或者说，进化论涉及的是（a）“成为”的明显历史；创造论涉及的是（b）造成这一历史的机构。

柏格森显然不认为创世与进化矛盾，因为他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那本著名的书的书名，他把这本书命名为《创造性进化论》。阅读这本书就会明白我所说的（1）进化方法和（2）创造性机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让我来说明这一点：

（a）这本书是我写的；（b）这本书是我通过一个特定的过程逐步写成的。这两个论断并没有相互抵消；它们也不是互不相容的：这两个论断很可能都是完全正确的。

想象（a）进化和（b）创造之间存在任何对立，从而使创造不可能是进化的，就好比想象我不可能——既是（a）坐火车去约克；又是（b）故意去那里一样。说一顶帽子（a）是由一个特定的过程——无论多么缓慢——制成的，同时又肯定（b）是由一个帽匠制成的，这并不矛盾。

如果说一封信显然（a）是用笔写的，那么（b）就不可能是人写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如果一支没有生命的笔写出了传达思想

的文字，那么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在指导——也许还制造了这支笔；有时，人们认为机械与动力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断言，如果这一页纸（a）是由一台无生命的印刷机印刷的，而这台印刷机的运动是人类所知道的，那么这一事实就完全排除了（b）心灵可能与这一页纸（以及这台印刷机）的产生有任何关系的理论，——这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糊涂。

人们经常（谬误地）谈到“自然的机器”，他们断言，正是这台机器创造了万物，因为机器创造了万物，所以显然上帝与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无关。

但我的回答是，首先，科学工作者是从有机体的角度，而不是从机械的角度来思考宇宙的。其次，所有的机械——许多不同的部分共同作用产生一个和谐的效果——指向发明者、制造商以及机械装置的控制者。

事实上，使用印刷机制作这一页，不仅需要相信这一页所表达的思想的作者，而且还需要相信发明、制造、使用和指导印刷机的人。这一页除了是用笔和墨写成的之外，还是印刷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相信，要把这一页印刷成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需要更多的设计和目的，而不是我寄给出版商的那一页手稿。

有一种常见的假设认为，如果任何事物是有规律的，那么它就不

受“心”的控制，而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所以它不受“心”的控制。本书印刷过程中表现出的规律性并不能说明没有印刷者。任何工作的产出越是受到一个有智慧的人的控制，这个人的方法越是完善，他的意志越是坚定，他所产生的效果就越有规律可循。自然界目前存在的秩序和规律性并不能说明宇宙没有主宰者。如果宇宙是混沌的，那么混沌和不规则的存在就会使我们从宇宙生成的概念中排除至高无上的思想。

科学的存在有赖于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没有规律性，就不可能对自然有有效的认识。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人类的思维本身就是有规律的，因此，如果自然非常不规则，人类就无法充分理解自然。一位非常能干的女人说过，任何女人都可以理解并管理一个聪明的男人，但要理解并管理一个傻瓜，则需要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因为一个傻瓜是不可能理解事务的”。傻瓜的行为不合理性、不合情理、不一致，而不是有条不紊、按部就班。

让我再重复一遍：进化论是一种理论的名称，指的是成长、发展、展开的过程或方法。“创造”是一种理论的名称，涉及（通过任何过程）产生一系列有序和可理解结果的机构。该机构的性质由成品——圣徒，即我们地球上进化过程的最高成果——的性质显示出来。自然科学关注的是生产过程：而神学关注的是运用这一过程的主体。

让我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结果是怎样得到的，都指向一个主体，即使这个主体采用的是一种发展、展开和逐渐成长的过程。

如果我们知道从一个共同的种群发展出种类繁多的菊花的过程中有许多步骤，那么我们也丝毫不会排除这样的知识，即在从一个共同的种群发展出各种不同种类的菊花的过程中，智慧的人类机构有目的地产生或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步骤。

如果说对进化论的信仰排除了对自然界的目的、设计、引导和控制的信仰，那就好比说，——如果许多不同品种的狗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种群发展而来这一事实，那么这一事实就使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所获得的结果并非由养狗人故意制造！

诚然，人类并没有真正创造出狗身上出现的变异，而只是引导和利用了已经出现的变异；但同样真实的是，所谓的自然选择，即自然界的分类过程，只是选择有利的变异，而不是创造这些变异。

我已经说过：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发生了什么，研究的是事物是通过什么阶段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而神学关注的是创造事物并通过各种过程控制事物的伟大主宰。

有时有人认为：(a) 无机物（以某种方式）从非常简单和原始的形式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无机化合物；(b) 最复杂的无机化合物

逐渐演变成最原始形式的有机结构；(c) 有机结构本身显示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现象；(d) 通过复杂性逐渐发展的过程，生命上升到显示出思想、个性等的水平。有人争辩说，从始至终，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隙，因此，“超自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侵入“自然”：天意不可能进入这一系列不间断的自然步骤。

对此，我的回答是，自然与上帝、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对立是荒谬的。自然是果，上帝是因。自然和超自然指的是我们人类的观点。我们在我们理解的那部分宇宙计划和我們不理解的那部分宇宙计划之间建立的分界线，是主观的、和人类的分界线。它既不客观，也不神圣。

从万物之源——上帝——的角度来看，可能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序、更统一了、——而不是我们所说的超自然（换言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超自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也许，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我们称之为自然的东西更超自然，即更直接地是上帝的作为。

如果“自然”是指秩序井然，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那么一切都是自然的。如果我们所说的超自然是指那些在人类看来神秘莫测、由伟大的第一因促成的事物，那么宇宙万物都是超自然的。从全知者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人类思维所设定的分界线。

我们是非常有限和无知的，我们主观地在我们的头脑中划出了一条线，将(a) 我们理解最多的那部分计划和(b) 我们理解最少的那部分计划区分开来。这个（包含上述两者的）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的和谐系统。

我进一步回答说，仅仅断言进化过程中没有间隙，是一种一概而论的断言，而这种断言不过是一种断言而已。有机进化依赖于变异，而每一次变异似乎都代表着与过去的某种决裂。换句话说，每一个新的变异似乎都跳过了一个缺口，无论它跳得多么缓慢。变异的原因是有机进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这个因素，就根本不会有有机进化。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

“有些人甚至认为，自然选择会诱发变异，但是自然选择只意味着保留出现的变异。除非出现这种变异，否则自然选择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对自然界缓慢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步骤和阶段的认识肯定还存在许多差距。

此外，现代进化论者认为，在有机物领域，进化过去和现在都主要归功于巨大的飞跃，而不是微小的变化。

也就是说，飞跃性的变异现在被认为比单纯的缓慢变异更有效。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进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间隙（即，全部是缓慢而连续的逐渐变异）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又怎样呢？为了论证起见，让我们假设现代自然科学的强大趋势，即在有机进化过程中看到大的跳跃或突变，而不是微小的逐渐步骤或变化，是没有道理的。——让我们再进一步，假设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任何间隙（即，没有“突变”）。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宇宙进化过程是一个不间断（即没有“间隙”）的过程。——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有神论者不再（仅仅）相信造物主只是在这里和那里（的某些零散地点）、现在和将来（的某些时间片段）行事，——而是必须相信造物主和管理者在所有地方始终如一、和谐地行事。

我们不应该相信（上帝）只是“自然世界”中两个原因（即，“自然”原因与“天意”原因）之一的“天意”，而应该相信上帝是自然的“唯一”原因。

这就需要我们相信自然的超自然性和超自然的自然性。

我们应该通过尽可能仔细地研究创造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我们关于事物是被创造以及怎样被创造的观念。创造者所使用的实际方

法包含着关于创造者自己、和控制者（上帝既是创造者也是控制者）习惯的启示。大自然的统一性揭示了上帝的一贯方法。正如我所说的，在自然界中发现（创造的方式）方法并不会让我们相信不需要智慧（的创造者）：——方法（创造的方式）意味着智慧（的创造者）。——缺乏方法就意味着缺乏智慧。

经常有人断言，当有神论者无法发现任何事物的“自然原因”时，他们就会引入“天意”、“上帝”、“天外之神”的概念来解释。有人认为，这样做是非常不科学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超自然的领域必然会消退。

但我们对（上帝）“天意”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我们对机械效应序列的无知之上。——恰恰相反，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对自然界及其一系列（规律与事件）序列的全部了解之上的，其中包括只有我们从内部了解的部分，即人类的本性和人类高级生活的规律。

我们并没有像我们的反对者所一致断言的那样，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存在空白的每一点上都引入天意的概念。那些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中仍然存在的空白点上插入专栏“解读”以支持其神学结构的人是正统的、例外的。

我们对“天意”（即上帝的意旨安排）的信仰是基于我们对整个

自然界的了解，——包括我们这个地球上整个过程的顶点和目标——人类的天然性（人的心灵、灵魂、理性、认知、自我认知、自由意志、道德、爱、等等），尤其是其最高的典范。

我们不能与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混为一谈，他们（自然神主义者）想象出了一个“世外之神”（Deus ex machina），在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宇宙机器之后，人们相信他去了某个地方，任由它（宇宙）自己运转——或者，（宇宙）偶尔也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由它的制造者来运转。

-----

进化代表了一系列渐进的事件。我们不得不相信因果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果”的性质，尤其是“果”的一部分，即人的性质，来推测“因”的性质。变化的方向表明了指导机构的性质。

-----

人类的思维结构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相信因果关系。此外，如果我们始终是始终如一的哲学家，如果我们合乎逻辑的，那么不相信因果关系就会被驱使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我论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因为让我们相信外部客观世界的，是我们坚信，我们对这样一个世界的印象一定是受到了这个世界存在的刺激。

从这一目的出发，我们可以对创意机构（即上帝的创造之工）的性质做出一些估计。

每个“因”都必须至少足以产生它所产生的“果”。让我来说明这一点：

如果说本书的这一页体现了思想、目的、理性和连贯的思维，——那么显而易见，除非这一书页的原因足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否则这些人格属性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思想、目的、理性、连贯的思维）都不可能产生于这样的效果（这一书页）。

因为这一书页显示了思想、目的、理性和连贯的思维，——所以“我”，也就是它的原因，至少必须是有个性（即“人格”）的。既然在这一书页上表现出了人格的属性，那么这一书页以及它所体现的思想属性，就不可能完全源于非智慧的东西，比如说印刷机，也不可能源于印刷机的运动规律。

因此，我们必须为这一书页的存在和性质寻找其他更有力、更智慧的原因，尽管我承认它已经被（印刷机）印刷出来了。产生（这书页的）全部效果的原因必须是能够有思考属性的原因，也就是说，能够产生思想的原因，否则思想就不可能在产生的效果（书页）中表现出来。

整个自然界也是如此。自然科学之所以可能，说明自然是“可见的思想”，是“混合着大脑的物质”。思想体现在（自然）物质领域。（否则“科学”是不可能的。）

宇宙也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它是一个（秩序的）宇宙，而不是一个混沌：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宇宙，而不是一个多元宇宙：因此，它必须由某个单一的智慧统一体统一成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宇宙或有序的宇宙。

-----

让我来说明一下我的意思：人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无数独立的原子组成，所有这些原子联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的目的服务。这种整体性是有原因的，这种原子的联合行动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称这种原因为自我或“我”，一种单一的精神存在，一种从无数不同原子中形成一个单一、和谐的微观世界（整体）的精神动力。在构成人身体（身份）的众多不同物质粒子中，只要人的身份的还在，我们就能看到人这个统一的精神的存在和作用的证据。诚然，没有人能看到、触摸到、听到、品尝到或闻到他人的精神自我，但如果他的自我不存在，他的身体身份也不会存在。

当我们研究宇宙时，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宇宙曾经有一位造物主，不如说宇宙过去和现在都永远依赖于一位造物主和管理者。

在进化过程中，每个结果都仅仅是其直接前因的结果，而前因却仅仅是其更前因的结果，以此类推，无穷无尽，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在一条由一百个环节组成的链条中，第 100 个环节可能依赖于第 99 个环节，依此类推，直到第 1 个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链条可以在半空中支撑自己。不，“我”必须由某种东西支撑。

如果说，我们追溯进化的脚步越远，我们所发现的心灵的证据就越少，因此，所有的现实都仅仅是受到蛮力作用的无机物，这就好比通过一个强大的望远镜的错误一端来观察上面提到的链条，从而降低了它所依赖的支撑物的可见度，然后又说，这样看的话，支撑物实际上就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气球在后退的过程中看起来越来越小，最终完全消失，但它一直都存在。通过想象中的蜕变过程，或者说在想象中再次把客观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东西包裹起来——把真实存在的东西还原成我们假定的东西；——可以说，通过精神望远镜的反向观察，我们可以假定，物质在其自身的作用下逐渐演变成了人的个性（人格；即，人的自我认知、自由意志、思想、理性、道德、爱、等等）。但这一假设包含着某些含义：——

要么是(1) 这意味着，人类的人格（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等等）是从纯粹的无机物和蛮力中产生的——在一系列后果中，每一个连续的环节都被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它在这一系列中的前一个环节要大——人类的人格一定是由纯粹的无机物和机械能组成的；因为人格是从无机界中产生、进化、展开的，因为从纯粹的物质和能量（或从其他任何东西）中产生、进化或展开的东西，不可能比原来的物质和能量多，所以，人格（自我认知、自由意志）只是运动中的“物质属性”。

或者说(2)，另一种含义（从人格仅仅是无机物和机械能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这一论点出发）是：（1）人格是无机物和机械能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2）虽然每一个前因都是每一个后果的原因，但在进化过程的每一步中，后果中自行出现的东西比前因中出现的东西要多。这就等于假定，在每一个阶段，结果中都有比产生它的原因中更多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一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无中生有。

或者（3）人格从无机领域中主动产生的理论意味着，单纯的无机物质和机械能必然潜在地包含生命和精神；如果万物都是它所成为的样子，那么宇宙就是精神属性的或通灵的。

(1) 关于第一种选择，即人的个性不过是运动着的物质，因为前

者产生于后者。首先，我无法想象，莎士比亚、开尔文或拿破仑身上的东西比一头驴身上的东西还多——驴身上的体力（马力）和物质肯定比我提到的这三位伟人中的任何一位身上的东西都多。

(2) 关于第二个含义：如果开尔文是由单纯的物质和能量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一过程的每一步，都必须由一个能够产生这种添加物的机构添加一些东西。

如果说，仅仅是结构的复杂性不断增加才使得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高低之分，那么，这种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原因就必须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而不能仅仅用“（自然地）成为”来解释。任何事物的变化后果都离不开某种原因。

人格不能等同于物质和运动，因为二者都不能用对方来表达，还因为二者的行为截然不同——它们“遵守‘不同的法则’”。

此外，每个人格（“我”）都是一个统一体：而原子和能量则不是。必须假定有某种结合机构将原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必须考虑到这种结合机构的离开，以解释原子在死亡时再次分散的事实。不过，我们将在“唯物主义”标题下讨论这一点。

关于“在进化过程的每一步中，每一步的结果都比前一步的结果多”这一论点，我想说的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就像变魔术的人。

变魔术的人认为，由于他的魔术表演的需要，他必须从他的高帽里变出几种不同的东西，包括活的有机体，比如兔子，于是他转移观众对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注意力，偷偷地在他的高帽里插入一些东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从帽子里拿出他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东西。

同样，唯物主义者知道，他的哲学必须以某种方式解释为什么从运动着的物质中首先出现了非常初级的生命形式，然后是越来越高级的生命形式，直到最终出现人类人格“我”（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他（唯物主义者）认为，如果每个新添加的东西都足够小，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它的出现，因此也就不会有人问是谁或什么东西导致了它的出现。

(3) 认为人格（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以雏形存在于无机物中，并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是一种非理性的信念，原因是多方面的。

例如，只要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就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如果电子或原子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存在某种选择的自由，无论这种主动性的自由有多么微小，化学和物理学都不可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因为电子或原子的行为中存在着不可估量的选择自由因素，不断地扰乱着所有的计算。

同样，假设电子中存在最基本的智慧也是荒谬的，因为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发挥智慧，智慧就不可能存在，而在整个宇宙中，电子的行为方式始终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合作，产生了一个和谐的宇宙，一个有序连贯的宇宙。如果电子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智慧，那么这种智慧一定是无限的，因为如果不是无限的，那么无数不同电子的联合行动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

-----

进化论的主要问题是——（1）变异的起源，以及（2）变异的反面——持续性（即，生物物种保持一致性、持续性的属性）的起源，还有（3）这两个因素的共存及其相互关系，以及（4）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净结果所体现的秩序和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发展与目的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对立，但如果选择是自然的，它就不可能也是有意的：自然选择排除了天意。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在选择发生之前，必须有某种东西可以选择。

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即使我们在筛子下面只发现小石头，而在筛子上面只发现大石头，如果说筛子本身就是选择石头的原因这一解释是充分的，——那么认为是某个生物故意挑出每块石

头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简而言之，如果说，自然选择的筛子让我们认为，拥有通过生存筛子的能力是选择那些实际通过自然选择装置的石头的原因，——那么有人反对说，——这种解释排除了神的选择。但是，如果石头被分类，不管是用筛子还是用手，它们的分类程度都是一样的；如果分类是为了一个有用的目的，那么用筛子分类和用手分类一样，都能体现出先见之明和意图。野蛮人会用手来分拣，受过教育的人则会用筛子来分拣。筛子的性质本身就证明了设计。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爵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鸟类生命过程的有趣而有用的信息。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排除目的论因素、目的、目标。鸟儿从环境中选择合适的食物，拒绝不合适的食物。这种选择是某种原因产生的结果。通过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鸟儿通过调整手段来达到目的，虽然这些目的鸟儿并不知晓，但它们都是目的。由此获得的原料进入血液供应，并分布到整个身体。

它（鸟）的身体通过一个由心脏、静脉和动脉等组成的奇妙的机械系统运转。所有这些都是有目的的，并不是鸟儿设计了这个系统。然后，形成鸟嘴、羽毛、骨骼、皮肤、肌肉和其他结构所需的成分，根据需求从血液供应中提取出来，并在需要它们的各个部位形成结构。这就是目的论。

举例来说，让我们来具体考虑一下用于长出羽毛的那部分血液供

应所表现出的目的论。

首先，每根羽毛都是一个奇妙的机械结构，它大声呼喊着的目的论、目的、明确的目标。羽毛非常灵活、结实、轻巧，因为需要结实和轻巧。从绒毛杆上伸出许多倒钩，所有这些钩刺上都有许多微小的钩子，这些钩子的作用是将钩刺相互连接在一起，使它们密不透风。翅膀向上拍打时，羽毛会像百叶窗一样张开，以便让空气通过。翅膀向下拍打时，所有羽毛又重新连接在一起，使其密不透风。为了克服磨损的影响，所有的羽毛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但每次只换两根羽毛，分别在鸟的翅膀和尾巴上，目的是让鸟在整个换羽期都能飞翔。换羽结束后，鸟儿会有全新的羽毛，所有羽毛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一种艺术效果。这些羽毛都是从皮肤上慢慢长出来的，每根羽毛上都有自己的颜色和花纹，只有在羽毛完全长成后才能形成和谐的图案。

就蝴蝶而言，它身上的奇妙图案是由数以百万计不同的微小鳞片生长形成的，昆虫本身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图案，但这些图案的美却超出了昆虫可能欣赏和需要的程度。所有这些微小鳞片的生长都是经过引导和控制的，因此当它们发育完全时，都会产生一种总体效果。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鳞片的生长，在昆虫的翅膀上形成具有艺术性的彩色图案，这个过程是唯物主义、盲目必然性或偶然性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想象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有机奇迹都是偶然实现的，即没有设计，或者仅仅是由许多不同的化学和机械盲目过程无目的的作用而实现的，这显然是荒谬的，以至于很难想象任何有智慧的人真的会对它们抱有这样的（唯物主义）理论。

---

我们对客观世界中的人和事的了解，是通过与他们（它们）积极的、重要的关系而获得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他们（它们）交流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可靠。

然而，我们对内心世界的了解，也就是对我们精神自我的了解，是直接的、亲密的、第一手的。我们了解自己，就像从内心了解自己一样。因此，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比我们对自然界任何其他部分的了解，无论是犬科动物、猫科动物还是其他什么动物，都更加亲切和可靠。

我们发现，人通常是有宗教信仰的。换句话说，人天生就有一种与他存在的原因——宇宙主宰——建立和谐关系的倾向。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感知能力的起源有关，这一点也应适用于上帝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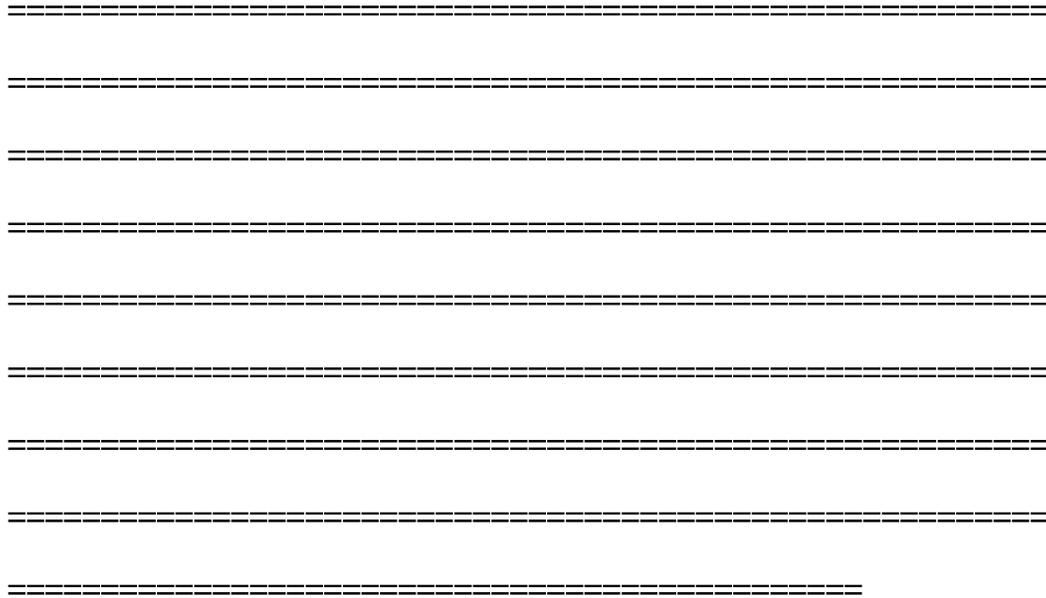
---

关于进化论，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

《圣经》说人堕落了，自然科学断言人活（诞生）了：这两种观点难道不是对立的、完全不相容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采用哪一种观点，理由是什么？

答案是，这两种信念显然同样符合事实。如果一块石头已经尽可能低了，它就不会掉下来。它必须先升高，然后才能落下。一块泥土不可能陷入罪恶，即使它进化到水母的水平，也不可能不道德【因为泥土与水母都没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因而，也就都没有道德性质】。道德和不道德在非道德的存在层面上都是不可能的，非道德的生物必须首先上升到更高的层面，然后才能陷入罪恶。对它来说，必须先有本性的提升（即具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从而具有道德性质），才有可能堕落为不道德。在从道德水平堕落到不道德水平之前，生物必须从非道德状态进化到良心出现的水平，进化到在道德和不道德之间做出某种程度的主动性和选择权的水平。

一个平躺在地上的人不可能从地上掉下来；同样，在他从非道德水平上升之前，他也不可能跌落到不道德的行为水平。他必须先上升到道德性质或正确选择的层面，然后才能跌入错误选择的不道德层面。因此，（道德）堕落意味着先上升到人的层次。



## 第 X 章

### 唯物主义

一个小孩，出生在强大的宇宙中、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他开始意识到周围存在着大量的客观细节，而这些细节在他看来似乎互不相关。这些细节的数量和种类让他感到困惑。然而，后来他试图把他的许多感知整理成易于管理和有序的系列。他的第一步是把关于（客观）事物的（主观）想法归类为一般的心理概念，如食物、饮料、动物、家具等。这是一个观念分类的过程。

自然科学延续了这一过程，并将我们对物理现象的不同概念尽可

能多地归结为某些广泛的思维概括，如物质概念、能量概念等。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努力把我们对每一个物质细节的看法都纳入它的机械分类和定律体系中。

然后，哲学开始着手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其目的是将人类关于（1）物质领域的不同观念与关于（2）精神领域的其他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即一个综合体，将它们全部包括在内。哲学致力于形成一个综合体，即整个经验的思想模型。

从头到尾，我们真正关心的主要是我们的（关于事物的）观念。我们此刻探讨的主题，即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哲学。

它（唯物主义）是一种诡辩，而不是科学，因为它声称要从整体上探讨人类的生存观念。

唯物主义是一种思想模型。它是一种心理概念，其作用与大型战舰的机械模型相同。如果我们首先利用工作、机械、物理模型的类比，来揭示精神思想模型或理想的精神概念，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我主义、万物有灵论或唯灵论等，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艘大型战列舰体积庞大，结构复杂，我们的大脑无法一目了然，为了在头脑中对其主要细节和总体比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

我们能得到、并研究一艘这种大型浮动堡垒的小型工作模型，将对我们大有帮助。

同样，如果一个发明家想让资本家对他的新蒸汽机感兴趣，他就会制作一个小型的工作模型，以便把他的大型机器中所包含的许多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想法体现出来，并集中到一个小而易于管理的范围内。模型比发动机本身更能达到他的目的。

或者，如果我们想鸟瞰整个在太空中旋转的地球，我们就必须逐渐形成一个关于我们世界的精神概念，然后将其体现在一个机械模型中——一个旋转的地球仪。客观存在的地球是如此广阔，而我们人类的视野又是如此有限，我们无法一眼看到整个世界，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小型的旋转地球仪，以便让学校里的孩子们鸟瞰地球表面和整个地球的构造，以及地球在其轴心上的运动，从而形成一个易于掌握的总体概念。当孩子们看着这样一个地球仪时，他们的思维不会被分散、混淆和迷失；而如果孩子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地平线，而不是一个小模型，他们的思维就会被分散、混淆和迷失。

同样，当一个科学工作者希望获得一种新的科学知识时，他也会希望获得一种新的知识理念。

在这个巨大的宇宙中，我们已经数出并拍摄了四千万颗恒星，他

（科学工作者）在头脑中对这个宇宙有了全面的把握，——他绘制了一幅太阳系图，并运用科学想象力将宇宙想象成一个整体。

然而，绘制地图和制作机械模型的过程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围。例如，我们可以制作一只狗的机械模型，但却无法制作出狗对主人的想法。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无法制作物质、机械模型的情况下，就会在头脑中创造出心理计划、思维模型和工作构想。例如，他们向自己描绘极其微小的原子在运动。他们努力根据自己对不断有序运动的原子的想象，为他们所研究的无数复杂的物理现象建立心理思维模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头脑获得对极其复杂的研究领域的总体概念，而他们正努力把把这个领域理解为一个单一的连贯系统，并把关于这个系统的想法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有机概念中。唯物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模型、一种思想模型：用运动着的物质来描绘万物。

在任何一个由无机物构成的机械模型中，一切都被认为是完全由物质和运动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而且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没有精神存在控制着这个机制。科学等式（公式）中不包括任何具有主动自由的第三因素。机器的每一个部分都被视为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而作为一个整体，机械装置被视为由我们称之为其本质规律的条件和物理学原理所绝对决定。

物理学家为了帮助自己的头脑从整体上理解纯粹的物质现象而创造的精神概念、思想模型也是如此。这种关于纯粹物质的作用的概念，当我们试图理解纯粹的物理事物时，机械的、想象的物质工作模型思想对我们极为有用。物理学家在研究运动中的无机物时，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他的特殊研究领域的。

但是，在物理学中最有用的单纯原子运动的概念，却被唯物主义者大大扩展了。他（唯物主义者）试图把一切都归结为这种特殊的思维概念，这种概念虽然确实非常有用，但也有其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唯物主义者试图把这种思维模式应用于意识、意志、愿望、天赋、宗教等方面时，把它延伸到了极点。就像战舰的机械模型有其用途，但并不包括解释战舰在战争时期的航向一样，原子运动的唯物主义概念也有其用途，但并不能解释或理解有生命的机器、或有生命的身体的精神行为。

第一个（即最初的）思想模式是唯物主义的简单模式，在不懂哲学的人看来也是最明显、最有用的模式。婴儿首先感知到客观物质的存在：他首先意识到“非我”的存在。若干年后，他才有了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才发现他的精神自我，即主体或感知者的存在或重要性。起初，直到他有了自我意识之前，他（婴孩）总是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对小孩子来说，一切似乎都是客观

的，他自己就是世界上的客体之一。他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他还没有自我意识。

宇宙中的一切，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被唯物主义者思想上简化为他对物质（运动中的）的概念。唯物主义是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哲学概念：它是一系列此类模式中最先出现的工作思维模式。

它（唯物主义）的产生是为了用物质和运动这两个概念来解释一切。它达到了临时目的。就其本身而言，它是有效的。它使我们意识到的许多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物理细节变得连贯起来，或多或少地为我们的头脑所理解，并在我们的头脑中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把我们对它们的想法结合成一个连贯的有机思想体系。

除非是绝对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否则他们（世人）不会否认（唯物主义，即客观事物的客观性）这一点。

但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唯物主义能解释一切吗？它能自称是完整的存在哲学吗？它是否符合我们的思维所必须处理的所有事实，并使之连贯一致？唯物主义是对所有现实本质的充分认识吗？例如，作为一种可行的思维模式，它（唯物主义）的体系中是否有意识、思维规律、良知现象、“心灵结构”、伦理、英雄主义、或宗教的位置？简而言之，唯物主义能否解释我们所说

的人格属性（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全部含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否定的。事实上，唯物主义甚至无法解释自身。也就是说，它甚至无法解释（1）思想，更无法解释（2）思想如何结合成有机系统或思想模式、例如唯物主义。

甚至（唯物主义者）赫胥黎也说：——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除了物质、力量和必然性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这种立场就像最毫无根据的神学教条一样毫无道理可言”。

然而，唯物主义者试图通过想象物质和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来避免（精神与物质）二元论，但他只能“假设”它们（精神与物质）是相同的：他无法证明自己的假设。- 《论生命的物理基础》（1868 年）。

然而，唯物主义断言，它不仅仅是关于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工作假设，而且还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一种比任何其他哲学都能更充分地解释存在着的一切事物的哲学。只有当唯物主义提出这种荒谬的、明显不合理的主张时，它才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其过分的主张才会遭到不可避免的驳斥。

唯物主义仅仅是其他思想模式中的一种，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理

解宇宙中的物理现象而创立的，它是部分地成功的。但是，当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完整的哲学，宣称它涵盖了包括精神领域在内的所有存在时，它显然是彻底失败了。只要这些（唯物主义）专家不关心意识的存在或性质、终极现实、或伟大的第一因之类的问题，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化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研究无机物的思想的工作假说还是相当有效的。

唯物主义作为无机物运动行为的思想模式，当我们必须把有机领域、生命世界的生命现象纳入我们的概念体系时，显然必须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模式作为补充。

然而，即使在生物学、生理学和人类学中，就研究二元关系（即心理-物理关系）中纯粹物理的一面而言，唯物主义思想模式也确实非常有用。但是，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绝不可能充分解释植物生命的所有重要现象，唯物主义的概念更不足以涵盖意识现象。唯物主义的思维模式不能充分解释狗的行为，更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人的智力行为、人的个性（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人的良知和其他正常属性。如果应用于这些现象，它（唯物主义）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但是，尽管它（唯物主义）的适用性有限，科学专家——他的工作就是严格地把他的注意力仅仅局限于心理-物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生命与物质、或心灵与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纯粹物理方

面——作为专家，他必须有意识地进行抽象，这种严格的抽象是有限的局限性所必需的，——我说，科学专家可以、而且必须在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的指导下进行他的物理操作。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记住，他是在有意地进行抽象，他是一个狭窄学科的科学专家，而不是哲学家。——摒弃关注并不等于摒弃存在。作为一个专家，科学家是人为地将（研究对象的）纯粹的物理方面或物质方面与他本身作为一个研究主体——活的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整个心理物理方面隔离开来。他可以用他的唯物主义思维模式成功地解释这种纯粹的物质方面，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当然不是在对作为生命体的生物本身的性质进行哲学思考。

作为一名专家，他应该尽可能合理地对问题的纯物理方面进行唯物主义解释，但不能再进一步。他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从物理学和化学的角度来看待心理-物理关系中他的那一面（物理方面）。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完成了他的那部分任务，只是处理了显然是双重现实的一面；但这个双重现实也有精神的一面或方面。

同样，一个专门研究同一课题的精神方面的人，例如，一个心理学家忽视神经和大脑结构，研究心灵的结构，他对纯粹（心理）层面的具体阐释应尽量合理地推进，但不能再进一步。

这两个片面的系列研究及其所产生的解释，本身都不可能是完整

的，因为每一个都只涉及实际上是双面现实的一面，向我们的头脑提出了一个双重问题，即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彼此迥异的两种事物（即生命与物质、精神与肉体、意识与体现）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性质。

哲学家在同样研究了双方专家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会着手建立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应适当考虑到这两个方面，并将这两个方面的事实结合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

普通人的思维，如果不是受僵化的专业化的驱使，对事物的物理方面采取狭隘和片面的现实观，而是将整个人格的每一种能力都用在人类意识所反映的整个存在问题上，并从整体上看待事物，——那么，至少在思想者的文化相当发达的情况下，就可能会被迫切对生命和人格采取某种万物有灵论的观念。

同样，普通人对自己心理存在的确定性，要远远高于他对存在于他心灵之外的任何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直接感知到的是他自己的心理观念，并由此推断出客观刺激的存在。他对（1）主体（即感知主体的）的存在比对（2）客体（他所感知的对象）的存在更加确信。他还绝对肯定，心灵与物质丝毫不相同。

坚持相反理论的唯物主义者属于极少数人，他必须为自己辩护，如果他能说服全人类采用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模式，将其视为解释意识的全部内容、人类所有正常经验（包括自我意识）的总和的最佳和最充分的哲学，那么他就能在人类的普遍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

唯物主义者认为，所有哲学的目标都是一元论，即用我们对单一现实的概念来解释一切。他还认为，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一元论。

-----

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故意忽略意识和物质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以及只用其中的一个来解释所有的存在，来解决意识和物质之间的二元对立。

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有必要形成一种“一元论”——即一种统一思想体系——那么，在哲学上最合理的一元论就是不忽视思想、或不把思想解释掉的一元论。一方面，(a) 唯物主义者的哲学就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b) 绝对唯心主义者的哲学（他从思想的角度解释一切），或(c) 唯我论者的哲学（他从自己的思想或自我的角度解释一切，而忽略其他一切），都不是这样做的。因此，绝对唯心主义是一种比唯物主义更哲学化的一元论。赫胥黎

经常被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然而他不得不说：——

“通过自己的知识了解伟大的真理.....这是值得付出任何努力的。.....诚实而严谨地跟进思索那些把我们引向唯物主义的论证，必然会使我们超越唯物主义。你们所说的物质和运动对我们来说只是意识的形式。因此，如果我必须在绝对唯物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我将不得不接受后一种选择”。

但是，即使精神领域不存在，人们还能承认唯物主义是一元论吗？当然不能。首先，唯物主义无法驱逐物质与运动的二元对立。没有被移动的东西，就不可能有运动；而如果没有可以移动的东西，就没有东西可以被移动。其次，从无数不同的原子或无数独立的电子（包括正电子和负电子）的概念中不可能形成一元论哲学，因为每一个原子和电子都与其他绝大多数原子和电子相隔数十亿英里。千百万个不同的电子和原子的概念只能构成多元论的逻辑基础，而不能构成一以贯之的一元论的逻辑基础。因此，唯物主义不是真正的一元论，而唯我论无疑是真正的一元论。

在我们简化思想模型的努力中，无论我们将其他什么排除在外，我们显然不能排除思想本身；我们也不能排除拥有思想、并将其排列成有序系统的主体或思想者。

我们对物质宇宙的所有认识都包含两个事物（a）主体和（b）客

体之间的关系。在考虑真正的哲学或关于客观事物的主观思想体系时，主体和客体都不能被排除在外。在创建哲学时，主体或思想者不能被忽视，因为思想模型和哲学都是由主体（哲学家）所人为地设计的，目的是使他（哲学家）能够理解他的心理概念，这些概念与外部刺激有关，而外部刺激会刺激主体或思想者内心的感觉和想法。

唯物主义者试图把他的哲学或思想体系建立在一种理想的统一存在之上，一种假定的神秘的客观实体，他称之为物质，他认为这种物质存在于自身之中，与思想无关。然后，他想象，显然，这种物质会散发出关于其本质的知识，这些知识会从外部渗入我们的头脑。

这种想象中的统一物质，即“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并没有作为客观现实的统一存在，相反，它是由无数不同的原子组成的。

只有虚构的物质，只有精神上的抽象，才具有唯物主义一元论赖以建立的这种统一的存在。唯物主义者概念中的物质客观上并不存在，它只是唯物主义者头脑中的一个概念，是唯物主义者从科学中关于无数不同原子的更为精确的概念中抽象出来的。事实上，唯物主义者所说的“物质”这一抽象的统一存在的精神概念，是在想象中从人的头脑中投射到客观存在中的，而且只是在想象中。人的思维是单一的，并且在思维中不断追求一致性和简洁性，这

就给无数独立的原子赋予了一种完全虚构的单一性。没有人在客观世界中发现过，也不会有人在思维之外发现，——唯物主义者所试图建立的宇宙的那种特殊的单元物质。

这种物质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存在于唯物主义者的头脑中。相反，在思维之外，我们有无数独立的原子，每一个原子都可以分成电子，我们是通过它们共同对我们的思维产生的影响来认识这些原子的。

此外，这些原子以各种不同方式形成了无数不同的物质，它们是八十多种不同元素的组合。物质作为一种统一的存在，仅仅是头脑中的一个抽象概念。

我们的主题是哲学，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然而，一般的唯物主义者对形而上学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他总是对哲学嗤之以鼻。他的论证是浅薄的、表面的。他通常是这样论证的：——

**【我们只有“五种感官”，而每种感官都只能“感知”物质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可能感知非物质的东西，也就没有理由相信非物质的精神或灵魂的存在。**

如果非物质的东西确实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对它有任何了解，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仪器可以用来感知或研究它。】

对于这个论点，我的回答是：首先，“我们感知，因此我们必须存在”。此外，我们真正感知的是我们的精神感知，也就是说，我们感知我们的感觉和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想法。这些感觉和想法是非物质的。它们不能用杂货店的秤来称，也不能用尺规来量，不能递到柜台上，更不能包在包裹里。

同样，我们的感官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我们为了感知而使用的仪器的确是物质的，但感知（本身）却是心灵的。感知的是自我，而不是感知的仪器。诚然，“自我”常常通过专门的物理神经末梢来感知物质事物的存在，而这些神经末梢是“自我”为这一特定目的而建立并保持修复的。但很明显，感觉器官本身并不能感知任何东西：它们只是“主体”或“自我”在感觉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没有人会认为，牙医从一个人的牙齿上拔出、并在他的工具末端展示的神经（本身）有任何感觉。

当“自我”在死亡时丢弃了它的整个躯体，连同“自我”在与物质环境的积极和重要关系过程中使用的整个物质装置——那么，被丢弃的装置本身能感知多少呢？它所感知到的东西不会比眼睛被眼科医生摘除之后所感知到的东西多多少，因为眼睛被摘除之后，它就与以前使用它来进行视觉活动的精神主体断绝了必要而密切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拥有不止五种感官或一系列专门的神经末梢。我们有特殊的神经来感知热，还有另一系列神经末梢来感知寒冷。我们还能感觉到饥饿和口渴；我们用手握住一样东西，就能“感觉”到它的重量：我们有这种肌肉感觉。同样，我们不必把“感官”一词局限于那些在主体和客体之间运用物理装置进行交流的精神感知能力。我们感知或感觉到理性与反理性之间的区别；我们还感知或感觉到美丽与丑陋之间的区别。我们还有道德感。此外，我们还能感知机智，估计幽默的质量。”我们“做这些心灵的事情，而“我们”本身就是心灵的（主体）。

如果唯物主义者认为他只能通过五种感知器官（听觉、味觉、嗅觉、视觉和触觉）来感知五种感觉，那他就错了。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并牢记的主要一点是，当我们看到、听到、尝到、闻到、触摸到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精神存在于感知主体，——通常是通过它的物理装置来感知，而物理装置是由“自我”为这一特定目的而建立、并保持维修的。

但在这方面，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直接感知自己的精神存在，而无需借助任何专门的神经。

唯物主义者断言我们对任何事物存在的认识完全依赖于我们的五种感官，并说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神经感知一个事物，这个事物就没有客观存在。他（唯物主义者）之所以前后矛盾，是因为我们

的五种感官中没有一种曾经或将来能让我们感知到“时空”。我们只能推断它（时空）的存在，而不能感知它的存在。

-----

唯物主义者断言，我们对物质（我们感知到的）的客观存在的确信程度，远远高于我们对自我或自我（感知物质的）的独特存在的确信程度：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精神自我的存在，但我们不能不相信物质非我的存在。

但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有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确定，那就是思想的存在。思想可能与客观现实相吻合，也可能不相吻合，但很显然，思想是存在的。（思想的存在比被思想的客观事物的存在更确定）。

在思想的存在之后，按确定性顺序排列的是思想者的存在。我们不得不相信思想主体的存在，因为思想并不只是彼此孤立地存在，也不只是与任何心灵无关地飘荡。它们（思想）由心灵（思想的主体）创造，然后由每个心灵（即“自我”）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例如）或者形成某个唯心主义者的思想，或者形成某个唯物主义者的观念。一个人的思想与另一个人的思想截然不同。因此，这种差异必然有其原因，即，原因是，这两个主体（思想者）本身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没有某个主体（思想者）首

先构思思想，然后将其系统化，那么就不可能有思想体系。

对于心灵来说，精神领域的存在要比物质领域的存在更加确定，因为只有通过研究心灵的精神内容，我们才能推断出非心灵（非我）的东西的存在，也就是说，推断出心灵所思考或感知的东西的存在。

然而，唯物主义者认为，“自我”与“身体”一起开始存在，“自我”随着“身体”的发展而发展，“自我”随着“身体”的衰亡而衰亡，最后，“自我”随着“身体”的毁灭而毁灭。

然而，事实是，同样的想法可以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即，除非首先有一个被称为“生命”的联合机构，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有机物质的合成，也不可能将无数的物质原子有机地统一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生命是建立有组织的物质性身体的合成机构。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体现形式的进化则是随后随着生命的发展一步步进行的。以人类为例，胚胎期的生命，其自我是一个因果因素；它逐渐在自身中形成一个雏形。躯体——它是果实——随着活生生的自我、或自我的发展而一步步发展，而自我是躯体和自我发展的原因，也是躯体和自我不断合成的原因。

在人的一生中，是“自我”引导着不断吸收不同的新鲜原子和抛弃旧原子的复杂过程。在来来往往的原子不断流动的过程中，自

我作为持续的合成因素，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死亡意味着“自我”离开它的身体；而“自我”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是物质合成的原因，是将身体的原子保持在一起的结合因素。当“自我”对身体成分的这种作用停止时，原子很快就会分散，再次成为原材料，而其他生命或精神机构将相继利用这些原材料来达到它们的各种生命或精神目的。简而言之，身体不是自我的原因，而是结果（效果）。机制不产生生命，而是生命产生机制。

唯物主义者认为，“自我”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用来表示生命活动的总和，而这些活动仅仅是有组织物质的“功能”，是由单纯的机械能作用于物质的。“功能”一词是唯物主义者非常喜欢的一个词。

然而，“功能”一词只是对应于作用中的仪器，换句话说，就是运动中的物质。例如，消化器官的功能就是消化食物的过程。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功能是传递（声音与电磁）振动。人类身体的每一种物质功能都只是对应于运动中的物质，但这些千差万别的功能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所有运动中的物质，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生命或精神。简而言之（a）功能是为目的服务的；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b）非物质的或精神的目的论机构的存在和至高性。奥利弗-洛奇爵士（Sir Oliver Lodge）说，生命并不是物质的功能，“就像风不是在其影响下起舞的树叶的功能一样”。事实上，是自

我从环境中提取物质，然后引导、使用并最终丢弃它所合成的有机体。是生命构建了有机体，是生命将有机体的各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相反。

-----

唯物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头部受到撞击，导致其大脑的物理结构受伤，那么大脑的精神表现——如思想、意识、祈祷——就会受到干扰。此外，如果一个人的头部受到足够重的撞击，所有的思想和意识都会从这个特定的头部永远消失。因此，他（唯物主义者）认为，产生思想和意识的显然是头部。

此外，他（唯物主义者）还坚持认为，如果将足量的（物理）毒药引入物质机体，前者对后者的伤害就会终止其所有的精神活动。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精神”实际上只是物质机体身体活动的一部分。还有人（唯物主义者）认为，茶或酒是纯粹的物质，当它们进入肉体机体时，会对我们所说的灵魂、精神或自我产生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有人认为，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必然可以推断出，那些被称为精神的活动实际上完全是由运动中的物质引起的，而当物质因火化等原因而消散时，所谓的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了。

此外，有人认为，如果疾病发生，身体各种活动的精神结果也会受到相应的伤害；身体治愈后，其精神表现也会随之更新。

还有人认为，各种精神活动的所在地可以位于物质结构的不同部分，即神经和大脑，因此后者（物质）显然会产生前者（精神）。

-----

但是，——例如，假设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收到了一个纯粹的精神意念，比方说，通过一封电报，传达了她的妻子、家人和所有财产被烧毁的信息。一个纯粹的精神意念从外部进入他的头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物质躯体的每一部分：这个意念很可能会严重损害他身体中每一个器官的工作。他甚至会因此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他身体中的所有物质原子都会开始消散——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意念涌入的结果。

同样，纯粹精神性的忧虑也会伤害物质身体的每一部分。

当一个人非常努力地写一本书或一出戏，以至于他的总体能量输出非常可观时，如果有一个他非常重视的人告诉他，他的作品毫无价值，他可能会因为气馁而失去几乎所有的能量——这纯粹是精神上的——他可能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他甚至会变得身体非常不舒

服。相反，如果有一个他非常看重的人告诉他，他的作品是真正的杰作，那么他几乎肯定会获得巨大的能量，从而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除正常的饮食、运动、睡眠等。

每一位医生都会通过将自己的精神影响作用于病人的精神方面，而不仅是将物质药物引入病人的身体方面，从而达到最佳效果。医生认为，病人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精神自我。

没有任何一种瓶装或小报上出售的滋补品能像快乐那样，对身体产生如此强健和振奋的作用；开朗的心境往往能增强物质机体，而持续的饕餮盛宴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我并不否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自我与其身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所断言的是，身体并不是生命机体的唯一领导，而“自我”仅仅是办公室小弟，而是反过来。

-----

如果上述唯物主义者的论证确实表明，自我本质上（仅仅）是运动中的物质，那么我的论证也同样证明了身体本质上是非物质和精神的。但我并没有为我的论证提出这样的主张。奥利弗-洛奇爵士说（《人与宇宙》，第 91 页）：——

“大脑是连接精神和肉体的纽带，而精神和肉体本身属于不同的存在秩序”。

再说一遍：——

“完全破坏大脑的某些部分，我们就切断了精神和物质区域之间的联系。没错，但（a）切断或破坏联系交流并不等于（b）摧毁或破坏交流者：砸碎器官也并不等于杀死器官制造者”（第 93 页）。

柏格森说：——

“大脑生活只占精神生活的一小部分”。“大脑的作用之一是限制思维视野，使其（思维）行动更有效地与其物质环境发生关系”。

正如迈尔斯和其他许多人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自我的潜意识或潜意识部分，——是人格（自我认知、自由意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在他（人）死后，通过人工方法重新调整他的尸体中气体的平衡，那么没有人会指望这个人会再次活过来——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话。像舍费尔教授这样在这一应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专家，和其他人一样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活着的自我不过是起作用的物理机制，那么通过重新调整物质机体并从外部为其

提供机械能，就应该很容易，或者至少很有可能在身体中再现精神活动。（因此说明，所谓——“活着的自我不过是起作用的物理机制”；——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同样，如果身体就是人，如果自我仅仅是身体功能的结果，那么，如果一个人被截去了身体的大部分，他的人格怎么会不因此而缩小呢？如果我的双腿和双臂被截肢，躯干上的大部分肉也因节食而减少，我仍然是“我”，我的人格不会因此而缩小。此外，每时每刻，当我呼气时，成千上万的原子离开了我的身体，而当我吸气时，又有成千上万的原子取而代之，但“自我”在其身体各组成部分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仍然是它自己。

——身体的物理机制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复杂的工具，它是一个复杂的仪器，被一个精神主体（“自我”）所使用。如果失去了这一机制的一部分（这一机制是由精神自我所逐渐建立起来的，使它能够积极地、有活力地与其物质环境相对应），例如，如果这一物理机制的任何一部分被损失了，如果身体被截肢或毁坏，那么“自我”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切断了它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它的物质装置维持的。一个木匠，如果失去了锯子，就不能再用它（身体）锯木头；如果失去了刨子，就不能再用它（身体）刨木头；然而，木匠本身是存在的，他本身仍然是他失去工具之前的样子。木匠没有了工具，就不能再用工具做木匠活了，但他本身并没有消失。

同样，自我在其部分装置、甚至是整个装置被毁坏或受到伤害之后——仍然存在。

自我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a)电话交换机接线员与(b)交换机本身之间的关系。电话系统的机械装置什么也感知不到。电话设备本身也不构成接线员。接线员在离开电话交换机后仍然存在。接线员的工具只是一个装置，它被精神机构（接线员）用来通过物质过程（振动）将非物质的观念从电话交换机传递到外部世界，再从外部世界传递到电话交换机。

-----

唯物主义者通常认为，生命是机械能在有组织物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唯物主义者）说，能量有多种形式，如电、光、热、磁、（机械）运动、引力、内聚力、斥力等，而精神活动不过是这种单纯的机械能的最高级和最复杂的表现形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奇怪了，以我们现在对机械能的了解，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他可以像我们用电一样，通过电线把生命输送到我们的医院和战场。事实上，所有形式的机械能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每个人都承认，任何一种物理能都可以很容易地转换成任何其他形式的物理能，但是没有人想象一下，机械能可以转化为生命，或反之亦然。（换言之，物理能量与生命之间，不能互

相转换。)

同样，将机械能储存在真空瓶、蓄电池等设备中也很容易，但没有人认为生命可以这样储存或积累。如果有医生建议用同样的机械方法在医院里积累生命，并声称已经设计出了这样做的设备，那么每一个对生命和物理能量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宣布他（该医生）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骗子。

此外，所有的机械能都可以通过积累而得到加强和增加。那么，如果生命和人格只是物理能量，那么生命和人格就可以通过积聚而增加。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任何等级的生命，无论是最高级的还是最低级的，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而，有人写了一篇非常富有想象力的关于一个疯子的人物素描，在这篇素描中，作者努力描述了这个疯子是如何饲养蜘蛛，以及他是如何为蜘蛛提供苍蝇的，因为他妄想蜘蛛吃掉的每一只苍蝇的生命都会增加蜘蛛所拥有的生命总量。当蜘蛛吃掉了许多苍蝇，并因此积累了许多生命时，这个疯子就吃掉了所有的蜘蛛，以增加自己的生命供应。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如果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个疯子的计划不能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和科学的呢？我们为什么要嘲笑野蛮人，因为他认为吃狮子肉会让他变得勇敢，吃传教士会让他变得聪明或善良？

奥利弗-洛奇爵士写道：——

“如果生命能量真的可以转化为、或以任何方式转化为无机能量，如果死尸真的比活的身体拥有更多的无机能量，如果真的这些‘无机能量’总是、或曾经在生命解体时重新出现，那么，毫无疑问，生命将立即被证明是一种能量形式，并将进入物理学的计划。但是，由于这一切都不符合事实——与事实恰恰相反——我坚持认为，生命不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它不属于我们目前的物理范畴，对它的解释仍有待寻求....。在我看来，它（生命）属于一种独立的存在秩序，它与事物的物质框架相互作用，并在那里对已经存在的能量施加引导和控制。——生命不会增加任何已知形式的物理能量存量，死亡也不会以任何已知方式影响物理能量总和。——那么，我的论点是——在这个论点中，我实际上是在为我的物理学家兄弟们说话——虽然生命或心灵既不能产生能量，也不能直接（对外界）施力，但它可以使物质对物质施力，因此可以进行引导和控制；它可以通过安排现有物质的位置，以及为现有能量的释放定时，为任何活动场景做好准备，从而产生与想法、计划或意图相一致的结果；简而言之，它可以‘瞄准’和‘发射’。”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属于哲学范畴，因此，哲学家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在现代哲学家中，柏格森和尤肯是最伟大的。柏格森（精通自然科学）不是用物质，也不是用能量，更不是用两者的结合，而是用生命来表达一切现

实。尤肯不是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而是从精神——生命的最高模式——的角度来看待和表达一切现实。

记忆力是一种难以用机械方法解释的能力。然而，唯物主义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事实，即在记忆的情况下，就像在其他类型的心智的情况下一样，物质的大脑承担着自己的角色。唯物主义者断言，人的心智是大脑的一种属性，大脑具有储存印象的能力，就像一张留声机唱盘。他（唯物主义者）说，大脑（或心智）就像一个留声机唱盘，从外部以机械和物理的方式留下印象，大脑结构被动地接受其印象，然后将其表达出来，这是物理能量应用的结果。唯物主义者普遍采用这种观念，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观念是完全不够的。

首先，与留声机唱盘或任何其他机械装置（如照相制版）不同，人类的大脑具有辨别能力。它选择一些印象，拒绝其他印象。它关注某些印象，并以牺牲其他印象为代价聚焦于这些（所关注的）印象。

此外，在注意并接受了一个印象之后，心灵不仅仅是回忆它，而是将它与其他印象结合起来，并对它们进行调整，使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连贯的思想体系。心灵协调各种印象，把它们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任何无机的机械装置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同样，如果在一千个不同的头脑中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印象，那么这些印象就会在每个自我、或自我的个性作用下变成一千个不同的有机整体。在这一点上，心灵不同于留声机唱盘和照相底片。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数以百万计的心灵受到完全相同的外部刺激的影响，但只有一个人，一个牛顿，能够从苹果掉落的平常现象中感知到——由于他的洞察力而被我们称为万有引力定律的东西。

同样，千百万人看到、和听到家用水壶的盖子因内部蒸汽的压力而上下舞动。留声机唱片和照相底片只是记录了这一事实。然而，记录这一现象的头脑却不是这样。对眼睛和耳朵的外部刺激对每个人来说都似乎是一样的，但是，其中一位名叫瓦特（Watt）的人对这一普通现象进行了默想，并从水壶盖移动这一普通的外部刺激中，逐渐形成了蒸汽机的最初构想。——每个人的头脑都不同于硫化盘或灵敏的照相底片，它（头脑）可以对所受到的印象进行着色和改变。它（头脑）不像单纯的机械装置那样只是被动地吸收这些印象。

就心灵而言，所有用于接收和储存物理印象的无机机械装置都不具备这些要素。——例如，心灵对各种现象表现出一种目的主义的态度，它牢牢地抓住某种理想的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调整各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植物中也是如此，在所有动物中

更是如此，但在人类身上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留声机唱盘、照相制版、或任何无机器械中都看不到这种情况。

此外，硫化盘或感光板中的原子保持不变；如果它们（原子们）不这样做，印记、“记录”或底片就不会保持不变，而是会消失（即，若那些原子们变化了，那么，其印记、记录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人类的大脑，甚至整个身体，都在不断地改变其物质成分：——它（人的身体）不断地吸收新的原子、丢弃旧的原子（即新陈代谢），但个人特征（“自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记忆依然存在，新的思想组合不断产生。

从婴儿期开始，心灵在保持其个体特性（“身份”）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在来来往往的原子不断流动的过程中，自我或“身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特征。但是，如果留声机唱盘、照相盘、或胶片不断改变其组成原子，那么印在上面的“唱片”或“底片”又会变成什么呢？如果身体就是人，那么人到老年时，怎么会想象出五十年前，他在剑桥划船时，（当时的）原子和体能单位的集合（与五十年后的今天）完全不同的情景呢？——他怎么会为过去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怎么会毫不怀疑是他自己参加了那场竞赛，——尽管他知道，在赛船事件之后的每七年内（身体的原子每经过七年就会全部被新陈代谢掉），以及在这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与以前构成他（不断变化的）身体的每一个原子和每一粒能量分离了呢？

又或者，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肉体由特定的原子组成、使用特定的能量单位时犯下了罪行，而且他逃过了二十年的司法侦查，——那么，他怎么还会觉得自己要为犯下的罪行负责呢，——因为（二十年前）当时他的肉体由与现在的肉体完全不同的原子和能量单位组成。——为什么在犯罪 20 年后，整个社会还认为他有责任，尽管他们非常清楚，参与这一罪恶行径的任何一个微小的物质粒子或物理能量单位，如今都与他现在的身体没有任何具体的关系？——在那段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里没有一个原子仍然存在（而是都被新陈代谢掉了），——但有一些非物质的东西（即“自我的身份、心灵”）存在。

---

唯物主义者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械论者，但他“脑子里”有“机械论”的概念，否则他就会意识到我在上面匆忙勾勒的事实。如果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应该主张每七年再婚一次，理由是人不过是躯体，在这七年期间，已经结婚的躯体已经失去了其（“身份”）特性，而新的躯体还没有结婚。

(1)有生命的有机体与(2)大量无机物（无论多么协调）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每一部分合作，执行单一的目的论行动。而在有生

命的有机体中，其中每一个组成原子都与其他原子合作，持续不断地完成各种不同的、非常复杂的动作；——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有目的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有机体的目的活动。硫化石圆盘、照相制版、蜡封、印刷、或书写记录、或任何无机原子集合体中的原子成分是这种情况吗？（显然不是。）

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努力解释——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协调成一个整体的精神能力，希望能在物质的大脑或神经系统中发现某种中心装置，发现这种装置可以用来支持这样的论点，即上述思想的有机协调有一个物质中心，因此，也许有一个物质原因。但是，即使能在大脑或神经结构中找到一个物质中心核或装置，它也只能是精神机构所使用的物理工具。它无法解释连贯的思维，就像电话交换机无法解释通过其电线进行的谈话的连贯性一样。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大脑或其他地方寻找这样一个物理的、统一的和协调的中心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它失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今天人们不再期待或寻求它的发现。出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们不能不相信，生物体的协调机构是精神的，而不是物理的。

有生命或有机物——与无生命或无机物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分界线体现在生长上。只有在有生命的地方，我们才能发现生物所表现出的那种生长。

此外，只有在有生命存在的地方，我们才会发现自我修复的现象。有些生物，比如螃蟹，如果失去了肢体，就会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肢体；如果没有生命体居住在物理结构中并对其完整感兴趣，这是不可能的。

生物体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定期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这方面，生物体与单纯的机器有很大不同。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话说，生命的主要特征是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积极而重要的对应关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调整。同样，我无法想象，在繁殖—后代的产生—这件事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巨大分界线怎么可能被忽视。没有人会想象，如果他把两只手表放在一起，它们会生出一窝小手表。但是，如果有有机体只是一台机器，无论多么复杂，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生物，无论多么低等，无一例外都能繁殖出自己的同类，而任何机器，无论多么复杂，都无法繁殖出自己的同类。

在大约三年前的英国协会会议上，一篇论文的读者说，他无法相信有机机制中没有灵魂，因为只有假定灵魂的存在，他才能解释胚胎中眼睛等的发育。他可以理解光在敏感组织上的跳动作用如何逐渐使该组织对光产生敏感性。他还可以进一步设想，通过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光的作用会如何逐渐产生对光越来越敏感的能力。但他说，他无法理解，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像人眼这样一

个极其复杂的机器，是如何在黑暗中——在出生之前——逐渐发展完善的，除非这个机制的建立是由某种精神机构——（上帝）心灵——控制和引导的。父母有一双发达的眼睛，并不能说明孩子就有这样一双眼睛，除非有一个目的论的指导因素存在，能够在黑暗中发展出后来能够作为如此完美的光学仪器的东西。

曾经有人预言，随着物理科学对心理-物理问题的机械方面的物理解释的扩展，用唯物主义思维模式来理解生命所产生的影响的难度会逐渐降低。但日益明显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对机械论概念的难度压力与日俱增。

一个单细胞，通过任何可以想象的机械或化学变化过程，怎么可能最终发展成为像人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实体，具有像一般人所具有的如此复杂的体现、和如此复杂的精神特征；——我说，如果假定整个过程完全是化学和机械的，这怎么可能实现呢？根据唯物主义理论，一个人身体的所有复杂化学成分和所有机械排列，更不用说他的性格了，无论如何，都潜在地存在于单细胞中，或存在于两个单细胞中，而这两个单细胞又结合在一起。

例如，对肾脏中单个细胞功能的现代研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个特殊的细胞确实异常复杂，而且具有奇妙的指导功能和目的论性质；无数个细胞共同完成整个肾脏的工作。人体中许多其他不同种类的细胞也是如此。此外，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细胞相互合

作，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细胞都是从两个单一的生殖细胞中产生的，因此，这两个细胞的组合（根据唯物主义理论）一定是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奇迹创造者。普通人（对此）太具有怀疑主义了，我几乎可以说（普通人）是太聪明了，——他们（普通人）不可能对唯物主义哲学抱有孩童般的信心，相信机械论假说赋予两个单个生殖细胞的奇迹。

在上述案例中，胚胎的结构和成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存在这种物理干扰，最初的想法或心理构想最终还是得以实现。它克服了许多机械和化学障碍。因此，产生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是既非化学也非机械的因素：它必须是生命或精神因素。

然而唯物主义者认为，精神和物质两者即使真的都存在，也是绝对不同的，精神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影响物质。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你可能会期望火车的各个车厢会因为火车司机和警卫之间存在的友好感情而联系在一起。但我首先要回答的是，唯物主义者一直在断言，物质不仅影响精神，而且完全产生精神。如果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虽然与精神如此不同，但它不仅能够影响精神，而且实际上能够产生精神，那么，他认为后者能够影响、甚至产生前者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说法就不合理了。高级的东西更有可能产生低级的东西，而不是反之。

此外，唯物主义者还必须解释两三岁的孩子骑着并控制着一匹大车马，并把它牵回马厩这一乡间常见的景象。

如果心灵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肉体，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庞大的军队带着枪支和行李横穿欧洲。我们自己也意识到，精神机构控制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唯物主义者认为，精神控制肉体的表面经验与能量守恒定律相矛盾，因此一定是一种错觉。但我首先要回答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灵魂既不被视为能量的创造者，也不被视为能量的破坏者，而是被视为运用能量的指导原则。正如奥利弗-洛奇爵士所说，精神能量代表的不是枪，也不是火药，而是瞄准目标的能量。其次，虽然力的平衡定律或能量守恒定律作为一种工作假设非常有用，但它仅仅是一种假设：不可能证明能量的数量始终保持不变；事实上，宇宙能量的数量是否始终保持不变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一点。

=====

=====

=====

=====

=====

=====

---

---

---

## 第十一章

### 决定论和自决

有神论的反对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因此也不相信统一的宇宙意志。他们说，万事万物都是由其前因后果和环境所决定的，因此他们否认人类意志或选择和决定能力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是“决定论者”，断言宇宙万物都是“必然的”。如果是这样，如果宇宙万物都是必然的，那么，人当然就没有任何主动（意志与行动）的自由，他只是一台机器。

另一些人则是首先将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并将其应用于选择行为，从而也走上了唯物决定论的道路。

还有一些人之所以采取决定论的立场，是因为他们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因此没有任何人类自决的余地。

---

与这些宿命论观点相对立的理论是自我决定论，即上帝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人类自我所拥有的主动性是上帝赋予他的天赋，人的主动性是人类意志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原因。尽管在无机领域，一切事物都可能、而且很可能被一成不变的统一性（定律）所严格限制，因此任何无机（或无生命）事物都可能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但在有机领域（生命世界），某种程度的真正行为或个人主动性肯定是存在的。即使是牡蛎也与鹅卵石有着本质的区别；——就人而言，“自我”与意志和意志行为的产生和决定有着很大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我产生并控制着自己的意志，也决定着是否对其中任何一个意志采取行动。自我的思想和决定并非完全由遗传和环境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天意所决定，而是，人拥有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决定的。

我已经说过，决定论认为整个宇宙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完全必然的，包括人类的一切行为，（决定论者）认为——它们是由不可抗拒的原因绝对地、被动地、和无助地决定的，——而个人自身对这些原因没有任何控制的自由。

有人认为，相信人类存在主观能动性自由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而且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论。人们坦率地承认，它（关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自由”的理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但也有人认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并不一定正确。得出真理的最好方法不是数人头。几千年来，地球是平的而不是球形的理论，以及太阳

相对于地球运动的理论，都是曾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以至于没有人怀疑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理论，但由于（1）理性的运用和（2）知识的进步，这些理论最终不得被完全推翻。有人认为，理性和现代知识证明了“决定论”的结论是正确的，甚至是必然的。

但是，——如果认为人在不同选项之间拥有某种程度的选择自由只是一种理论，那么与之相反的观点，即决定论，——也同样只是一种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同的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是由人类思想形成的，目的是使人类的复杂内容变得可理解，并对其做出解释；——很显然，这两种理论（“必然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以其是否足以达到特定目的为标准。如果这两种理论（“必然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理论”）都仅仅是理论，那么，在评估它们各自的价值时，最高的检验标准必须是它们是否有效。也就是说，我们对每种假说优劣的评判标准必须是，与另一种假说相比，每种假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复杂的总体经验变得可理解和可处理。那么，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每一种假说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事实，并使它们变得连贯和可理解。

-----

在此之前，我必须说，我不承认人类对自己拥有某种程度的主动性自由的永恒性根本信念仅仅是一种理论。这种（关于自由的）信念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意识事实。与之对立的观点，即决定论（宿命论），是一种更严格意义上的“纯理论”（即，没有事实根据）。

不过，我现在不想强调这一点，以免被人指责我一开始就在试图（以结论来）解决整个问题。为了论证起见，让我们把每一种观点（“必然决定论”与“意志自由理论”）都当作纯理论来看待。

在物理学、化学以及所有涉及无机领域的科学中，一切似乎都是完全确定的，都是严格必然的。在这些科学中，决定论的思维模式非常有效，而且也许是充分的。如果天体有一定程度的主动自由，天文学家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精确地计算出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前发生了哪些日食，一千年后又会发生哪些日食。如果每个物质原子或每个能量单位都拥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那么无机化学的结果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可靠。我们不认为任何无机原子、或任何无机原子的集合具有任何程度的意志、任何主动的自由、任何选择的力量。没有人会指责或赞扬——物质原子或太阳体的行为。我们既不赞美它们，也不指责它们，因为我们并不赋予它们在任何可能出现的假定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自由。

无机机器也是如此。如果手表出了问题，我们可能会责怪手表的

制造者，因为他要对手表的缺陷负责，但我们不会责怪手表本身。我们认识到，作为一台纯粹的机器，它不具备任何主动性。

但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能否扩展到无机领域之外？如果应用于有机领域，它是否行得通？它是否足以解释生物（人类）的行为？

生物学家的研究对象是有生命的物质；在生物学领域，他可能会满足于决定论，因为他的目标是在特定和有限的范围内精确；但是，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会有一个无法估量和干扰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因素会使他的问题复杂化，并容易打乱他的计算。（有个研究苍蝇的化学和机理的学生，无论他多么能干，无论他多么熟悉自己的研究课题，——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果，预测出苍蝇在房间里徘徊的路线？）

不可估量的主动性因素，如果不被刻意忽略，不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等式（公式）之外，就会干扰生物学家对生命现象的纯机械和化学解释的简洁性和准确性：它（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他（生物学家）的计算。——如果不存在自决这样的干扰因素：如果生物不具有任何主动性，那么解释生物体的任务就会大大简化。——因此，为了简便起见，生物学家为了他的知识分支的目的，可以忽略——有生命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的自决。

但是，将主动性排除在等式（公式）之外，为了机械的解释而忽视自我决定，——而机械的解释不能包含任何程度的自由，——这并不等于将这一（自由）要素从（实际事实的）存在中驱逐出去。

然而，有时候，人们的这种（有意地忽略“主动性”的）愿望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对生物体的机械解释是一种完整的解释——在生物体中，主动性的自由可能并不比严格的（必然性）生物学概念中的生物体更多。只要一个人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局限于生物学——严格地说，正如我所说的那样，生物学是关于（有机）物质的科学——他就可以通过完全忽视自我决定的尺度（只要有生命存在，这种尺度就会不断地进入他的研究领域）来最好地（在规定的范围内）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仅仅忽视主动性，并不是把主动性从存在中驱逐出去。

作为研究有机化学和生理学的专家，即研究生命结构的单纯组成和单纯机制的专家，科学工作者有理由进行严格的抽象，并尽可能合理地对生物体进行物理和化学解释；——但前提是这些专家始终不能忘记：（1）排除注意力与（2）排除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专门研究存在的某一阶段（或方面）与对整个存在进行哲学思考完全不是一回事。

了解生命所使用的机器的工作原理与了解使用机器的生命也是两

码事。

-----

决定论等各种思想模型是在思维主体（即人）的头脑中人为构建的，目的是使其全部经验变得可理解和连贯，并对无数不同的意识数据进行鸟瞰。这种思维模型是人为的装置，其目的是解释自然界、人类等的事实。不能为了适应思想模型而改变事实：必须调整概念模型以适应事实。

与一贯决定论者不同的是，当他（一个人）偶尔做了一些受到良心谴责的事情时，他（人）就会感到非常羞愧，尽管他的错误行为并没有被发现，但他还是会承认自己的过错，并表示深深的歉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承认什么过错。当他做错事时，他会自责，因为他为自己感到羞耻。他良心不安，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自己拥有某种程度的自决权。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某种主动的自由，他不允许自己忘记，他本应该行使自己的能力，在对立的选项中作出选择，并实行自我控制。

然而，决定论者虽然也是人，但他在理论上（尽管他从未在实践中）把自己想象成完全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他坚持认为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自我决定的能力：他（认为自己）不具备任何真正的

自我控制能力；他根据对自己假定的局限性的估计来判断其他人，他否认其他人在任何程度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所有知识都源于经验、意识内容和反思。决定论是被试图作为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提出来的：期望——它使我们人类的全部经验变得连贯和可理解。然而，不幸的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无法从人类意识中消除意志的自由性。

我们坚信，我们拥有相当程度的主动自由。每一个正常人都意识到自己享有在不同选项中做出选择的真正权力。每一个普通人都深信，他行使着某种程度的真正的自我决定权。我们的知识建立在我们的经验之上，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以及意志行为的经验，——这种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主动性自由的第一手知识。

同时，每个人都始终把相当大的自由赋予其他人。在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中，每一个“决定论者”都要求他的同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只有在存在真正的主动性——某种程度的选择自由——的情况下，责任才会存在。

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是按照决定论的原则运作的，将来也不会有。男人和女人在任何地方都被视为有责任感的人——甚至被“决定论者”视为有责任感的人。决定论无法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事务。

即使是决定论者自己也普遍认识到，这种理论行不通。一个商人，即使他坚持称自己为“决定论者”，但在对待他的办公室职员的行为、他的任何员工的行为或他的债权人的态度上，他从未真正实践过决定论原则（即，他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即使是最热衷于决定论的人，也不会不指责抢了他手表的扒手。

此外，教条主义决定论者最常见的做法，莫过于在对手成功论证自我决定论时，对手进行激烈的谩骂。这些诋毁那些反对决定论理论之人的人忘记了，如果他们的对手（即反对决定论之人）——就像决定论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完全无法自决、无法自我选择的人，——那么，当他们（反对决定论之人）的论证变得过于确凿而令对手（决定论者）感到不快时，（决定论者）指责他们（反对决定论之人）是完全不合理和荒谬的。

---

我深信不疑，想必也是如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自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例如，一个人可以随意上下移动他的手臂，或随意向右或向左移动，或向他所希望的其他各种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意识到自己可以自由选择手臂的动作。每个人都觉得，决定手臂运动的主要因素是意志。他越是频繁地尝试这个实验，越是彻底地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发

生了什么，越是仔细地研究有关这一点的实际经验事实，——他  
就越不能真正说服自己，他的手臂的这种运动是除了他自己以外  
的任何东西所（按照必然性、决定论而）严格要求的。我们不得  
不相信自我决定（的自由的能力）。

如果一个理智的人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如果手指的肌肉随之收缩，  
结果抓住了属于别人的手表，如果这个人随之将手表从其合法主  
人的口袋里转移到伸出的手的“决定论”拥有者的口袋里，那么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说小偷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如果在随后  
发生的争吵中，偷表的手打倒了抗议的钟表主人，任何法庭都不  
会荒唐到做出这样的判决：——这只手和手臂的机械装置以及它  
们的主人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这完全是由小偷无法控制的盲  
目力量决定的，因此，他（小偷）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受到任  
何指责。

然而，如果一个人被催眠，如果他因此被剥夺了正常的主动权，  
情况就会完全改变，这表明他的主动自由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个人在催眠师的主导影响下所做的事情——无论他在这种情况  
下的行为多么罪恶——都被认为是由外界决定的，因此，社会不会  
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人们认识到，他（被催眠者）的心理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他被剥夺了通常拥有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决定的自由。  
当他被催眠时，他可以免责，理由是他的催眠师剥夺了他正常的  
主动权，他也可以免罪，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能不做他

所做的事情。

如果社会有理由追究催眠师、而不是被催眠者的责任，那么他们之所以有理由追究催眠师而不是被催眠者的责任，只是因为普通人在没有受到催眠暗示的影响时，确实拥有一定程度的主动自由。

同样，如果一个人疯了，社会就会认为他的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就会认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他的行为变得无法负责任，而在此之前，他的行为是能够负责任的。因此，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与正常人隔离开来。当他疯了的时候，即使他的行为像小偷或杀人犯一样，也不会被认为应该受到指责。如果这种对正常人和疯子的区分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那些没有疯的人就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决定权、某种主动权、某种在不同选项中做出选择的能力。

决定论者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随时准备区分其他人的理智和精神错乱，他们不承认决定论者是非心智健全者。

又如，如果一个人在肉体上受到胁迫，做了一件否则他肯定不会做的事，那么他因此而不可抗拒地被迫做了他所做的事这一事实就被认为是他的行为的充分理由，理由是通常情况下这个人不会受到胁迫。

如果在人的构成中不存在意志这种东西，如果人没有在各种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能力，如果人根本不具有任何主动性，那么人们习惯上对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之间所做的区分就是：——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这种不区分是荒谬的。

上述区别意味着，当一个人是疯子时，他缺乏正常的选择自由。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性自由也并非彻底处处受限：嗜酒狂不一定也是盗窃狂。

任何决定论的诡辩都无法阻止人们赞美或指责他人，也无法阻止人们祝贺或谴责自己；换句话说，即使是最教条主义的决定论者，任何诡辩都无法阻止他们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认识到，每个正常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有人真正相信决定论——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在行动时会假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完全必然的。

-----

有人会说，本章所表达的观点是荒谬的，因为每一个选择行为都必须有决定它的明确原因。有人会争辩说，每一个这样的选择行

为都不是自发的，而是完全由这些决定因素造成的结果。——有人会说，如果不是这样，意志和意志行为就会是无因的：换句话说，它们是无中生有的。——那些相信某种程度的自我决定论的人被指责为非决定论者，因为他们相信无因的意志和无因的意志行为。

这种指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教导人们，意志和意志行为不是由任何东西引起的，也不是由任何东西决定的。

然而，我们所坚持的并不是说意志和意志行为是无因的，而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主要的因果“因素”是主体或自我，它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决定权，并在产生意志和意志行为时行使这种决定权。有人反对说，意志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人总是采取、而且必然采取最强烈的意志。——动机决定意志，一个人如果要行动，就必须基于最强烈的动机。

但是，我的回答是，动机不是从自我之外产生的，而是由自我产生（或选择）的。此外，每一个人，如果他心智健全，如果他既不是疯子也不是白痴，(a) 都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在意识领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动机。人本身有助于产生他自己的动机。此外，他还帮助自己决定哪种动机最强烈。(b) 他还会思考、并最终决定他是否会以行动的方式对占主导地位的动机作出反应。动机并不是客观存在于自我之外的东西，也不是漂浮在空间

中主动入侵和征服人类“自我”或“自己”的东西。自我能够创造自己的动机。

没有人否认意志的产生。遗传和环境是影响自我产生意志的两个因素，这一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我们认为，在分析自我的活动时，不可能把自我的主动性排除在外。

如果把遗传和环境看作是产生意志和意志行为的两个因素，那么在意志和意志行为的因果关系中还有第三个因素，即具有自我决定能力或真正主动性的个体自我的活动。

决定论者不断告诉我们，进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斗争。但他们怎么能既相信斗争，又相信完全没有意志呢？

任何思想模式或哲学，如果旨在解释人类的整体经验，并使之连贯和可理解，就必须考虑到人类普遍的道德斗争经验。它是最普遍的经验之一。它也是最生动、最有力的经验之一。

任何诡辩都无法消除人类意识中的内在道德冲突感，以及这种斗争是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这一信念。有人告诉我们，在我们内心不断进行的斗争只是一种幻觉，或者断言冲突实际上是在意识领域中的敌对力量之间进行的，而这些力量本质上是外在于经历斗争的人，人本身只是斗争的旁观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对斗争的

最终结果没有任何影响。这种理论永远不会得到有良知的人的认同，因为他们会以公正和谨慎的态度研究自己的内心生活，他们不会习惯性地随波逐流，相反，他们会经常、也许是一致地与诱惑作斗争。

显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意志力，但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力。如果说拿破仑和威灵顿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他们根本不具备意志力，而基钦纳则完全由外界影响或他内心表现出的遗传倾向所决定，他本人对环境没有任何控制力，那就等于把基钦纳这样的人与水母或白痴混为一谈。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根据他对自己的了解来判断他人。关于人类的每一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理论家对自己的认识的影响。事实就是事实；关于事实的理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每个人对事实的看法与其他人对同一事实的看法有所不同。除非他自己是个疯子或白痴，否则很难想象有谁能否认意志的存在。但是，许多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理论上的决定论者，但从来没有人 在实践中这样做。

很显然，最值得尊敬的人，那些鼓励人类相信自己有自决能力并有能力发展这种能力的人，是人类的同胞。人类非常感谢那些竭尽全力发展人类这种能力的人。那些顽固地传授与此完全相反的知识的人，即决定论者，正在竭尽全力剥夺人类与生俱来的无价

自由权利。

有句话说得好：“石墙造不成监狱，铁栏造不成牢笼”。专制者可以囚禁一个人的身体，却无法奴役他的意志和思想。但是，决定论者（他不合逻辑地自称为自由思想家，大写的F）却要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完全是盲目环境的奴隶，他们（人类）根本无法控制这些环境。

每个人都热爱自由，而那种告诉人们他们完全没有自由的哲学是不可能流行的，也许，除了那些热衷于发泄自己的卑劣冲动、打算走阻力最小的路线、决定放弃为过上幸福生活而奋斗的“自由主义者”，以及那些为违反良心的权威性指令而去寻找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的人，——他们欢迎任何看似理智上值得尊敬、看似哲理的借口，来做他们想做的事（即否认人的意志自由、以及所对应的道德责任）；——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即否认意志自由），——只要他们能够行使人类的共同遗产——或多或少的自我决定权。

正常人都有一定的“骨气”，但意志力如果得不到锻炼，也会像其他能力一样退化。

道德法则的力量在于我们坚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选择做正确的事，我们也有能力不做错误的事。

有一天，我听到隶属于基督教证据协会的一位演讲者抨击关于人类行为的决定论，他对哲学知之甚少，但却具有丰富的常识。一位决定论者大声打断了他的话，——他（这个决定论者）说：“没有一个决定论者否认人可以而且确实在不同的选择中做出选择。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断言，人类每时每刻都在选择。但我们的论点是，每一次这样的选择行为都是由遗传、环境等因素绝对决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严格规定的。人经常会做出选择，但他的选择总是完全被迫的”。

我们的发言人回答说：——“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因此，我会把你的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你带你的妹妹去一家帽子店，让她从店里摆放的各种帽子中挑选一顶她喜欢的。她非常感激，眼睛紧盯着一顶两基尼的帽子，最终选中了它。但你对她说：‘不，你必须选这顶三先令的。’她会怎么看你这种强迫选择的想法呢？她会不会说‘强迫选择’是自相矛盾的？选择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如果没有选择的自由，显然就没有选择”。

-----

决定论者基于先验假设形成了他对人类行为的看法，这种先验假设源于一种愿望，即扩展机制和必然性的思维模式，使其能够涵盖所有心理现象。他并不从研究意识的事实入手。他也没有分析

那些我们称之为自愿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心理前因，这些思想和行为与我们称之为非自愿的思想和行为截然不同。让我来分析一个这样的行为。

-----

我刚刚写了上面这句话，而写这句话的行为是一系列有点复杂的前因后果的结果，其中大部分受到我的主动权和选择自由的影响。

首先是感知。在我书房的众多物品中，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我面前的一张白纸上，以及墨水和笔上。然后，我拿起笔，在我的内心深处感知到了一些关于我们正在思考的主题的想法。我还意识到，我有一种愿望，想把我头脑中的许多不同想法转移到纸上，这些想法在我的头脑中争夺着主导地位。我还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人，这种性格主要是由过去的意志行为形成的，这种性格使我倾向于以各种特定的方式行事，这种性格是（1）遗传、（2）特定环境以及（3）我一生中所做的无数选择行为的净结果。我有意识地想在纸上写点什么，也有意识地想就我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写点什么。

但是，（4）我停顿了一下，仔细斟酌，（5）我开始确定，（6）最终，我从几个备选句子中精心挑选了一个，然后写了下来。我做出了选择，我意识到我可以自由地从几个不同的备选想法中选择

任何一个，也可以从几个备选句子中选择一个来表达这个想法。

在上述一系列前因后果中，决定论者很容易忽略后三者。但是，当我写下这句话时，我的行动与深思熟虑、选择和决心有很大关系。

-----

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考虑。我将以讨论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星期天在伦敦的每个公园里进行的那样。

有神论者的反对者说：你相信（1）人有自我决定的能力，也相信（2）上帝的预知。但如果上帝清楚地知道你明天要做什么，那么你就会去做，你别无选择。

有神论者回答：—— 别人预知我要做什么，并不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我预知你会反对我的论点，但我对你反对的预知并不是你反对的原因。

反对者说：—— 但上帝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你要做一件事，除非你毫无疑问地要去做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自由去做不同的事。



“世俗主义”或“现世主义”一词，这一标签被用来表示一套特定的行为原则或道德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有责任认识到当前物质生活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拥有或可能拥有（根据他们的说法）任何知识的生活。它被视为一种不受任何终极的存在者（上帝）或任何天意支配或影响的生活。

世俗主义断言，绝对没有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坟墓之外的生命。此外，它（世俗主义）还认为，即使存在至高无上的存在（上帝）或人类的未来生活，我们也不可能发现其中任何一个的存在，更不可能在地球上的生活中了解到其中任何一个的性质。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要改善我们真正了解的唯一生命中明显不尽人意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结果完全取决于人类的知识 and 人类自身的努力，而不是“神对自然规律的干预”。

我们被告知，人类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在此时此地帮助自己，履行帮助他人的职责，而不是把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浪费在无用的祈祷、赞美和不必要的教堂建筑上，献给一个并不存在的存在者（上帝），以确保他干预自然的统一进程，干预强大的自然规律。

世俗主义者认为与其求助于神话中的宇宙主宰，我们不如找出什么是斩钉截铁的必然性、自然规律或统一性，并注意遵守它们，从而通过遵守它们来控制自然现象。如果有人问世俗主义者，世俗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超自然主义”。

我们还被告知，为未来的存在做准备，没有任何证据，也不可能有任何证据，这与有组织地试图通过祈祷来控制宇宙机器的秩序一样，都是对时间、思想、精力和金钱的浪费。

世俗主义者只要是真诚的，就会有意识地反对宗教。他们反对宗教的理由是，宗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实际上是有害的。

他们说，宗教是有害的，因为“另一个世界”严重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们对世俗的必要努力，因此也就转移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迫切需求的注意力，而这种需求显然是非常真实和迫切的——满足这种需求是每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首要责任。

他们（世俗主义者）认为，时间、思想、热情、精力和金钱的供应是有限的，大量的时间、思想、热情、精力和金钱都用在了宗教上，或者用他们（世俗主义者）的话说，用在了旧世界的迷信上，这些都是被耗费和浪费掉的力量，而这些力量都是改善我们在地球上的物质生活所急需的。

他们（世俗主义者）认为信仰上帝和向上帝祈祷是实践活动的对立面和敌人，因为他们（世俗主义者）认为宗教必然会把必要的注意力和不可或缺的努力从有用的行动领域转移开，以便把它们（注意力和努力）浪费在一个完全虚构的领域。

---

最好的世俗主义者都（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但与基督徒相比，他们是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实践中的人道主义者，这一点我们稍后会看到。

不过，他们对所谓的“他人的虚伪”或他们通常所说的“（基督徒的）虚伪”有着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教会的实际工作中有很多这样的（虚伪）内容，但他们却声称世俗主义中很少或没有这样的内容。

当他们看到豪华的教堂被肮脏的贫民窟包围时，他们的愤怒油然而生。——无论周围的环境多么肮脏，人们多么贫穷，他们中间通常都有一座建造精良的教堂，一座以天意的名义向穷人募捐的教堂。

世俗主义者听说那些看起来华而不实的富裕主教居高临下地向穷人——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普通人——宣讲节俭和知足常乐的责任，

并以他们谦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义这样做，这让世俗主义者感到愤怒。世俗主义者说，“如果他（耶稣基督）曾经存在过，如果我们相信他的生活记录，那么‘他也没有地方安放他的头’”。

-----

当世俗主义者在报纸上读到所有宗教团体耗费巨资打击其他宗教团体（包括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宗教观点时，也会感到恼火。

当（福音性的）日报就“为什么大众不信教？”这一问题进行通信时，世俗主义者感到不耐烦，问道：“他们为什么要信教？你也可以问，为什么他们不懂艺术或文学？在生存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任何事情，只能不停地考虑如何‘收支平衡’和如何不进救济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指望他们对上天充满信心和感激之情呢？”

那些穷困潦倒的世俗主义者认为，使宗教保持活力的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向穷人传教，或者花钱请别人传教，使得“贫困者——不抵抗资本家阶级的理想”。

有人（世俗主义者）认为，富裕的基督徒敦促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以德报怨，不要“以牙还牙”，理由是在另一个世界上，他们（受压迫的人）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自我牺牲而得

到回报，——尽管这个世界是我们唯一确信存在的世界。

有人（世俗主义者）断言，个别基督徒向穷人宣扬这一教义是出于两种动机之一，或许是出于两种利益动机：要么他们（富裕的基督徒们）急于通过维护阶级差别和让穷人保持沉默来保住自己的个人社会地位，要么他们（基督徒）急于保护自己的整个阶级免受群众日益加剧的骚乱之害。

他们（世俗主义者）认为，富裕阶层向穷人推荐知足常乐、勤俭节约和无私奉献，是在嘲笑他们（穷人）的贫乏；（富人）主张以德报怨，是在竭力扼杀他们（穷人）追求社会进步的正当愿望；因此（基督教）会招致群众本身和那些条件较好但同情穷人的人的激烈反对。

-----

作为——工人阶级的主要理想之一，也是许多人（虽然他们自己生活较好，但却对穷人深表同情）的主要理想之一，——这种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世俗主义）完全忽视、甚至断然否认人的具体精神方面的存在，以及看不见的精神领域的现实。

-----

毫无疑问，了解敌人（世俗主义者）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动机）的看法和评价是明智之举，无论他们的指责多么荒谬，多么毫无道理。

我们有必要知道，宗教的激烈反对者成功地说服了一大部分群众对基督教进行（排斥性的）思考；而这部分群众原本可能是中立的。

世俗主义者极力向人鼓吹的、关于基督教的普遍印象是，——基督徒，尤其是神职人员的动机是私利的、世俗的。

神职人员在家里跪了很久，准备了很久，终于发出了一个小时的布道与呼吁，——而在露天聆听了神职人员慷慨激昂的道德或精神呼吁之后，群众的沉默被一个听众的问题打破了：“这种工作每小时多少钱，先生？”

---

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与动物世界的动物不同，因为人类通常意识到自己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即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他认为，在物质方面，他与野兽有关，他的动物生活必须在物质层面上进行，必须符合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规律。但他也觉得自己本质上是精神性的，他的自我或心灵超越了低层次

的存在。他通常意识到灵魂或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神有关，他觉得人的高层次生活应该生活在精神世界和道德领域，并与对于他本身之存在的创造者保持积极和重要的联系。宗教是人类的天性。宗教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因素之一。宗教是，而且始终是，普世的。

宗教是一种巨大的影响：那么，宗教的原因是什么？连赫伯特-斯宾塞都说，宗教能力“与其他能力一样正常”；宗教作为“贯穿人类历史经线的纬线，无处不在地表达着某种永恒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Max Müller 写道：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种族没有用某种词语来描述不可见的、不是有限的、非人类的、超人的和神圣的东西（上帝）。在我看来，世界宗教史为我们提供的上帝存在的历史证据从未被驳倒，也无法被驳倒”。

但是，唉，还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大呢？有一双音乐的耳朵是正常的，但许多人却不能分辨出一种曲调和另一种曲调，因而鄙视音乐。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小提琴演奏也不过是“马鬃在木板上的摩擦声”。同样，欣赏形式美和色彩美也是正常的，但有些人却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也不能分辨出一种颜色和另一

种颜色。同样，在上帝意识方面，人们的差异也很大。事实上，有些人甚至本质上是兽性的，而有些人本质上是灵性的。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人是伟大的精神天才和超凡脱俗的圣徒，因此，普通人在估量精神领域时，应适当考虑那些最了解精神领域的人对它的想法、说法和感受。

---

世俗主义者非常强调从世俗和物质的角度来看宗教的贫瘠和无用。但是，古往今来，一直是宗教人士，一直是那些最清楚地意识到精神领域的存在和重要性，并与之生活在最亲密的交流中的人，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即使是在物质层面和目前这个世俗的生存领域。

就伟大的世俗成就而言，绝大多数都是由宗教人士完成的。无神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极其缺乏成就的，即使在纯粹的世俗成就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推测，世俗主义也将永远这样毫无成果。在当今时代，英国的无神论协会在做什么有益的社会工作呢？没有。世俗团体有派遣传教士去提升低贱的本地种族吗？世俗组织为贫民窟提供地区访问者吗？当需要了解穷人的实际情况时，我国政府是否会求助于反宗教组织？没有；只有向教会询问，因为国家能够在那里寻找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

那些只相信现世生活、只相信动物性存在的人，那些认为精神领域的本质完全是物质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是在物质和动物性存在领域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另一方面，古往今来，在现世和物质层面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尤其是那些笃信永生的、有人格的上帝，确信有来世的人。

一个相信自己已经是更高、更本质的精神领域的公民的人，一个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本质上是精神的世界里的人，一个确信自己是伟大的造物主和强大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所钟爱的人，一个与伟大的造物主和强大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有着亲密的个人接触的人，——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从这些深刻的信念中汲取巨大的灵感和热情，以及坚定的意志和持久的希望。

虔诚的人认为，与上帝合作确实是一项崇高的使命。他认为自己确实是上帝的孩子，是永恒精神命运的承受者，必然会从自己的信仰中汲取许多灵感，也会从伟大的精神力量源泉中汲取许多精神帮助，这种灵感和帮助使他能够轻松地超越那些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机制的人。后者（唯物主义者）认为，他称之为“自己”的那套纯粹的物理机制，在其短暂而多舛的存在期间，完全是由盲目的力量驱动的；事实上，他可以让自己相信一个“自我”，但却无法控制自己。

无论我们研究个人的生命史还是国家的历史，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罗马帝国的衰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不信神的时期，个人或种族都会堕落——即使从世俗主义者极为重视的世俗层面上的物质存在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源于视野的狭隘；源于灵魂视野和穿透力的局限。）

如果没有对宇宙主宰者的信仰的启发，没有对人类行为的正义审判者的信仰，没有对正义行为的赞赏，那么伟大的成就，甚至伟大的世俗成就，都会以其缺失而显得格外突出。

在个人和国家历史上的怀疑时期，唯物主义、世俗主义观点的信徒很容易被那些坚信某种超自然领域，或者至少是坚信某种超人（神圣者）领域的个人和国家所超越。

那些坚信自己不过是动物的人，很容易过一种不够人性化的生活（即沉浸于肉体血气的生活），——因为人不同于所有其他生物，我是说，——不同于所有低于他的水平的生物，因为只有人才是

天生的宗教存在物。

在各个领域、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取得的成就中，从来都不是非宗教或唯物主义者居于最高地位，即使在物质领域也是如此。

正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由于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直觉、品格、智慧和抱负，才在世俗生活领域以及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占据了更高的位置。正是宗教人士，因为他们相信超人（神圣者），所以他们为自己和他人做出的贡献最大、——即使是在物质的、和仅仅是动物性的层面（饮食吃穿）。所有的活动都源于信念；不信（的心灵）则会滋生不活动和昏昏欲睡。

即使是一条狗，有了主人也会变得更好，因为主人是它可以仰望的，是它觉得应该尊重和服从的，是它应该爱戴和侍奉的，是远远高于犬类天性的。

（即使）如果灵性对于单纯的动物性生存毫无用处，（即使）如果宗教在单纯的动物性生存斗争中没有“生存价值”，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伟大的精神王国的公民，作为一个由完美而超然的存在者（上帝）主宰的王国的公民，高尚地生活肯定要比作为一个纯粹物质宇宙的短暂居民卑鄙而无英雄气概地生活要好，——因为纯粹物质宇宙不会（不能、或不愿）由任何至高无上的存在主宰，也不会（不能、或不愿）由任何道德或精神目的

所指引。

按照世俗主义原则行事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做得最少，因为他们对人类本性的伟大和人类命运的宏伟认识不足。

无论古往今来，世俗主义社团都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忽略不计和毫无用处的组织。

在某种程度上，对宗教、伦理、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严肃的事物漠不关心的人也是如此。

无神论、不可知论、世俗主义都没有把反神论者自己、或他们的有神论同胞提升到更高的精神或道德境界。

对神圣领域的否定也没有把任何人提升到更高的社会或政治层面；即使从最低级、最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最低劣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衡量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反神论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把它的拥护者们（世俗主义者们）提升到任何更高、更好的位置，即使是在今生。

我们有哪一位伟大的慈善家，我们有哪一位在任何有用的成就方面的伟大英雄中，我们（人类）种族在任何世俗工作方面的伟大恩人中，——有哪些是无神论者或“世俗主

义者”？

-----

世俗主义者认为，基督教的有神论本质上是“另一个世界的主义”，因此它（基督教）是世俗的对立面，——为了另一个我们无法确信的世界（来生）而忽视我们确信的世界（今生）是一种罪恶的错误。

他（世俗主义者）认为，基督徒是与世俗相对立的，因此，他（基督徒）不可避免地会为了未来的存在而忽视现在的生活，他（基督徒）没有抓住手中的鸟，因为他更喜欢在不存在的灌木丛中找到一对有问题的情侣。我们被（世俗主义者）告知，虔诚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为临终做准备，而不是趁着生命还在、充分利用它（今生的生命）。

-----

如果指控属实，世俗主义者的批评就会相当有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宗教人士为了死亡而忽视（今生的）生命，或者为了未来而忽视现在”，（这不过是一种谎言或误解）。

基督教教人如何活在当下。它（基督教）教人如何在现在行事，

既要面对有限的同胞，也要面对无限的宇宙主宰。《新约》中有很多关于如何活在当下的教导，但它并没有花很大篇幅来教导我们如何死在未来。基督教帮助人活在当下，充分利用自己和当下。——“现在是被悦纳的时刻：现在是拯救的日子”。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论点：——即使是纯粹的世俗工作，也最好由宗教人士而不是非宗教人士来完成。这样的例子很容易写满一大卷书，但这里举一个就够了。

大都会医院周日基金的募集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教会，也不是为了宣传宗教，而是纯粹为了从事一项“世俗”工作，即治疗人类的身体疾病。我们邀请整个社会为其做出贡献，完全不考虑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可能信奉的各种人生哲学。无论他们是否相信上帝，是否相信死后的生活，所有人都被邀请捐献。

在医院周日进行基金筹款工作，一方面是社会中的宗教团体所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的反宗教团体和非宗教团体所做的事情，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可以很好地检验世俗主义的主张，即世俗主义在物质层面和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纯世俗”结果，比有神论者所取得的结果要多。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上述基金过去六年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在伦敦这个全国所有反基督教运动的中心，各种宗教

团体在过去六年里平均每年捐款 3.8 万英镑；而所有非宗教团体和反神学团体在这六年里向基金捐款的最高数额加在一起，从来没有一年超过 14 先令。两者之间的差距通常是 38,000 英镑对 9 先令。在上述非宗教和反宗教机构中，我包括全国世俗协会、大都会世俗协会、英国世俗联盟、伦敦世俗协会、世俗协会有限公司、理性主义新闻协会、所有各种伦理协会（这些协会教导人们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而不是对来世的信仰）、所有反宗教的社会主义社团（如大不列颠社会党、自由思想社会主义联盟）以及所有非宗教的社会主义社团。事实上，这 9 先令是所有世俗主义者、所有伦理主义者、所有无神论者、所有理性主义者、所有不可知论者以及所有其他各种反宗教社团的捐款总和。

如果从事纯粹世俗工作的是这些世俗组织，而不是宗教组织，那么当我们研究实际数字时，怎么会发现恰恰相反，即宗教团体平均捐款 38 000 英镑，而非宗教和反宗教社团平均捐款 9 先令？

（我并不是说个别反对基督教的人没有向医院周日基金捐款。毫无疑问，许多人确实捐献了，但我不知道他们作为个人捐献了什么或没有捐献什么。我说的是社会团体的捐助，以及他们对该基金的集体性捐助。）

人类世俗活动的所有阶段都显示出同样的差异：一方面，(1) 反宗教组织明显缺乏世俗性质的成就，另一方面，(2) 他们（世俗主义者）看似宏伟和令人惊讶的主张。

他们（世俗主义者）的实际成就与他们所想象的反神学理论必然产生的成就之间的惊人对比非常具有启发性。

C. L. Brace 著的《Gesta Christi》（Hodder & Stoughton 出版社）是一本关于基督教成就的有益书籍。

对许多人来说，也许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检验任何道德体系的最佳标准，不是其倡导者所做的表白有多伟大，甚至也不是其追随者所提出的逻辑论据有多有力，而是任何体系在过去的实际成就是什么。

关于我对医院周日基金的评论，也许有人会反对说，与基督徒和犹太人相比，这些反基督教团体的信徒非常贫穷。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借口不支持医院了；但这个借口是双向的。如果这些社团非常贫穷，那么它们的追随者大概都是那些生活失败的人，因此，他们也可能找不到真正的生存哲学。他们很可能是由社会上相对不聪明、没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因此很可能是接受盲目的（世俗主义）向导。

有时，这些（反宗教）社团会争辩说，尽管他们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尽管这些社团的队伍中有许多伟人，但每个社团的金库都无法与那些在医院周日表现得如此慷慨的最小的基督教小教派的金库相比。对此，我的回答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相信他的社团及其信条的一个很好的标准，就是看他愿意拿出多少钱来满足他的社团的需要，以及满足他的社团所代表的事业的需要。如果富裕的反神论者不愿意充分支持世俗主义，原因肯定是世俗主义甚至对他们也没有强大的吸引力。

有时，反神论者会辩称，反基督教团体筹集资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有神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把斗争资金用于慈善事业。

我的回答是，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如此），他们不应该声称自己在做有益的世俗工作，也不应该声称热爱人类和热情的兄弟精神是他们宣传的基本特征。给一个急需住院的人赠送一本攻击有神论的小册子，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慈善行为。

其次，我的回答是，基督教证据学会的成立是为了与七个较大的无神论学会以及所有较小的反神学组织进行斗争，然而基督教证据学会的资金虽然只有其中一个无神论学会的六分之一，却每年都为医院周日基金进行多次捐款。

---

关于世俗主义者对祈祷的批评，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认为祈祷是改变“自然规律”的一种方法，相反，我们认为祈祷表达了人类本性的统一规律，即人类与自身存在的创造者（上帝）交流的正常愿望。祈祷是人类个体精神与精神之父——上帝之间积极而重要的交流。我们相信，在物质层面，成就取决于（1）发现宇宙法则和（2）与宇宙政府（即上帝的治理）和谐相处。同样，在精神领域，成果取决于发现上帝的旨意，并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对天父说）“遵行你的旨意，不遵行我的旨意”是基督的本质，因此也是基督徒的本质祷告。

古往今来，人类都渴望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对于各种渴求的起源和持续存在，通常的解释，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有三个因素是必要的。以吗啡渴求为例。首先，为了发展和保持对吗啡的渴望，需要真正的、客观的吗啡。其次，必须有某种不同于吗啡的存在。第三，两者之间、即人与吗啡之间必须存在积极的、重要的对应关系。同样，人类渴求与上帝交流的正常愿望也表明：（1）上帝的客观存在；（2）人的独特存在（对于不区分神和人，而是把人视为神的一部分的泛神论者来说，祈祷一定是毫无意义的）；（3）人与上帝关系的真实性。

祷告的起源和持续——指向与祷告对象——神——真正有益的交流，

其方式和原因与祈祷的起源相同。

人类视神经的持续存在（如果他不是盲人的话）表明：（1）光波的客观存在；（2）人类与这些波的持续有益关系，我们主观地将其解释为光。同样，如果人类的耳鼓在任何时代都持续活动（然而，也有一些聋子），这表明：（1）我们所说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2）人类与声波之间存在着真正有益的关系。——那么，祈祷的起源和持续，难道不能表明人类通常与上帝保持着心灵上的联系吗？

-----

关于祷告的效果，这方面的权威是那些祷告的人，而不是那些不祷告的人。任何理论的科学检验方法都是实验：不祷告就无法检验祷告的功效。祷告者的正常经验是这样表达的：——

“主啊，短短一小时，我们的内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在你面前消磨时光，将使  
我们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干涸的土地焕然一新，就像洗了一场澡；  
我们跪下，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低了下来；  
我们站起来，所有一远的和近的——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勇敢而清晰！”

我们跪下，多么软弱！我们站起来，多么充满力量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或者说，我们并不总是坚强的、  
我们总是小心翼翼、  
我们本是永远软弱和无情、  
焦虑不安，  
当你与我们同在  
快乐、力量和勇气与你同在”。

奥利弗-洛奇爵士写道：“宗教人士认为，不进行简单（纯真）的  
祈求是不科学的。如果圣徒也这么认为，他们无疑是对的；就普  
通科学所能提供的相反信息而言，更孩子气的（纯真）态度可能  
更真实、更符合整体计划。”

---

---

---

---

---

---

---

---

---

---



(以下略)